

文藝叢刊

上原草

劉白羽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

有版權

上原草

作羽白劉

發行
林文吳

發行所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路一弄八號
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
印刷所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定價八元五角

巴金文集

第五十集
共六十冊

夢之谷	砂丁	憎恨	苦難	牛車上	生人妻	野鳥集	望的抄事
蕭	巴	端木蕻良	沙	蕭	羅	話	寒光
苑吳編	金中編	汀短篇	紅短篇	淑短篇	咄短篇	短篇	短篇
環火的冰感	草原上	兒童辭	十月十五日	竹刀	刺刺集	原野	無名草
新以短篇	劉台稱短篇	羅洪短篇	蕭軍散文	陸蠡散文	何其芳雜集	曹湜稿本	曹湜稿本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
三十七年八月三版

目 錄

黑	一
沒有春天的地方	四三
草原上	七三
草紙廠	一二九
冰天	一六九
病	一九五

黑

阿七趕着兩條牛走過去……

霧正沿着山壁下流，空中有的地方露出一片藍湛湛的巖石，有的地方就只白茫茫的，深深淺淺，膿一樣攪成一片。這會，還似乎是漸漸往稀薄裏剝。這條小路窠岩那半，就有些個針樣橫戳在頭頂上的老松樹，露出來……雖然是那麼濕漉漉的，沒多大勁，很懶，很疲倦；風一來，可就擺呀擺的，像一隻手，把掛在松針上的霧，撕着，扯着，往下扔，往下擲。

噠，噠……噠……噠……

這牛蹄子慢慢踩在濕的石板上的聲響，也隨着往下滾。下面是深深的山峽，也給霧蓋着。那裏髣髴更濃一點。大概所有的烟霧，都流到那兒排擠着。像籠籠帽上的白蒸氣，一會，又想往上冒。

「呵喘……呵喘……」

阿七喊着。一面折了條荊條，撻着花牛的屁股。花牛，就不耐煩的把尺來長的尾巴亂攪起來。脚下，緊踉了兩步。肥胖的，剛剛要垂到腳踝上去的肚子，就攪了兩下……

這一些聲響，一溜進山峽中的濃霧去，就消沒了。

往上瞧……霧只剩下蟬翅膀那麼薄的一層兒，裹着山尖。在一轉眼的工夫，也許就沒影了。山楞綫，非常突怪的岩石，以及岩石上寄生的小棗柯，山楂柯……全洗刷了一遍似的，紅的真紅，綠的真綠，一下都都跳上來了。風微微一颺，柯子亂搖一陣。

霧雖然落着，太陽并沒閃上來。空中，還到處有着游浪漢一般的浮雲。

山路，那麼曲曲折折順着山邊往霧裏拐……

咕喔……咕喔……

鷓鴣烏悠然自得的在頭上喊了兩聲。

阿七摔了一下鼻頭上的鼻涕。順手檢了一小塊石頭，往樹上拋去……樹葉一顫，那灰黃色的鷓鴣，就嘆的扯開翅膀，向峭壁頂上的叢林飛去。一會，那裏會熱鬧起來了，一隻，兩隻……十隻，嚇！你聽；咕喔……咕喔……咕喔……咕喔……

他仰着額頸楞了半天。峭壁太高，太陡了。忽然額頸抽了根筋去一樣，酸痛起來。等他再拾起那條荊條，牛却早沒影了。隔着突然轉過彎子去的山壁，聽得見噠，噠……不那麼欣快的聲音，在那面響。

跑了幾步。阿七擺着翹起尖來的山鞋，唱：

噠阿……噠……

天邊呀——一顆星，

落下來的汗珠也亮晶晶！

亮晶晶……

哦呵……嚇……

扒完了火坑又是一更！

……
唱着，唱着……他的心就有點酸，皮膚上，也就似乎泛過一陣子麻癢，輕輕的。

……
深夜鑽在鑿炕邊上的情景，像一道不吉祥的黑影。像一條堅韌而又富于彈力的帶子。從眼前掠過，一直，一直……沒人靈感的深邃，深邃的遠處去了。

轉過那拐角。一根荊刺在他赤裸的腿上劃了下。

前面霧更濃些，牛彷彿是兩片反射過來的影子，怪臃腫，一搖一擺衝進去。阿七

趕上，下勁的在牛屁股上擗了兩下。牛這回却連尾巴也沒搖。阿七使一手在花牛的脊背一按，跳上去。

牛，偶然把那貪婪的嘴伸向路旁，拔幾簇嫩芒刺草嚼。

「呸！」

阿七啐了口膿痰，又唱起來：

哦呵……嚇……

一更到比一更短，

雞啼一張可就變天了！

白天肚子吃不滿，

哦呵……嚇……

這會的肚子可又脹又冒氣！

忽然，一粒眼淚似的東西，跟這聲響落下來……從那孩子黑得鐵鍋底樣的臉膛上。噫！也許是霧在斗笠上凝結的一滴水吧？他沒哭過哇……阿七將來是條漢子！誰不這樣講。瞧，別看臉膛黑，眉毛，眼睛，就那麼十二分清秀，端正，只是肩膀瘦些，那早晚會「發」呵……

他眨一眨眼，——一陣昏黑。

在那一陣昏黑裏，彷彿一切都變得黑滲滲的了；峭壁，峭壁頂上的雜樹林，針一般橫戳下來的老松枝……黑，黑，就連那兩條牛，也變成一滿黑。不好……黑牛，哼！只有阮夸子家養過一隻黑牛，可是在去年收過穀的時候，因為交不上租，給李五老爺的狗奴才牽去了。不是阮夸子還嗚嗚哭，碰響頭，阮大嫂呢？就拚命的劈手去搶……給踢了一腳……

嘿！想起李五老爺，阿七就嘔心。

可是，牛總不能讓他黑，黑牛是會搶去的……

他狠命的去抓着牛角，身子微微一傾，險些落下來。這樣一來，他纔清醒了。

霧彷彿淡了一點。

「呸，活見鬼呵！」

啞了口。嚙緊上一句。就正了正屁股，回過頭去。從那稀稀密密的樹林裏，剛走過來的路，就像一條鉛皮蛇，蜿蜒在深藍深綠之間。牛蹀的泥脚印還沒乾呢……這種天，就是愛反潮。一塊，一塊，黑黑的儘是些個霉酵了的濕土。霉氣味到存不住。山風永遠習習的，習習的……

路更陡，突然寬起來。像給誰用繩牽着一樣，阿七回轉頭剛剛一怔，心裏唸道：

「喇到了……」

屁股早一欠，輕飄飄小身軀，獼猴似的跳下去。一本正經揚起荊條。

路的左旁露出一塊草坪，上頭草綠蒼蒼的，孔雀毛一般好看，可愛，幾棵細挺的

胡桃樹，掩護着一段石頭台塔，石塊，不那麼整齊，歪歪斜斜，如同一串從簍子裏爬出來的螃蟹。上去，是一所房子，房頂上，也長滿了青草。

風播播的，草也播播的……

阿七揉了揉眼角，望一眼再往下去的山路。

那裏霧雖然在旋轉着，可依稀的，已竟分辨得出來那些條綜錯的，色彩不同，幽強而又模糊的山沿綫，劃在浮動的白色裏，彷彿是反映在虹彩中的幾絲黑雲……那裏充滿了快樂和自由。他眼巴巴的瞧上一瞧，覺得那裏透出一點聲響……這聲響，是很詭秘的，像兩根絲的磨蹭聲，含着欣快……牛也貪戀的，捨不得這裏的欣快。花牛，搖着小尾巴，沉重的邁着不那麼十分利落的腳，鑽進那面一叢野櫻花下面去。

四月尾。嗚！野櫻桃花開得纔滿好呢！深紅，淡紅……從那小姆指粗細的梢上擠出來。發散着一股遲緩的氣味。這種氣味飄盪在空間，好像也含了深紅，淺紅。

黃牛把前腿一彎，想躺下去。

阿七驚醒了似的，趕緊車轉身，揚揚手臂喊：

「呵噓……呵噓……」

兩條牛纔昂起頭額，兩位道高德重的僞善者一樣，搖搖擺擺給趕進那石塔下去。從那兒，石壁上有一個缺口，他們一齊沒進去。那石壁上，長滿了雞爪藤，葉子尖尖的，覆蓋了所有的灰黃的石塊。遠一些……更瞧不清楚。

頂高，頂高的峭壁上，第一綫太陽光晃了一下。

石壁後面，是一片空場，蠅腿的儘是煤渣呵，石渣呵，砂子呵……一堆堆的。頂多的，靠一面堆得有一人多高的一排窰裏燒出來的瓦罇子。彷彿在那裏堆着就經過很長的日子了。上面，滿是些風雨蝕出來的斑點，一隻隻眼睛樣瞪着。

窰是在房子的斜對面，一個山凹裏。

是靠着山壁自然鑿成的。把窰裏石塊全扒出來，裏面就變成空空洞洞，往上去，

還有一根瓦罐子砌的煙囪從石隙間伸出。這會窯裏面是黑黢黢的。

牛，給趕進一個荆棘編的柵門裏去。

阿七鑽進窯洞子裏。裏頭，悉悉索索響了一陣。他又走出來，拖了一把大鏟，把窯門外的一大堆硬煤塊，一個勁兒往裏鏟……身上那件藍土布褂子，不知什麼時候摔掉了，那瘦瘦的，和這老虎嘴一般的鏟子不那麼相稱的肩膀頂一伸，一縮，抽動着。

嘩啦，嘩啦……

房子裏的人給這聲音吵醒了。頭一個從那嵌在石塊間的房門裏走出來的，是劉師傅——嘆的，睜了口膿痰。揮着兩條鐵桿子粗細的胳膊，揚長走出去。轉過缺口，那囊，窸……的鞋底聲還響着呢！

太陽把突出的山嶺上所有的樹林，全照成紅色。

一陣烟，先頭是淡的，緩緩的。一會是濃的，迅速的，一會更濃更急，更濃更急……從煙囪口上噴出。

又誰在黑暗着的房子裏，打了兩個噴嚏。

阿七却疲倦了似的，把鐵鏟往煤塊上，咚……的一扔，就哈着腰坐下了。把兩隻黏黏的小眼睛瞧着那窖坑中心的一點，一點，蠕動着，紅起來的火星，彷彿是多少隻螢火蟲在那兒攪作一團。然而在他眼前搖晃的，却是另外一張臉影……

——那是阿巧！

阿巧的臉。黑黑的，在那長眼睫毛下，永遠閃着藍的微茫的臉……剛纔去上山阪放牛的時候，哼，阿巧今天不喜歡，沉悶的躺在他懷裏就一句話也沒講。爲了什麼？她……她……不是那麼活活潑潑的一個姑娘嗎？今天，可不對勁，就像一宵沒有闔眼皮睡過，覺似的，她……

忽然一點黑影，在眼前一閃，吱，吱……一隻山喜鵲，撲的叫着掠過。

叭，叭……窰裏的煤塊，崩解了般爆炸起來，突的，由煙囪上撲下一點風，等這風變成了熱熱的，由口上噴出，烤着阿七的臉的時候，裏面紅紅的火焰，嘆一下長起來，

熊熊的，光耀的，照着四壁，連阿七的鐵皮臉，也摸出一塊，一塊，醜了油脂似的閃亮。這會纔看得見，在那火池的四週，挨着擺的，儘是些粗糙的沙土捏成的盆，碗，昨夜放進去，爛了一宵。這會，那白白的皮上，就漸漸堅滑起來了。

「阿七！阿七！」

石房裏李頭兒的啞嗓子鬼樣喊着。阿七從鼻筒裏，不高興的嗯了一聲，却悄悄擲着：

「奶奶個×……累死人，不償命呵！」

就懶懶的站起來，撲了幾下屁股上沾的土。把一面木頭門似的堵頭，往窰洞口上一扔，轉過身來走去。天空，魚肚白的薄雲時不時把太陽遮住。太陽却飛一樣，從旁處尋一條隙縫落下來。

一隻狗，懶洋洋的拖着尾巴，從一架剛長葉的葫蘆下爬出，仰仰頸，打個呵欠。

「狗也比咱老子舒坦！」

命運的手掌，把阿七播弄得真夠瞧的。阿七……哼！幾年前，父親死了。你知道，在那時，他祇是一個小孩子。沒有思路，也沒有選擇的，就那樣，他跑到這深山裏來。山谷裏，樹梢上掛着他每天，每天，浮升的靈魂夢……

辛苦，汗，淚……壓積着，使他十八年的青春，變成一條黑炭。

老板——李福常常瞧着人家說：

「這小子……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呵！誰管他，你說……世界上，世界上，世界上，哈哈……」

每一笑時，他多肉的臉上，哆嗦着，鼻頭也紅得像枚山楂了。

「……將來也許是條漢子，將來……阿七！你不會忘了，我是你的恩人呀！你這喂狗牙巴縫的骨頭，也有今天……眼石成人了，眼石……」

阿七知道自己的星宿低。每天，低着頭，辛辛苦苦，給老板趕活計；早晨帶着星星

往上山阪放牛。晚晌，不管是風是雨，往下山阪放牛。中間做工，捏盆胎，碗胎。一到晌午，就懶。然而，然而……霧裏的火熄滅哪！李頭兒，劉師傅的洗腳水，這些全是他的麻煩。等到夜來了。山谷中涼森森的了。人家的鼾聲，都從夢裏不停的往外送。阿七却蹲在窯洞口上，看着爛在火池旁的碗盆。

他知道自己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！

命運的手，在他額頂上捏上了黑字。辛苦，流汗，肩膀頭一天比一天瘦，他知道。

……

落淚的時候，是在身旁沒人的空兒。或是黃昏，當劉師傅那個四十幾歲的傢伙。性情黏黏的，個兒不高，在那小鼻梁上兩眼是深深向裏凹着，中間像一個小潭，充滿了憂鬱，鬱……的淚水的傢伙。躺在胡桃樹下，嚼着汗烟管，啾啾，啾：

阿七蹲在窰洞口，聽着，聽着，一串眼淚就從眼皮上沾不住的淌下來……

……在這所有的黑色之間，有一點發黃發紅的影子，發着那安慰人似的光茫。那就是阿巧——阿巧是老板的女兒。近來這安慰似的光茫在他心上更漲大着。然而，當幸福開始用柔軟的氣噴着的時候，這從沒嗅過這種氣味的阿七，倒變成憂傷，晦暗的了。

今天早晨，阿巧可那麼不歡喜。阿七心裏就結了個疙瘩。他思索，思索。他想晚晌在下山阪會面，一定問問她，可是，早着呢！

嗷，嗷，嗷，嗷，……嗷，嗷，嗷，嗷，……

李頭兒坐在黑角落裏，劉師傅坐在靠門的一塊木頭檯上，在各人的面前，立着那麼一根木椿，頂上轉着一個木質的碗槽，轉着轉着，他們一面抓一把砂泥從中間

擱，一面，不停的，一隻手捏着一塊鐵片削，削……一會功夫，泥，便勻勻的，薄薄的，黏在木槽上了。然後，再弄下來，就是一隻碗胎了。

碗胎，一隻隻扣在各人面前的石板上。

阿七找個地方坐下，把木槽拖過來，用腳蹣着。木碗槽推轉起來，泥就從他手上泄。可是他覺得頭腦有些沉重，聽着噯，噯，噯，卜……噯，噯，噯，卜……的響聲，在各人手底下木槽上唱起來。他忽然想起下山峽的，那淙淙的泉水。

一會，太陽從房門上，斜射進一條紅帶來。

跟着撲……的一聲，辟痰響。老板——李福跨進房裏來。手裏攢着一把烟袋桿。光禿禿的頭頂，晃着一點啞亮。眉毛，帶殼向下拖着。臉，鬍子，全灰條條的。

進來，跟劉師傅點了一下頭。就走到李頭兒跟前。拖一塊木板坐了下去。

噯，噯……聲響，來得更凶。大概是劉師傅想在老板跟前買個好吧？想，想，阿七手下也加緊起來，一手迅急的推，一手中的鐵片就迅急的削……他的眼睛可直往老

板那邊溜，溜，今天，老板的臉，也那麼不帶勁，憂鬱鬱的。

李師傅當老板說一句，他就點一下下巴。手裏的碗槽，可一下比一下來得慢。

暖咕着。老板忽然嘆口氣。從那騷亂的聲音中，一條黑影似的一句話，條的飄了過來：

「這年月，這年月，唉……我有啥法子……」

李頭兒——五十來的人。上嘴唇，有幾根耗子鬚，頭頂上可不那麼禿亮，禿亮——這會就臉一繃，

「老板……不能夠！不能夠！」

「嗯，嗯！一家得活呀！」

房外，一陣習習的涼風刮進來，帶着鷓鴣鳥的叫聲。一股疲乏，從每根筋絡上，沿着爬，爬……手中的碗槽，雖然還很快很快的在轉。

阿七却打起瞌睡，頭猛的往前一栽……

太陽和緩的紅色，漸漸變得急灼起來。一切的影子，在這陣子裏，全拉長起來，微微顫抖。風從石罅裏噴出來，一切影子，就傾倒下去似的，滿山，滿谷，不安詳的搖搖……

兩隻牛，從兩盤磨着石砂的石磨上卸下來，滿身都浸着汗水了。

嘆……嘆……

熱氣，在那扭動的鼻孔上，一個勁兒往外撲。阿七把牠們放到胡桃樹下。胡桃樹上，正開着白花。根下，草長得很豐茂，散着青氣味。黃牛彎了彎腰，一弓屁股，倒下去。汗水，滾到草葉上，沾着，草也變做黏黏的了。倒下一片。

從山腰的樹梢上，滑過一種銅的聲音：

噹哪……噹哪……

斜陽在那裏算最多了。一行行灌木，參差不齊的，在那血水般的紅影裏掙。

對面，山峽中，是一眼望不盡的藍，綠，黑，種種混合了的濃色塊。仔細瞧起來，纔分得出那兒是一簇樹，那兒是一片草，那兒是禿禿的坦露在外面的山石，狗牙齒一樣，錯雜着，相吻着。在那厚厚的，海一樣捲着的綠色裏，誰知道藏了些個什麼呢？

聲響，越來越近。還攪了些很短促的說話聲：

「……」

「一年三百六，誰活過九十九，哼……咱走山路不是一天，可沒趕過這樣好

風水山……」

「嘿！你老纔是眼真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阿七却把手在額頭上搥了一把汗水，頭也沒回。弄個大簸箕撮着磨上的石砂，

往柳筐筐子裏倒。筐裏，本來是堆過了一半。看看磨上乾淨了。他纔咬一咬嘴唇，兩手接着大筐沿，半背半抗的，筐底扣在他發育得還不那麼太圓滿，太結實的跨骨邊上。腰就向前弓了九十多度——就跟脊背骨折下似的。瞧！那樣子是一步也扯不開的。然而，阿七將來究竟是會成條漢子的。瞧……咬着嘴唇，兩步，三步。走向石壁的缺口裏面去。有些細砂就由窟縫上漏下……

噹哪……噹哪……

狗，忽然抖擻起精神，刺一下從野櫻桃樹下跳出，朝着鈴聲吹來的方向亂吠。

樹影微微一顫……

五六隻馱驢走了過來。頭驢的頸子下，就怪盤扭的緊響。狗也緊着咬，汪汪，……攪作一團。很快的沿着山壁往上流，却撞在頑硬的岩石上，弄點回響，噹噹然的。驢後面，跳出趕馱子的老六哥——他是熟走天平關一百里山路的。是個怪沉默，腿上面的筋，肉長得都結成瘤子的小老頭兒。一面捧着鞭子，叫牠在空中劈拍亂

響，狗却只管豎起尾巴往上撲。一面他朝着石房子嚷：

「嘿！你們李家寨的人都死啦！沒人管哇！」

先聽見阿七清脆的金絲鳥一般的嗓子喝了一下，然後他跳出來。

狗不大服氣，悻悻的望着那些驢子噴了兩鼻筒氣。阿七嘴巴終彎了兩彎：

「老六哥……你不是滾了天平關啦嗎？」

「嗨！你這小割舌鬼！」

老六哥揚起皮鞭，故意啪，啪，弄得山響。兩隻有力的腿一蹬想跳過去。阿七鬼影子一樣，敏捷的往胡桃樹後面跑去。這會，倏的太陽又往下一拉，可正夠分寸，於是滿山遍野，滿坑滿谷，全紅曠曠，刷了一抹晚霞一樣。胡桃樹也新媳婦似的紅起臉蛋來。老六哥朝這邊啐了口，然後去趕動馱驢，往山路走。走出幾十步，又和客人攀談起來：

「您說好風水……這年月可不能談，連這個地方也快鬧得天翻地覆了……」

「怎麼？」

聲音分外洪亮。這是那個肥肥的，盤腿坐在驢背屜上的老信樣的官人講。

「……再往前兩站，和泊鎮，老客……幾十來天，就從哪兒跑來一支子兵，要糧，要馬，哼，您說山深，山深怕他們不摸進老虎洞，海深……不摸進王八窠，這年月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很感嘆似的。尾音就那麼顫抖。他們，也走遠了。

一會，只剩下鈴聲，騾蹄子聲，就跟著一下跌入山峽中去，在一棵樹下沒影了。

一重一重山嶺之間，這會太陽遲鈍的像一抹紅粉……阿七往下山阪放牛的時候到了。車回身，他戴了那隻大斗笠，披上粗土布褂子，哄喝着。心裏可很沒興，裝滿了的不知是什麼，好像是從哪兒掏來的破棉套，全塞進去啦！連唱兩聲山歌的勁都沒有。

牛就沒有早晨高興，腿有些懶。

走盡草坪的一端，山路就跟著一拐彎，又縮進兩面峭壁之間了。仰頭一望只剩
下刀削的一條窄孔。峭壁上，兩面對長着，橫戳着的松樹，一條條閃電似的矯捷，拚插
在一齊，變成一座松棚，戴着上面僅僅一條子的藍天。松脂味很濃，從上面落下。

「阿嘴……阿嘴……」

每走到這裏，阿七就大喊兩聲，聲音鐘一樣敲在石塊上半天不散。

路有一箭遠，纔又變得開朗些了。一邊峭壁換成傾斜的坡腳。因為有那兩堵山，
成年累月的擋着，這裏非常陰濕，所有樹根下都長了很多很多，小雨傘一樣的白蕈
子。地皮也濕糊糊。牛就把頸子伸長嗅着。

走上不遠，要經過老板的門前。

那是一所還保持着原始樣樣的，一半嵌在山裏，一半露在外面的樓屋。石頭砌
的縫裏，就稀稀冒出些細草。窗洞口很大的，有時老板娘的半截身子，就在那兒出現。

還有孩子，骯髒的一堆。屋裏似乎很陰暗，梯階是在右前方。這會正有很多隻小鷄，啾……的，朝着腳來回跑，啄着什麼。幾隻老鷄却眨着眼，分散在窗台上屋旁的那株老榆樹杈上。

一個小孩子，那是阿巧的弟弟，蹲在塔根上嚼着手指頭。

只是不見阿巧……

噠，噠……噠，噠……

牛走牛的路，牠不懂得什麼老板不老板，牠只熟識阿七……阿七是牠們的主人，伙伴，牠們不懂得拿錢買來象養牠們的主人。阿七可不然，心裏有點忐忑不定，恐怕遭遇到老板——他的恩人的無端的呵罵。其實老板娘倒是個善心的，往常見着，總是嚷：

「阿七好好幹……將來成了了……」

「成了了」下面是什麼？她可老沒痛痛快快說出來。然而阿七只有一條心：

——娶阿巧做老婆。

不錯，他愛阿巧，阿巧也愛他，……在這深山中，兩顆幽寂的青春的心，是在那兒漸漸的接近着呢！在那兩心之間，泛着的可是幸福和懷疑的兩股泉流。

今天，老板娘當阿七從跟前走過，就一下轉向裏面去了。

又走了一半路，到了早晨約定的地方，是一條突崗上長了一棵楸樹，叫做楸樹疙瘩的那兒。阿巧聽見牛的蹄子響，就慢慢從樹後拐出——阿巧十九了。雖然生長在深山裏，却長得很縹緲。兩顆水零星的眼，在那微黑的臉上，今天就那樣深沉。

兩人靠在一齊走。太陽把他們影子拉得很長，一會……阿七吐了一聲，兩條牛就不順着路，却往鋪滿了草的山坡上走，翻過山崗是一帶長林林的盡頭，就是一平平平坦坦的山阪。地上長着短草，有的地方，昨天給牛啃光了，這會就又滋出芽來，牛閑散的找尋着嫩草……阿七却把手裏的荊條一拋，拖了阿巧，蹣跚到那棵虬松下。剛剛坐下，阿巧就嘆的一下把頭扎進他的懷裏，嗚嗚，哭起來。很利害，兩個肩膀頭迅急，

迅急的抽搐着……頭髮也一絲絲從辮子上拋下來。

阿七急得滿頭是汗。嘴唇有些白，還戰慄。

「阿巧阿巧……怎麼……」

說着，嗓子一哽，兩顆眼淚也從這小英雄的鐵皮臉上滾下，大概是滾熱的燙了阿巧一下，她抬起頭來，茫然的，扁着小小兩片嘴唇，眼淚一個勁兒從那掛着淚花的眼上往下淌……她瞧見只是一張臉，那臉忽然漲大起來，像隻輪盤。忽然一句話敲着她的心：

「阿七只是一把喂狗牙巴鏈的骨頭呵！可是高……營長……」

兩個人的頭髮絞在一堆。兩個人的眼淚也滾成一條綫。

「阿七！我沒想……嗚，嗚，嗚，咱們，咱們……緣分這樣短，你也許還在做夢呢！我送禮了……人家說是拿錢買了我，李五老爺說，他還說把我當禮物送給……嗚，嗚，嗚……」

阿七頭有點發昏。早上，老板鬼鬼祟祟的樣子，他也兜上心來了。

「昨兒個晚晌，爸爸往下山脚和泊鎮去，你知道……爸爸的窩，不是那老狗借的本錢嗎？現在鎮上來了隊伍……阿七鳴，鳴……你聽呵！」

她下勁的搖着阿七肩頭，他却覺得眼前一陣黑，趕緊咬了下牙齒。

「那老狗……李五他想討好，可是他……他想到我。」

「怎麼？怎麼？」

「……昨兒個爸爸去了，李五正在坑上抽鴉片膏子……頭一句就說什麼年月太不好咧！錢太緊咧！繞了半天彎子，他說想要回那筆借款，限期三天……阿七！你知道，一百五十花邊，還有每月二分五的利，你想三天……只是三天，怕爸爸那會不嚇出一身冷汗，一家五口的命呵……爸爸給他磕頭，求他救救命，緩緩期……不行，可是阿七……末了爸爸纔明白那老狗的鬼主意來了，那老狗，李五，鳴，鳴……」

沒停過淚水的眼突然一閉，她的頭又栽下去。

阿七這會眼淚倒乾了。只是眼眶皮剪開了一樣，瞪得很大，彷彿有一點火焰想噴出來。他的手，撫到阿巧抽搭得一刻比一刻緊的肩頂上。混身的皮肉，全蘇蘇麻木着，通過一股火的燃燒。一會，阿巧又眨了眨淚眼，仰起臉……

「他說有什麼烏營長，他說……哼！把阿巧送給他作門親吧！爸爸慌了，爸爸是疼我的，爸爸跪下央告，央告……可是那老狗變了臉，說要還錢就三天，要不就抬人，他還說人是他錢買下的了……阿七！阿七！就那樣爸爸給他攆了出來了，三二百花邊……這不是要人命嗎！阿七……」

阿七忽然上嘴唇翹了下來，似乎是譏諷着說：

「那麼……阿巧！你快做官太太了！」

說到尾巴上，聲音低下去，嗓子也變得怪瘡啞。阿巧把胸脯一挺，瘋狂了一樣，一雙手就一直指到阿七的臉上嚷：

「沒良心呵！你們男人……你們男人！」

「阿巧，阿巧……」

阿巧把牙咬得嘎嘎響，很快的，把他話頭截過去。

「我不能『作小』。我只有死掉……阿七！嗚……咱們不能離開，只有」
他們倆擁抱得緊緊的……

太陽，往山巔最高的一塊石刃上挪移着。莽然的山谷裏，就到處充斥着蒼茫的暮靄。只幾片乾紅的血一般的晚霞，淤留在天心。露出焦燥的，無家可歸的樣子，蹣跚着，野兔兒一會撲拉一下，一會撲拉一下。在幾步外的樹根隙間亂蹣，亂鑽，似乎很快。

一會，暮色更濃了。有一顆星跳出來。

長林的路口上，兩個紅腫着眼泡的，被黑色的陰影包裹起來的孩子走回來。倆

◎ 「做小」即首給人家做嬸太太的意思。

人低低嘟囔着，彷彿眼淚剛纔已竟流完，現在他們已竟決定怎樣來幹了。兩條牛，却較快的拋下他們，往歸家的路上走……

暮靄在行脚人頭頂上塗了一層淡紫。行脚人全把脚步匆匆扯開，往下趕這兩站路。

草葉上，不時剝，剝……響一陣，蛇迅速在飛着。

三

夜來了。行人全打個呵欠沒入樹林。

遠離阿七、阿巧，在下山阪會談的那天已竟是第五夜了。山中一切還那麼平靜；野櫻花開着，鷓鴣烏沒命的啼着，密池裏的火還紅着，李頭兒、劉師傅手下的碗槽還轉着，只是慢了些，一切顯得遲鈍和疲乏，尤其是阿七的眼睛，在那幾日來更削瘦的

臉盤上。

黑，黑……那黑色的事情在那兒進展。

李福這幾天更顯得那臉頰上的肉是多餘的了。一條條淚腺，從沒停過。浸在那好像老了許多的皺紋上。他如同做了一件怎樣污辱自己心裏的事，懶得去看見天日，或是旁人抽動着的鼻眼。彷彿幾天來，李家鑿周圍的山谷裏就全吐着黑的陰影。

老板娘也哭着，憂鬱着。

老板家的雞都憂鬱的聳在樹葉裏，不作聲響。

——嘻嘻，就是明天……吉期……

李福瞪着窗外漸沉的夜脚。突然想起昨天，李五老爺滋着牙，翹了上嘴唇上的耗子鬚，那樣說……心裏，就條的抽去一根血管似的。他知道，這是出賣了女兒。然而在女兒那面，又不得不那樣勸，阿巧却說出阿七來——將來，是會成一條漢子的，那傢伙！可是三二百花邊……一家子離開這住久了的山谷，流落做叫花子的悽慘

情形，又出現在眼前。他又咬了下嘴唇。

山，突兀的在藍空上劃些不乾淨的綫條。

這會，一塊烏黑的陰雲，從北方浮上來，預兆着這深谷中的一陣風暴雨。

小鐵壺嘴上，跳盪着一點綠火焰，給窗外山罅裏吹來的涼風，撲下，又突的長起來。弄得滿屋的影子，全那麼臃腫的跳起來，突，突……

這彷彿是一種夢境。

李福浸在這迷糊的黑色裏。想起壓積在腦膜折摺間的沉久的思索……在他四十多年的生活上，那完全是一幕黑色的悲劇，他就像浸於一隻深深的滲井裏。很稀罕有點光明漏下來。只那次李五老爺。他覺到他該漸漸的爬起來……直到今天，這迷夢纔擊破了。李五老爺只是使的生活變得更黑，更黑。幾年前算計了他的兒子，現在又算計他的女兒了。

早先，李福也是一個密工。不過那時他是在天平關那邊的王家老密裏。後來，王

家老饕餮了本，吃了一頓「分離酒」，李福就變成流浪的脚色了。那正是他的女人肚子裏有了阿巧的時候。

沒有家……就一下跑到這塊地方來，起初只是掘山窟住下了。他每天去斫柴，生活很艱難，有時連上小米也進不了嘴……大的孩子纔七歲，餓得就搗了腮幫……想跟老六哥去趕腳。老六哥他們在天平關就混熟了。可是自己沒有錢辦馱驢呀。忽然，一道閃光襲上眼簾來……

那是一個黃昏。他正找着一大捆木枝子，從峭壁上躡下，往回走。突然一個人喊着：

「喂！這個大漢！」

他回過頭就是那麼個肉餅子似的傢伙，真正是饕餮鼠眼……一臉狡猾的笑着。頭上却頂着一個算盤子大的紅結的小便帽，長長的寬布大衫，兩袖翩翩然的。他只好放下樹網，哈了個腰，那傢伙却樂談起來：

「我是……哦，我是李五老爺……」

李福却咕噥了兩下眼睛，心裏想——這就是李五老爺！咱們在大平關就聽說和泊鎮有個李五老爺，可不曉得就是這麼壞貨色——兩人談了幾句，李五老爺的意思是叫李福每天送柴木，供他家用。那樣到月頭上，李福可以拿斗巴七小米吃。

後來，就那樣幹起來了。

到了阿巧五歲那年頭上，李家窩就開窩，動起手來了。

阿巧的哥哥阿虎那會纔十二歲……慢慢的，李福算有盼頭了。孩子，女兒，全長大起來，他家還愁一個「發」嗎？不敢指望像李五老爺那樣，幾座山頭，幾頃田地……哼！反正也得過得好好的。在李福的臉頰上的肉，一天，一天，多起來的時候……過了幾年，阿虎也恰好十九。那年，就給一件黑的影子蒙了下來……

聽說山外打起仗來了。連黃河鐵橋都炸開了花。

「呵！這還是啥子年頭呵！」

「深山……哼！真逼人鑽老虎洞，再過些年，這兒怕不變成「梁山泊」呵！」
轟的一聲……和泊鎮上的駐軍，也要越過天平關千萬重山嶺，趕向山外去了。
幾天來，這消息就傳染病一樣，在各處吹着。胆小的，沒見過世面的，山裏娘兒們，就都
翻起兩隻鮎魚腳，伸長耳朵，到各處去打聽消息，可只管壞……

「索米索糧咧！」

「拉夫咧！你家娃子還不躲避躲避！」

阿虎就給在屋裏悶了兩三天了。這天，忽然幾個兵跑向李家寨來。坐下的馬，都
撲，撲，噴着白唾沫花。兵却捶着李福家的屋門，找阿虎還說：「他是請願兵呵！爲什麼
不去，你瞧，這不是李五老爺請願的冊子嗎？」……李福眼前一黑，阿虎捉走了……

「我有孩子給李五送人情呵！」

咒罵着，每天，每天……可是山谷中的年月，也過得快，阿虎却連影也沒有。
現在，現在……

李福的思路真亂得一窠麻似的。想想阿虎，想想阿巧，再過幾年，自己怕不給人抽了筋，拔了骨……這會，却有幾條閃電，藍藍的，幾條小蛇一樣，倏的倏的，帶着一股涼風，從窗外打進來。

他就站起身，踱到窗口上。瞧瞧外邊，天黑得像鍋底，墨雲一層層濃濃的堆砌着，劈劈宇宙間所有的黑雲，全想趁這會，往這山谷裏傾洩下來。雨頭風，那樣一洩。滿山上的草呵，樹呵，都聳立起來，刷刷，響。尤其是峭壁上，峽谷間的松林，就嗚咽的……趁着這陣風，嗚嗚，惡號起來……

滿山陷於漆黑恐怖。

突然，一條電閃，急急的從山巔上刷的劈下來……路上，晃出兩個人影，左顧右看，往上山阪路上跑。電來得太快，他們來不及躲避，只有加緊脚步……李福的眼睛珠子，却想裂開來，呵呵，那是阿巧……前面是阿七，阿七……阿七……他，砰的一下轉過身，跳出門口。

老板娘大概哭得疲乏了，打起瞌睡，李福却踹起脚：

「死鬼老婆跑了……跑了！」

他連跌帶爬的滾下石塔。老板娘也揉着模糊的眼淚滾下去……雨滴開始落下來，黃豆粒大小，巴巴……敲着石塊觸出生硬的響聲。他趕着，天完全是黑暗的，她彷彿在做夢……這是怎麼回事呵！「跑了，跑了」……什麼跑了？直到前面爸爸急噲的喊出那裂了嗓子的聲音：

「阿巧……阿……巧……」

她纔明白過來。心裏一急，痰往上一竄，嘔的栽倒下去。

雨刷，刷，下起來，電閃一過，雷聲便噲一下，震撼得整座山像要翻個跟斗。山峽中，峭壁上，當那電閃一亮，那些樹木閃着一種駭人的藍色，艱辛的，全像要被風拔下來似的搖擺，急急的摧倒下去……

碎石山路上。老板娘一堆拋在那兒的破棉襖一樣，哼也沒哼一下。就給風腳上

的雨點打濕了。

阿七緊緊攢了阿巧的手跑。

樹枝噠的，噠的，在他倆身上拍下混合着石砂的風雨。一邊跑，阿七喘起來，聽着背後而爸爸的喊聲，雖然拚命想咬着牙，淚水却掘了堤的水一樣，淌下來了。兩條腿跟着阿七的腿一拔，一拔……却覺得微微的有點顫抖。這種顫抖，完全是由於情感錯夾着，一下便撞在每一條膨脹着的血管裏，像患着瘧疾似的。路上的尖石，當這漆黑，漆黑的時候，更會翻起來磨難人家腳掌。

「你忍心……拋開爸爸呵……」

阿巧的心這會真的碎了，真的脫落了。

跑着，跑着……

雨更大了，傾盆般的倒下來。

淋得水雞子一樣，倆人的衰弱的骨頭全感到微微的酸，麻痺，衣皮緊緊貼在皮

膚上。水，便沿着頭頂往下流。阿七的大斗笠。這會，是戴在阿巧的頭上，阿巧臉上，依然濕成一片，那是雨水，還是淚？誰知道……

「快些，快些，不要哭呵！……阿巧！」

阿七一手拭了把遮着眼睫毛的雨珠，急灼的，低聲吵着。嗓子完全是失了常度的那麼瘖啞。他一手還拽着擗在削瘦的肩膀頭上的阿巧的包袱。

十八年的黑暗，這會是要一下子沉沒了。

阿七不肯停着腳，只一味掙扎着，他希望這最後的一場黑暗，只是他往生活的道路上走去的時候的一種鍛鍊……他希望着前面的光明。

「阿巧，爬過天平關……我們永遠瞧不見這黑……黑……」

一個劈雷，直立的斫下來，擊斷了他的話……在那雷聲裏，山洪是從山谷裏，唵，吼着發洩出來了。懸崖上斗大的石塊，便發瘋了一樣，飛下來……

碎石，斷樹，便在黑空中攪成一團。

「阿七……阿七……」

他倆躲在一個石凹裏。阿巧嚇得把頭沒命的扎進阿七的臂彎裏。這樣哆嗦着叫，阿七緊緊攬着她肩膀。一塊尖石，却從他手臂上劃過。

像火炙了一下，血條的流出來。

他咬着牙……聽聽頭上石頭聲響歇了。只剩下咕，嘩，雨絞在一齊吶喊。他跳出來，拖着阿七：

「走哇！」

「阿七！天亮趕到天平關嗎？」

「快，快……」

一條電突的那麼一閃，從那藍藍的光綫裏，阿七，阿巧的眼睛互相的瞧了，下，驚異的，是分辨不出方向來了。這是什麼地方呀……

眼前也沒了路，迎面劈劈是峭壁根下，在這左旁是一條山，映着水脚。他們不知

道往那裏跑好，後面，一陣順風，爸爸的喊聲又颯了來。

「阿巧，阿巧……咱們跑錯了路。」

阿七低低驚喊了一下。

黑暗中，忽然除了雨聲外，聽見一陣湍急的瀑布響嘩，嘩……

等到又一條電追來，阿七儘力的往那響着的方面看去……嚇！對面那裏是峭壁，却是一條激流着的瀑布，一條銀霧一樣，不住聲的往山峭中傾洩下去。他倆誰也沒有言語……阿七突然一把抱着阿巧，想往右面山岩上，再找條路。倆人的脚却在那澆得濕滑滑的石塊上一溜，一團黑影，就滾下去了……

山洪依然怒吼着，風雨更激急了。

這會，空中一刻比一刻黑沈，黑沈，彷彿世界就這樣永遠黑沈下去了。沒有白天，也沒有光明。整個山谷，似乎感情激動得很利害。一面不停的，瘋狂的喊着，呻吟着。在這亂雜復亂的恐怖聲中，只有一條人的嗓子，顫抖得那麼悽慘，往各塊岩石上撞。

—
[阿
巧]
…
[阿
巧
阿]
—

沒有春天的地方

工廠早就停了工。早晨醒來誰也聽不見從礦山上飄落下來響亮的汽笛了。

冬天的落雪很容易給晒化了。地上到處弄得濕糊糊的一片片黑漬。這是春天了。是呵！天又藍得飄飄然了。樹上的葉子又一樣迅速的發綠了。只是那羣災難人的心，仍然給冰雪封鎖着，不但連一點春的活潑意味都沒有，反到變得更憂鬱鬱的。

太陽灑下不那麼動人眼的金線。日子過得也不那麼動人眼！

三月的清晨，桃花含着眼淚開了。

沿着街窄窄的路面兩旁，全是烏黑的長木樁子夾得非常緊湊的牆壁。吐着一股發酵了的漿糊似的那種潮濕味，微微有些酸的，飄盪在空氣裏。桃樹的苗細的枝

子就活潑的從那木樁頂上，撥開夜間滯留的霧腳，悄悄伸下來。

綠的樹影下，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門關閉着。

處處是桃花，處處嚴密的禁住了一些聲響，一點也不能夠攪破這疲乏的沉寢。樹影是疲乏的，木樁牆倒下來影子也是疲乏的……

格露娜站在窗口那兒，眼睛上閃着詭密的藍芒……雖然她心裏早淡漠了西伯利亞那面的冰和雪，可是……可是她仍然沒有這亞洲人的黑眼珠。她流浪過，在那流浪的旅程裏，早聽慣了關於藍眼珠，黑眼珠的話了。

那有什麼……

「小鈺是黑眼珠的……」

這是她唯一的安慰，熨在靈魂上。這會，她回頭瞧了瞧睡在爹爹坐慣的破藤心條椅上的孩子……像得到一點愉快似的，她想笑。可是，在那蛇一樣的笑紋還沒顯著的抽搐出來的時候，臉上原來塗着的憂鬱的暗影，便又立刻急灼的掩沒了。風撥

弄着她黃黃的鬚曲的頭髮。她伸了一隻手搔了兩下，像在回憶什麼……眼睛盯在一棵桃樹滑滑的樹幹上，那兒，太陽晒出一點閃金花的膠汁。

「爹爹是黑眼珠，小鉄……囑是黑眼珠！」

風從遙遠的礦山頭上吹下來，靜悄悄穿梭在樹葉縫裏。突然兩條淚，從那白哲的臉上拖下來……眼睛在睜得圓圓的。兩片嘴唇橫着拉長開，薄薄的下唇，更甚一點的突出來了。一點似乎是噙了口氣的嗝聲，從鼻孔上，嘴唇上，抽出嚙嚙……響。那條不大吉祥的臉影，晃動着，一會又漸漸離她遠了，——像是夜間，這臉影被一切暗影朦朧的撕着，扯着，沒影了。仍然是那蠶豆大的淚珠，一顆接一顆在落……樹的影子，在不安祥的顫抖。

什麼夾着她呢？格露娜突然瘋狂的車過身去，手在更蒼白的抓着胸前的衣裳。囁囁……的嘴張開了低啞的吐出繼續的喉嚨音：

「噢……金……爹爹……」

木椅在她的腿旁，撞倒下來，震得滿屋灰埃簌簌落下……

鬧着眼似乎是在沈思着什麼的孩子，大概給這突然的聲音吵醒了。一面把頭在枕着的媽媽那破褥子團上來回擺了幾下。鼻孔中，哼出不勻整的聲響……兩隻手，向空中抓了幾下……

格露娜急急走過去，蹲下身輕輕拍着小鉄的肩膀。她却把眼光從懸在睫毛上的一粒淚花上望出去……什麼全像讓淚浸濕了；突露着磚塊的破牆角，以及透出霉爛的黑色的木桌腳……屋中到處是零亂的，從那一夜爹爹去了之後，就沒整理過……那上全有着爹爹的手澤呢！

「小鉄不會忘記爹爹……」

這樣想着，一顆淚珠便沾不住的落下來了。滾熱，滴在孩子的臉上，這回孩子卻不耐的，一下哇，哇……哭起來了，像那天挨了人家一脚一樣。鼻涕，眼淚，從那骯髒的小臉上滾下來。黃黃的頭髮亂絞着一堆，嘴咧着……兩隻最像他爹爹的大黑眼

睛骨碌碌到處尋覓什麼似的，一會停在媽媽臉上，媽媽臉也是紅紅的，眼皮腫得
很利害。一會停在門旁掛着爹爹下礦穿的號衣的牆壁上……

孩子就更大聲的哭着喊：

「我要爹爹……我還要他呢……」

格露娜多情感的大眼睛，因為淚充滿了，瞧得孩子的臉，變成一片白桑樹皮了。
她趕緊低下，在孩子的藍布襖袖上擦了一下。一面搖着孩子的臉。

「寶寶……你爹爹就會來的他……他……」

孩子却扁着嘴把臉一歪。

「我知道……我知道，爹爹給鬼子……鬼子捉去了，我……我還要呢！哇哇
眼淚是慈愛的泉源，格露娜的心，眼睛，以及所有的記憶就全濕潤起來……」

她和吳金同住已竟八年了。那時吳金是活潑潑的……是他永遠是活潑潑的，
有着只懂得笑的臉龐。那時他們都在××……××有海，海是熱情而勇敢的，他們

呢，浴在閃着欣快的黃花的幸福裏，就如同鼓着翅膀飛在海上的沙鷗一樣。

兩年前，馬櫻花剛剛開了的日子，鬼知道，因為了什麼，跑到這兒來了。

「奶奶的……肚子得餓飽呵！」

……這粗魯的，男人的嗓子，現在又從新震了她的耳鼓膜一下，她聽得見孩子在嚷叫，……不在哭呢，她苦痛的，把那麻痺了的神經浸在淚裏。

以後爹爹不一樣是快樂的嗎？

雖然隨着的不再是有鹹味的濕風了，他可依然咧着嘴巴笑哈哈的，……每天傍晚，從礦山上回來，走過那片曠場，在那裏常常逢見「礦工子弟小學」裏鏗鏘，……敲起下課的鐘聲，許多許多的孩子——一羣可愛的，純潔的小天使，從那兒跑出來。爹爹就接着了黃頭髮的小鈇，小鈇很聰明，爹爹常對媽媽說：

「小鈇很聰明，那像妳，……」

孩子長起來了，有着媽媽的黃頭髮，有着爹爹的黑眼珠……

日子并不那樣永遠的好過……去年，秋風正颳得高興的時候，一天，街上飄着的不再是一半青天的旗子了。礦上原來駐紮着的一隊兵夜間也悄悄開拔走了，礦上也就跟着那失掉的旗子停了工。人們哭着，喊着，瘋狂着……早晨，汽笛不再響亮的催人命了，大伙可以多歇一會早覺了。

可是肚子不會多歇着的，孩子的嘴也是不會多歇着的……
失業的爹爹變成憂鬱鬱的了。

「你說……這日子可能過嗎……把我們當瘟豬看，哼！簡直……」
有時急燥起來，就捶着桌子這樣嚷，——像霧雨天時候，盼望晴天一樣。吳金每天把耳朵尖起來到處去聽，就那樣一天一天的拖延下來……過了年，不但消息沒好的，一幫幫流浪慣了的「高麗棒子」卻以「第二主人」的地位自居，漸漸連這僻靜的圈子裏，也有這般無賴的影子了。

爹爹是愛聽小鉄鼓，突着小嘴巴唱一隻國歌，現在，却粗魯的嘆了口氣：

「小鉄……不准唱了！……你知道，人會要你的命呵！……小鉄，祖國的孩子！……」

末尾是顫微的他低垂下頭去。

一天的晚晌，一家吃完了飯，淺霧般的黃昏便往下落着……吳金仍然同誰吵了架一樣，臉枕着手腕歪在那隻破藤心條椅上。格露娜是那樣膽怯的，注視着他那顏色變得很迅速的面孔。她知道是什麼噙着他燃燒的心呢，她想說一句分量較輕的話來分解一下這凝結在眼前的空氣，她老早就這樣想，她幾次囁囁的想張開嘴，……可是在這時，誰不是在煩悶着呢！她不安的，偷瞧了吳金幾眼，咳嗽了一下，……

「金……我們慢慢設法離開這塊地方……」

吳金沒言語，——他是在激怒的回憶着白天的失敗……那失敗將給他帶來更壞的命運哪！他知道，可是肚子的饑餓，朋友們的血，……他是給憤懣和悔恨焚化着，他覺得這樣在外面呆着，餓着，還不如和朋友們一齊去住監獄，去流血……

爲了餓，爲了祖國，他們是一羣吼哮的，激動的。

在桌上，自己斟了一碗冷茶，灌下去。

「噯，格露娜！」

聲音是沉重的，從他牙巴骨上撞出來，兩眼紅紅的，盯着格露娜，使她的臉變得
更蒼白。

「……朋友們的血，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吧！我不能，我不能看着人家把我們像豬一樣擺佈，一樣踢出去，……今天我們嚷的就是「爲祖國努力，爲祖國生產，決不
開工，決不替鬼子去生產！」就是我們全餓死……」

他胸口在可怕的突起突落。

「……也不能那樣，你明白嗎？」

憤怒開始燃燒着他，眼前沒有屋子，也沒有天，他聽見的是朋友們流着的血，紅
的，紫的，……突然他瘋狂了似的，車過身嘍咚一下擲在破椅上，他喊：

「流吧！讓牠流……流吧！」

晚上是很悄靜的，從去年秋天裏這兒的桃樹下，沒有人拉着二胡，唱呀，笑呀，……格露娜聽見在牆外，起了一陣很紛雜的脚步響，這些聲響髣髴預兆着一種不祥的黑影，使她急迫的窒着呼吸。

木板門砰的推開了。她腦壳空空的，跑過去，一手推着這稀鬆的屋門的鈕柄，朝吳金揮着手……

「開開……」

外面粗野的喊起來。一塊木板，拍的掉下來由她的肩膀上滾落了。幾個人早湧湧的攆進來，手裏攢着槍。一個垂戴着鴨嘴帽的嚷：

「是他……」

一個黑臉膛的傢伙跟着跳到吳金的面前。把手裏的槍一直挺在吳金凸着的胸口上。一面擲揜着冷笑了一聲，說：

「朋友！跟我們來吧！你想流血，嘿，嘿，——挺好，你的朋友都等着你會會面哪！」

在他草一般的鬍髯中間，只有兩隻喝酒喝紅了的眼睛滾動……格露娜瘋狂的跳過去，她遮着吳金，吳金却盡力的推開她。她兩眼是充滿了恐怖，聲音也變得那麼低啞……像是一根皮帶，沙沙的聲音。

「喂……你們全是同胞……全是中國人呵……」

誰在她背上搥了一拳，兩脚一絆，跌到木板壁上。吳金知道「憲兵隊」的利害，他奮怒，他變得更冷靜，只有嘴唇紫得怕人。朝他們搖了搖手……

「去，去，（他回轉頭看看格露娜）好吧！格露娜……我只有這麼一個孩子，你不要讓他忘了今天……」

她只是抓着爹爹不放，小鉄也鼻涕，眼淚，死命拖着爹爹的袖口喊：

「我的爹爹……我還要他呢……」

作爹的悽然掉了兩點淚花，遮着臉。格露娜給那堆無賴鬼攢在地下，小鉄也順

便挨了一腳，一直滾到桌底下去。她爬起來又撲上去……

爹爹粗的背影，從此給一些兇惡的手抓了去了。

風從窗外帶來一陣更濃郁的桃花氣味，吹在媽媽的，小鉄的哭得紅腫着的眼泡上，面像幾隻小虫，條的搔着，皮膚一刺一刺的微痛着。孩子還是滾着，哭着，還是嚷着要爹……可嗓子早疲乏的沙啞了。好像一隻給人掐着喉嚨的小雉雞，啞啞的，一聲聲飄落在風腳裏。

格露娜站起來，肩膀在抽搐着。

「寶寶……今天，嗯……禮拜天，明天我帶你去去找爹爹，爹爹還是你……的……」

她轉過頸頸去，眼淚從已竟腫了的眼皮上，線一般輕輕的拋下來。窗外的樹，陰暗的壁角……一切全沒有顧忌的，陰險的，映着眼，彷彿一刻以後，這裏該更憂鬱，更沉落……

小鐵還在沒力的哭嘶。他水零星的兩眼，含着苦的汁液，盯在門旁爹爹泥污了的破號衣上。

白天憂鬱着，夜間憂鬱着……

哄睡了孩子之後。夜脚像霧一樣慢慢的垂落下來。桃樹赤突突的撐在濃濃的霧裏，帶着黃昏的最後一點濃紫色。格露娜浸在屋中窒閉着喘息的昏暗裏，站在窗前嗅着一般極端輕細的味兒，那分不出來的桃花味，還是青草味……

夜寂寞的籠罩着。黑暗中，是災難的人們連眼淚也不被人注意的！

聽着孩子漸漸從鼻孔裏發出不勻整的呼吸，因為哭的疲倦了吧？不時還抽搐一下，兩下。

格露娜輕輕的推上玻璃窗，那窗子是破碎了的，給風吹得嘎，噠響。她蹣跚着腳，走到小鐵睡的木板前，低下頭去，聽了聽，小鐵倒很舒服的睡着了，她纔慢慢的踏到門

口走出去。

「李家，王家……全走了，只有顧大嫂……」

她踉蹌在石頭台階上。夜如同極深的窟穴，在這窟穴裏正發生一陣陣……顫微的，無望的呻吟。偶然響起來，等你仔細去聽，尋覓，又毫無聲息了。灰藍的天空上，正拋擲着很稀鬆的雲彩，沿着天壁冉冉的消沒下去。淒涼的月光，不大活潑的塗在木樁頭上。樹挪移着……春天的夜，一切全生長着，煩貼着，一線生的欲求在各處飄着，在地下脈一樣跳動着……這些零零碎碎的細聲，使她很悶煩……她跑出去。

這會遠遠的礦山，在淺黑的夜霧底下，突兀的畫着一條愚蠢，呆笨的線。風緩緩吹下來。往日站在這裏會瞧見一點點固執的紅燈火影，在那邊爆滅，移動……像一點點虫子，在那兒蠕動出沒。現在什麼也沒有，荒涼的，憂鬱的，只有街外面那條小河，不停止的汨，汨……咽語。

鬼子迫着開工——礦山上飄起該咒罵的旗子……

這裏變成十室九空了。

——他們……鬼知道哪裏去了？啞……

她肚裏嘔嘔着迅速的走過幾家小木板門，粗壯的上身在那急急的搶步下，是微微有點搖晃着。

桃樹的陰影在夜間突然變成這樣陰森怕人。瞅着每一個空了的院落，推敞着的門扇，荒寂的，彷彿走過一片墓場上，她覺得這人間的冷淡，徬徨……好像在顧大嫂那裏早給她安排下安慰和痛快了。她知道——在臉上聳着一塊赤紅酒糟鼻頭的誠懇的顧大哥，一定也是爹爹的同志，也跑去流血了，然而……她急促的在走。

一樣是煤屑路，一樣是木柵牆。到處噴出腐爛了的霉酵味，使空氣濃鬱了。

「顧大嫂！」

噯着一種不純粹的土音，沉瀉的，格露娜抓着一扇木板門吶叫。

院裏邊沒一點聲響，半天……她纔聽見一陣跌跌的女人的脚步響跑近來。格

露娜喘息着感到窘迫。

門開了。在那死灰色月光的一閃裏，兩個女人互相驚異的瞥了一下對方臃腫的眼泡，誰也沒言語一聲。只悄悄的門掩沒兩聲短短的喘息……草長得豐茂的過了脚蹠。

零亂，一切充滿着那主人沒有安詳的心緒。

顫悸的煤油燈發藍的光芒，這會似乎疲倦了，很想委縮下去。大嫂，個兒高條條的，臉發出一層平日從沒有過的可怖的蒼白眉毛，眼，頭髮，一切是黑色的……她說話，永遠是莊稼漢那樣粗魯的口吻，吵着罵着過活。鬍鬚她沒顧慮到生是怎樣的懶長或是怎樣短促，她是只有眼前……這些，在平常，格露娜都很憎惡。平常她們感情不很和善——這是一般工人，流浪漢，普通的性格，他們任性，他們血氣作用……這樣常常因為你家的，我家的，吵鬧起來鬧的也許很兇。可是現在這兩個女人離得很近（所有的工人，現在都拉得很緊很近，在這沉重的氣壓下）彼此都聽得見相

同的憂鬱的喘息……

「你說，你說……我們女人家……」

顧大嫂嘎吧的嗓子，短尾巴雞一樣，突着兩隻充滿血絲的眼，挺着胸脯想跳起來。

「你家顧大哥……」

格露娜把眼睛遲鈍的動着。

「……聽，他也沒回來……小鉄哭呢！大嫂？我的心真撕碎哪？死了吧……豬，豬，簡直……他哭着呢！我要爹爹，我要爹爹，我哄他「爹爹還是你……你的……」可是大嫂你明白，爹爹還是咱們的嗎？……連你家顧大哥！」

氣喘着咳嗽。

「……聽說他們鬧得可兇呢！……那天，他們在什麼地方開會，沒走掉的工人全到哪！他們一定不開工……是呵！他們說爲祖國……爲祖國……」

「是……是好的，只有祖國！」

顧大嫂推了她一碗濃醃的冷水茶說：

「哼，祖國嗎？……眼……文三百架飛機，你懂嗎？白俄，（她們常常這樣招呼格露

娜）下蛋的……全給全給弄跑了，塗上別的花樣了，那是誰的錢買的你知不知道……

現在她不是轟炸着那些拿錢的小傻瓜們嗎？國家……嗚，咱們到不如乾脆說要的是命……一條活命……」

「嗯，嗯……」

「……白俄聽說……（聲音低壓下去，她搔了蓬亂的頭髮，往窗戶外瞥了一眼）……四十里外的紅山口，那兒的鬍子（土匪）都改成什麼軍了……老李家
的阿虎爹，還有老王家……他們全去入夥……說那比給人家踢着當豬好。」

格露娜聽得有點出神，嘆的坐在一隻歪腳凳上。

「嗯，他們，不怕吃衛生丸子，可是……咱們女人家……」

顧大嫂正扯着一件爛衣服，瞅了瞅，就捏做一團往牆壁角拋了去。她一邊忙碌着轉過臉，瞪了一隻眼嚷：

「嘿！什麼女人，女人……別那麼說了，醜死哪！白俄……女人不是一樣抗上條槍，一粒子彈，管教鬼子流花紅腦……啐！」

格露那彷彿石見一條曙光……在那曙光裏有很多，很多，自由的傢伙撐着槍桿。不久，那裏又出現了吳金的臉孔，顧大哥的臉孔……那麼多，全是諳熟的，笑的，她想喊……聲音却更低更啞：

「真的，你說……反正是一個死兒！」

「嘿！我也那樣想，白俄……死了臭塊地皮，那裏不是呵！這活受……你知道，這裏是不能住下去了。他們不開工……啐，鬼子全捉了他們去坐監，再喝掉他們的血，這裏……這裏幾天一定照樣開起工來，汽笛每天早晨還響亮的，嘟嘟……叫（她沉溺在回憶裏了，兩眼稍微往上翻着）……可是牠叫來的是誰呢？……是那些

死不要臉的傢伙！全是中國人，奶奶的！難道咱們這幫肚子都不懂得餓嗎？我就是說……離開這裏去幹……」

「可是我有小鉄……大嫂！」

「捨掉吧……別那麼婆婆媽媽的了……噢！你還想爹爹是你的，孩子是你的，錯了，我不想他們，頭大夠得上一條漢子，他不會流眼淚……」

雖然是這樣粗豪的嚷，眼淚，却由脹着的眼皮上飄下來。

藍的燈火焰有時想跳一下，可是風便不趁心的吹進來，使它更矮，更暗……格露娜想念着吳金，想念着小鉄，她還想念着遠遠的那熱烈的海……

臨走，她抓着那女人的手：

「那你明天走好……我祝你……」

「哼，我不走，等那幫無賴來擡……准離開這裏！」

「我是不能，大嫂……我能沒有丈夫，我不能叫小鉄不去瞅一瞅爹爹，他愛他

……你知道我得叫小鉄去瞅瞅他，他……他……死也是快樂的……」

「那……分手吧！」

兩隻手在黑暗中緊緊握了一下。

顧大嫂隨着格露娜走出屋門，也沒送去，就低下頭踢開破紙煙匣子，找一個小包袱，包衣裳……格露娜忽然又轉回來扶着門口說：

「也許……也許……大嫂，過幾天那邊見！」

她走出去——這會，夜沉人靜，滿天星斗，大膽的晃亮起來，風不安的擺弄着樹條，滿地上的灰色影子，就艱辛的，跟着搖晃起來。滿地月光水一樣流……草在她腳底邊欣語着。這是春天，是鳥兒，花兒，全該拍着手笑的春天……遙遠的江上，浪頭該是多麼狂盪的流呵！流呵！

格露娜想鬆一口氣，可是迎面的風脚裏，抖過來一陣嘶弱的孩子的哭聲，她緊着脚步跑往家去。這時蘊藏在夜的黑暗中的憂愁，帶了一種深陷的恐怖，撕扯着她

脆薄的，顛悸的靈魂

燈火薰得玻璃罩子黑了一半，屋中一切，像在她離開的空兒，又漸漸沉落了一層，更憂鬱更無力……使她心上麻痺着，痠擊着，所有的纖微腺全戰悸的想跳出皮層來崩斷……小鉄瞪着眼睛，聽着矮下來的屋頂，彷彿一刻以前那裏有過什麼奇蹟……在那哭聲裏她聽得出一點絕望的哀傷。她盡情地安慰了一陣孩子。

春天的夜，水一樣從窗外流過去。翻來覆去，她的眼皮，是一會也閉不上，雖然已覺十分疲乏……只剩下那破裂的窗櫺，在風下，颯得嘩嘩的，碰着水泥的窗台。模糊的黑暗中，她幻想一下，是遙遠的槍聲……激動在夜腳下，爆炸……

「紅山口那兒，飢餓的人們嘯聚起來了……」

「紅山口那兒，全是自己的同胞，靈魂沒完全給剝盡的同胞……」

「城裏呢……」歐獄小小的黑窗洞裏關着那堆咆哮的傢伙，他們和紅山口的
人一樣，會笑，會從喉嚨裏喊出粗野的聲音，流着血，生命都拴在一根飄在風頭的游

絲上，……他們不怕，他們沒睜過一下眼，……黑的臉，黑的手，雖然全給一種鐵的力束縛着了。」

「吳金的臉笑着。」

「顧大哥的臉笑着。」

「……一切，一切的臉全笑着笑着……」

那一條從桃樹杈上斜進來的極稀薄的月色裏，格露娜正在小鐵旁邊的臉上，也是笑着的，那笑是由兩滴凝固在眼皮的淚珠下面，慘慘的發現出來的。

早晨，格露娜拉了孩子，再經過顧大嫂的門口院子，也像旁人家一樣，門推開着，零亂……

「嗯，她走了！」

自言白語的，她失掉了靈魂般瞪着眼，在一棵佝僂着的桃花樹下，立了半晌，想

着這壯健的友人走遠了的欣快……直到小鐵拉着她手，扭動着，驚異的，瞅着媽媽變得灰白了的臉孔，悄悄的說：

「走吧！……爸爸等着咱們呢！爹爹……」

沉默地走出了這木橋夾出的道路的那頭，她瞧見展在眼前的平遠的田野。春在上面灑下了藍色的欣快，多少細碎的星星一樣，跳盪着。一條河，却愚蠢的，橫又在面前，掩沒在幾行掛了綠梢的野樹底下。那是一條從背後礦山上遠遠沖下來的。在這綿遠的綠草原上，像一根白帶子，越遠越淡，就變成了一條濃濃的白霧，很模糊，泛起一陣陣霧樣的白花，流着，煩聒着……

她們走了很多的路，路上，人很稀罕，又都那麼心神不寧似的，匆匆忙忙，趕着那浮盪的朝曦走路……

跑進城去，太陽剛深深塗在格露娜破草帽上。城裏的太陽是灰黯的，在那大街上流着一股骯髒的，壓人呼吸的濃霧。幾條狗低着下巴，可憐的，夾着一條短短的尾

巴，低下頭從霧脚下溜過去，找不着路……散盪……

憲兵隊門前的空氣，更陰冷一點，彷彿這裏沒有過春天。

陰霾的窗洞裏，充血的眼珠滾動着，像幾滴血液旋落。在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，吳金的鼻孔，給那股霉醇的潮濕味攪合了乾草味，刺激着，連連打着噴嚏……門上有着鐵的空格。另外在後牆頂上露出一塊一尺見方的窗洞，口上一樣給幾根鐵柵界着……這裏是鐵的世界，冷酷的世界……

從門口望出去，是陰森森的一條甬道，兩邊，全是同樣的鐵門，牆壁上彷彿給蛇噴滿了唾涎，凝成了冰片的霜屑，冒着一股逼人的涼氣。

後窗洞上，四四方方割出一塊青藍天，天上飄着白的雲絮來來往往，正和幾天前坐在家裏格露娜的身旁，從窗口掠過含苞的桃樹枝望着一樣。

坐下去，坐在擺着的黑色的草蓆上，把兩眼從那兒飛出去。

死在眼前飄着。

他沒有苦惱過，也沒有幸福過，一分鐘一分鐘拖長下去……只是瞧着自己的朋友，踢着腳鏢鏢哪哪……的給人推着走過去。那會個個號子裏，就喊出憂鬱沉重的聲音，唱起他們自己的歌來……在那組合聲音裏，有時也突出一兩聲近乎欣快的尖嗓子，撞在甬道角落裏，不散……

朋友給推過去了。

騷擾聲，還在那裏繼續。雖然每一個號子的鐵門，都給看守的棍子敲得山響，仍然壓不下那鐵的騷音……鐵練聲，鏢鏢聲……

直到那裏砰……的響一聲槍。

因為叫，嚷吵，每個號子裏的朋友，腿上都打出骨髓油來了。

……流血……朋友……

鐵和血的撞擊……

藍色的靈魂的浮升……

從早晨到黃昏這樣拖長下來。突然……格露娜的藍色的大眼睛出現在門的格空上……吳金立起來。

「爹爹……小鐵來……來看你了……」

她抱起小鐵，孩子瞅見爹爹這瘦條條的面孔，好像有些害怕……是鑼哪哪的鑼聲？還是這監獄裏特有的陰森？使他這樣害怕呢？他的小手抓着鐵的空格，爹爹的手大，是伸不出來的……爹爹不是從前自由的，快樂的人了，他被一個什麼醜惡的魔鬼攢着了喉嚨似的。

格露娜的眼睫毛下，水晶般清明的眼淚凝結着。吳金原是低垂了頭頸的，像陷入在一種極黏的膠液中間……這會忽然仰起頭來。在他那遲鈍的和格露娜充滿希冀，顫抖的眼光的一瞥裏是有一點彷彿欣快的笑影，從上嘴唇的突長的短髮上掠過。

「這樣女人氣！……往後你自己去自由，去掙扎……」

格露娜眼瞪得那樣大，屏着一口氣。

「我……囑你不必再來了，」他的喉嚨有些發沙，「……瞧我有什麼用呢，沒有希望了……我現在也并不希望了！」

格露娜眼淚跟着這句話，水一樣淌下來。

「我只希望一樣，我有後起的人……他們斫了大樹會有小樹突長起來，只是……格露娜！你要告訴孩子，他爹爹是怎樣死掉的……我想他……他一定能瞧見這裏再飄起祖國的旗子！」

他笑了。他沉進進一種迷旋的幻想。小鐵流着眼淚，惹得媽媽也流下眼淚來。

沉默，陰森……處處響亮着鐵鏈的磨擦聲……十分鐘很迅速的流過去。一條太陽光虛茫的從後窗洞上洒進來，一直灑在門柵上面，照着爹爹，媽媽和小鐵的頭……

在那陽光裏，充分的顯示着所有的光明幸福……紅玫瑰色的和天藍色的幸福的影子。

「去……去吧！帶着小鐵先回祖國，那裏有人愛護他，撫養他，囑……就是要死，也跑到祖國去死！」

「你，你……喔！小鐵叫爹爹……」

小鐵猛的一下，把臉扎向媽媽顫悸的胸脯上了，嗚嗚的哭，這時，一隻惡魔……醜死了的手，在鐵格孔和小鐵的臉前露出。把吳金和格露娜使勁的往兩方分開，拋擲開……小鐵從媽媽膀上回頭，把眼睛從惡魔……醜死了的多毛的手臂上滑過去，瞧見那鐵門上，爹爹的嘴張得紅喇叭花似的。湊在鐵格孔上：

「去吧……回祖國去吧……」

被推着攙着拐了那個牆角。格露娜蒼白的臉最後轉過去：

那一條太陽光裏旋迴下千萬萬點塵埃形成一條白霧似的。吳金垂下頭去

——走了，她們回到那永遠可愛的地方去了，那裏全是同胞，同志，孩子會好起來了……突然，太陽光綫的好像更強烈起來。在那一瞬間……一個人影像一棵拔掉了的小樹一樣慢慢地倒下去了……

他幻想一片蒼茫的大海。海上有一隻船……那船是往遠方駛去的，載了孩子，載了格露娜。

心。遂了那波浪流去。祖國的海水是溫柔，平靜……

小窗洞外，藍的天空上，永遠不停的柳着雲坤。這是春天，春風從四下飛了來。可是春風，并沒刮笑了一棵小草，連桃花也是含着淚的。

草原上

一

郭斌搖了一條木枝子，打着草走路……

天是很稀罕的晌晴天。遠處，極其無力的沾着幾條雲。有時，風從背後吹過來，枯草葉上的塵土味，噏得他輕輕的把手掩了鼻頭連連的打起噴嚏來。但這並沒停滯了他的脚步。

北……望……滿洲……

渤……海中風濤大作……

……

輕輕的唱着，一面聽草上秋風瑟瑟多少有點感傷似的。於是停了一步，重重咳了一下，吓……的啐口膿痰又向前走去。痰，却在風腳上，捲成一團灰色，流星般，打在一棵草梗上。捶得草垂下葉尖去，擺兩擺，又挺起來。草上，吹得啞啞直打呼哨。艱辛的邁着脚步，插入草叢去，像一隻涉水的鸞鷖……

在那灰布的軍帽沿下，他有兩隻深邃的眼珠。

這兒，是一片荒草原。草裏，有時撲出兩隻野鳥，突的鑽上天去。他趕緊伏下腰。把兩隻眼，怪神氣的瞪出來，溜一溜。彷彿剛纔啞的是一粒子彈從耳梢上掠過。他便癡癡的，看看是從那方向打來的。草刺，却掉了他的臉皮，剝一條白……

「奶奶的……見鬼！」

微微的一笑，嘴唇角上是牽動一條笑痕，拖着油滑。

郭斌這時，是從黃楊木台來。晌午，吃了兩碗炒小米。這會，嘴唇還微微有點燒灼。身上，灰襖褲的軍衣下，皮膚全刺癢起來，像給螞蟻咬了一片，一片……三個月，沒有

洗澡了。行軍，行軍，汗漬，污泥，貼在上面，身子全塗了一層鹽水了。

他是參謀處的參謀腿子。●前線發生步哨的接觸以後，雖然表面還平靜，他却忽然調到黃楊木台的騎兵旅來。

職務——是連絡消息……

有一雙軍人們應有的粗大手掌。二十零幾的年青人，兩眼珠上，永遠界滿紅絲。……癖性，是在營盤裏培養出來的；勇敢，機警，有時背人又陷於沉默，彷彿有多少回憶，在腦子上，磨難着他，使他沉默……

往西台村去的三里路上，雖然兩腳動着，却是沈默的……偶然停一下腳，往前後瞧瞧，草，仍然是一片綠，拉到遠處，風從上面吹過，帶了遠處水汨汨的悵悵的聲響。那邊遙遠的，擺動幾簇小樹標。下面，是向定口去的大路。不時有從興盛旺來的軍用

●「參謀腿子」係軍隊中，對於參謀處辦事員之類下級官佐的鄙稱。

汽車，迅速的開過去，拋在尾後一抹青烟。

噹，哪……

兩三聲車笛，在空間，平白的劃一條弧形線，又消沒了。

前兩天，郭斌跟一幫人，爲了搜索駐營附近的村落。曾經從這兒走了一趟……一直到西台村。回來時，他找了這條路線上的標記——一棵稀鬆的半朽樹。

「不錯，不錯……」

遲疑了一下。看見遠遠一點黑樹，在那兒顫抖。他極乎狂呼起來，摸一下腰間的三把盒子。●

噹，噹……野鳥從頭上撲過。

他蹲下身，從口袋裏，掏出一隻黑檳榔木的烟斗，燃着放在嘴上。兩片嘴唇，鉗子

●「三把盒子」即是第三號的小盒子槍。

一樣，夾着那烟斗尾。微微，一口口淡青的烟，從咧着的牙縫上，噴出……他又立起來加緊脚步……

二

在西台村地邊那棵朽木上，郭斌叩掉了烟斗中的灰燼。

停住了脚步。一種從胸口油泥塗滿了的灰衣上發酵出來的悶熱，使他感到微微的窒息。風却溜溜的吹過來。樹葉在稀罕的搖擺着，像一頂黑布傘蔽着他瘦條條的身子……他，向四下望着。儘力避開晃人眼花的斜線下來的陽光。匣子槍外皮上的釘子，却晃了一下微芒，白色的。

熱，一星汗漬，從鼻尖上，輕悄的跳進風腳了。

閉上兩眼。他，想像着前兩天留下的記憶。跟着，兩絲極纖細的笑，掀開他的眼皮。

一刻又沉下去……

三

那天——

陰陰的天空上，寒滿困擠不下的雲塊。一面，還從四面的地平線的草葉頂上，鳥一樣，迅速的飛上來。這樣多的雲使天漸漸的加厚，加重而顯得低沉下來……他們，一行人因為疲乏和燥熱，一直跑向西台村來歇一下腳。誰也不言語，誰也不懂得混合着鹽粒的汗，是怎樣落在腳下，粉碎……

風中，含着潮濕，這是預兆着一場雨的降臨了。

泥塊壘起來的屋頂上。三月裏，刮上很多很多的草子，這會，黃了梢的茂草，便瘋了秧的長着，呼哨……稀稀落落，一羣人家，組合了的小村落，是靜悄的，睡在草原上，

像平遠的水洋裏，偶然露出的一小塊礁石一樣，不大被人注意。他却倔強，固致……
迎着從西伯利亞，外蒙古，橫掃過來的風沙，永遠不動！

牛，羊，在他們每一家土圍的柵欄裏哞哞叫着。這聲音，充滿合悅，溫善……

村舍，在這從黃楊木台扯來的荒草原的邊際上，——草原伸展着三里多長。沒有人去整理，剪除。只有一條苗細的小道貫在中間。這道，雖是由人們腳底磨出來的，可是一經過夏天，草便又固致的，從上壤下，鑽出來，給掩沒了……草子，除掉被烏嘴鴨向別處去的以外，多半埋在地下，預備着再一年。地是肥沃的人太稀少了。就只好扔下這塊任牠荒蕪。

村上的人，多半記不起祖先，是怎樣的揹着犁頭從內地——遙遠的走來的了。
他們一直同內地隔絕着——有時聽着黃河滔滔水聲，也想起遠方……黃河

●「內地」在內蒙一帶，普通呼「內地」大概即指河北，山西……等處。

從甘肅流過來，彎彎的轉一個圈子，又從托克托，拖着大黑河，紅河，清水河流向那遠方。他們一直白天，黑夜的，聽着河水，向自己幻想的遠方去……

村舍上人很多，孩子，老人……勤苦着自己的一羣人！

郭斌首先覺到了風，腳水星星的兩點。他們一行人，已經走到村上，嗅住了撲地的炊烟味了。

天，像拾來一片大海。風中，絞動着忽忽……的水腳響。

「他娘的，倒血霉！」

一個大個子，不耐煩的搖着腦袋……人們，却哄笑了。因為聽見他肚子在隔着肚皮咕咕……叫。像一隻塞滿青草的老羊，打着咯。他們蹲在一家的土簷下。槍，一隻麥稭棒子般，跟着他的腦袋，在肩膀上抖……

「……搜他奶奶的×，會有鬼影子！」

「嘿……闖王一張嘴，跑爛小鬼的腿……當兵還是人！」

「……」

這是一班人，有傻公雞，有鐵蛋，有黑旋風……的那一班。他們這會，一排的躲在這下避着雨。雨點，色子一般大小，急急的淌下來……一般鄉間的牛糞羊糞味，從背後一旁的破木柵門上衝出來……

風，迅速的，在村舍上空打盤旋。

郭斌和連長李星旺，在離他們二三十步的一個土台上站着。連長的眼，從自己的灰軟布帽沿上掠過去。落在模模糊糊的無邊際的雨絲裏……他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。臉上，微微的黃黑。然而肌肉是豐滿的，鼻尖，還有幾粒紅珠子一般的粉刺，表示着青春的熱力……眼，有神，清楚。常常在那黑瞳仁上，閃一下笑的皺紋，可是，他暴躁起來，又像一匹小水粘……總之，他年青，他是一個能幹的傢伙。

……

給蠟浮水，浮出小鬼，

小鬼推車，一步一跌，

兩個孩子，抱着頭頂，從一個牆拐角，一邊囁嚅着，跑過來……一眼，瞧見兵士們脊背上的小馬槍，遲疑了一下……

連長好意的笑了下。啐出一口膿痰。

「星旺！我這票可玩着了，好好的，不睡一會……鬼迷了眼，跟你們一塊跑來，搜什麼個雀子！」

「哩，哩……這叫放着烙餅啃黃蓮，可是……哽，怎麼樣，這兩天夠緊嗎？」

李星旺甩一下帽子。把結實的脊背，又往後面土牆壁上，靠了一下。他感到從簷上斜進來的雨絲。一面把一隻手壓着嘴巴，低下聲音去……郭斌呢？把一對鷓鴣眼，睜一下隔着迷離的粗雨絲的弟兄們……說：

「就這兩天，老總●到前線來視查，哼……媽那個的，不幹個痛快呵！」

天，使土屋都變得矮小灰黯……近旁，有幾棵樹，呼呼，搏擊着鋒利的風。雨呢？像鐵絲一樣，一根根攪着樹枝，刷刷的，叫葉子響，怪慘沮……那邊，一個兵士，把短短的馬槍，揀在掣了起來的膝蓋中間。敏捷的，從口袋中，摸出一桿小烟袋，劃根洋火，嘖嘖……的吸。一閃，一閃……

這使郭斌想起嘴唇木木的，短一樣樣什麼！

他，虎的一步跳下去，很快的穿過雨絲……雨，一星星，涼潑潑的，澆在臉上，肩膀上。一會，他沒入對面，一個土牆圍的拐角。達達的，脚步響，被刷刷的雨，很容易的淹沒下去了，連長，揩過手，揮了一下肩膀上的灰土。瞧着天，瞧着遠方，一下跳下土台子，向他弟兄那面走。

郭斌拐過轉角，沉默的兩眼，在雨中尋找些什麼……一下，給他發見了。有着一口水井的柳樹背後，一扇荆棘編的，灰褐色的門，半掩着。雨，不停的敲打着乾枯的荆棘條。老女人的手，臂一樣，抖簸簸的……沿着牆腳走，他一直轉過柳樹……

呀……

門給一隻粗糙，滿是筋絡的大手推開。

「誰呀？大雨天的……」

從薰黃的，僅有的窗口上，飄出來是女人顫抖，輕脆……的聲音。這聲音，像一陣風，撲在河面上。一下，落在郭斌的心底，震盪開來。一圈子皺紋，這皺紋，一直使他搖動！羊圈裏沒有羊。啐，啐……的哀鳴，是從破牙齒般的牆頭上，滑過來的。

院中，蓋滿了荒蕪的刺草，在雨腳下；一抖，一抖的，捨着一下下的雨珠……

他，無暇看那些……他多少有些狼狽的衝進門去。因為他的身上，在疲倦，難受。每一長方格，全蒙着一縷，絲首，籠籠蘇蘇的兩下顛斗，多麼的黃昏。是與昏呢？是度昏呢？

……屋中，像地窟，黑忽忽的。他，閉了一會眼，縱看出四壁的輪廓來。從一個懦弱的男人的肩膀上看見一張女人的，白的臉……

兩隻大眼，燃燒了郭斌心上的火焰……女人魔鬼！

「唔，唔……你老爺要什麼？」

那個年青的農人，膽怯，心細……向前走了一步，兩隻眼，凝在來的人的臉上，身上。好像這人給他帶來莫大的災殃！

「火柴火柴……快！」

倚在粗木柴桌的邊沿上，郭斌掏出一盒「小哈德門」，這使他指甲，有些微微癢癢的抽出一枝來，放在桌上。一會……又悉索，悉索的摸出一個小白紙包，從深深的軍衣口袋底上。攤開來，裏面是一小堆白粉末。很敏捷的，用指甲摳了一點，放在紙烟的一頭……眼，是惺鬆的微闔着。頭向後微仰。嘴，是紫紅紫紅的，夾着烟捲，放起高射炮來……

又……

火柴的光圈，微小的，照亮他肉絲很粗糙的臉皮，以及鬍鬚根青糊糊的……經過長長的一口吸氣之後，一縷縷香烟很可惜，吝吝……的，從兩個黑鼻孔上，遲緩的噴出來……

窗外，雨還刷刷的，敲打着土牆，樹葉，草……村外，無涯的荒草原上，除了風刮過來的沙沙外，沒一聲蟲叫。

女人，在不安的哼着什麼。底下，似乎有孩子的微鼾，不停的發出……

過了癮的郭斌，睜開血絲更多了一層的眼珠子，便開始像一隻貪婪的狼一樣，尋搜。

● 此處所用的「放起高射砲來」，并不是真的打飛機的高射砲，係一般人誤呼「吸白面」的

隱語。

一個女人——從窗口洒進來的微光，落在她右半邊頭髮上，臉上，粗花布的衣服上，……在那正直的小鼻子上，人們可以找到兩個安息的地點，那是眼睛。在長長的眼睫毛下，像深遠的兩潭水，在那水皮上，正波動一點詭祕的微芒，那微芒，是麻醉，是誘惑，……牠是誘惑的……

他開始把一些憤怒，給那男人。這憤怒，是多少攪了一半嫉妒的！

「……唔！謝謝……」

雨聲漸漸也稀落了。三里路是要趕的。抬起頭，窗外正慢遲遲預備好一個朦朧的黃昏。

外面有人的脚步声，踐着泥漿是皮鞋底噙呀噙的。他想起這是前線——敵人的索搜隊，也能來呵！自己的人！李星旺，鐵蛋，黑旋風，……也許會拋下自己，從雨絲裏先一步走了。——他感到微細的戰慄，電一樣條的穿過週身的皮層下。這戰慄經了一刻燃燒，又使他興奮，勇敢……摸了一下盒子槍，嘖的跳出去……

一星，兩星的雨，還頑皮的跳着……

竈洞前，站的是連長。正伸長頸子，貪饕的，把兩隻俏眼睛向裏面探望。郭斌微微有些妒意的呲了口痰。

「喔，是你……我們該回去吧！」

牧羊人，把鞭子敲着空中的雨星……咩咩……頭羊的頸子下，丁零，丁零……在澆濕的草原上，除了感覺到一種潮濕浸透褲管。他沉默……

四

又一天。

死一般寂寥的草原，給黃昏的灰色浸透了一過。草尖上，查查……溜着風尾巴。黃沙的嗚咽使這塊地方，更顯得荒涼，悲哀……彷彿有多少望着遠方死去的

幽靈，趁這會出來，舞蹈。草葉深深彎下腰。兩點微小的水平星，從南面彈出來……藍，灰白，黃澄澄。一刻以後，這裏將要是一個洒滿了星光的草原了。看七月的黃昏是多麼快！

草蟲悲哀的吟着……一個嘍叨的女人，訴說心事一般，吟吟……

悉索，悉索……一塊草地上，這樣響一陣，便又停止了。是野貓是飢餓的田雀？

……蟲，却嚇得爬在葉上，歇息了憂傷的低訴！

模糊的星光下，一條人影子立起來，提了兩下。

在遠處，樹身鬼影一樣顛抖，擺動……他按一下帽簷。從右股上吧……的響了一下。一把手抽出一把長的黑東西——槍，盒子槍。微微響着，似乎扭開保險機……叮叮，子彈帽輕輕的碰了一下彈槽……風，却頑皮的打動軍衣的口袋，叮叮，掀起來，伏在細細的，閃着啞光的皮帶上。

影子向前移動了……目標獨立樹。那西台村地邊上的獨立樹。

草，在腳上，腿上響，刷刷的，攔住往前邁的步。垂着頭，下巴尖尖的，埋在挺硬的衣領上。露水開始從草葉上滾……往裏腿上滾，他沉思，他爲什麼趁這夜間跑到這片荒草原上來呢？是受了長官命令偵查敵情？是怎樣……不全不是。

……這是前線，一個人這樣溜該多麼危險，然而……然而西台村裏有一個女人！

沉思……一點微紅的光亮，打斷這沉思……

距離莊頭的小樹，約莫一箭遠了！一盞燈，却從那兒飄呀飄的移動了來……提燈的人是遲疑，畏怯的吧？燈在手上，那樣簌簌的不安定，一會停一下，一會又勉強的往前挪移。

嘆……他的，鑽進草叢，趴下來。一面，右手探進口袋，掏出槍，像有一根線牽扯着。二姆指，很堅固的，便靠到護手圈上，面去了。

燈的紅光中，動着是兩個人的腿嗎……是自家人，還是……

……
五百步，三百步，……邁進着。他的手指慢慢向圈裏摸去，起着點興奮的顫悸。
燈却停止了。風，把火焰，一下下舐着提燈人的手。有低低的說話聲。

「老爺！你可憐可憐見我……我只一個女人，我沒錢……老……爺！」尾音是混合在一陣悲哀的嗚咽裏。「老爺！你愛什麼拿什麼，女人……我只留下我的孩子就夠了……」

悉刷一下，轉脆的一聲響：

砰……

震動了夜漸漸深下來的草原。……的一聲，脫出殼的子彈，掠過來。草裏的人把頭一低，恰好嘆的擦帽頂過去了。抬起頭來時，燈籠變成一團火，落在地上，突突的燃燒了一片死掉的草葉，如同一條從火鏈中抽出來的火鍊，發着亮。

跳出來，露水沾滿了一身，涼溼溼的。哈下腰板，跑了兩步。火却正燃燒了那倒下

去的人的衣袖，烙着肉皮，油滋拉，滋拉的……火苗，不安定的，攪着那張滋了牙，瞪了兩隻牛蛋子眼睛的，災難的臉。胸口，在一哆嗦，一哆嗦的癢癢起來。血，一灘黑流下來，手深深的抓進草根下去，抓，抓……

……哦！怎麼，這不是我想葬掉的那個人嗎？

遙遠的，一陣馬蹄響，驚醒他，他蹲下，把兩眼探望過去。二百米開外的草原上，正有一隻白馬影，迅速的，往黃楊木台方向急馳……

五

次日——

一陣清冷冷的起床號，泊，泊……震着糊窗紙。從一條張着的穹窿上，滑進來。塗了一層破報紙的黑牆壁上，薰黃的美孚油燈罩，淡淡的，把一條弧形的白色還抹在

那裏。夜色烟一樣順着坑沿，桌腳，門縫……向外流。浸進來的，是灰白，乳……耗子一般，悄悄的！

窗根外模模糊糊一片脚步，煩雜，吵騷。

這矮小的屋子，有一根彎彎的，橫在頂棚上的屋樑。像一隻老頭子的胳膊，支着牆壁，向裏面傾斜一點。

跟着這旅部的號聲，鷄叫似的，遠處，連續的一聲聲號聲，也響起來了。

郭斌揉了一下失眠的皺皮臉，打一個長長的呵欠……惘倦，却暗暗嘴在所有筋絡上，慵懶，疲乏，使兩隻眼更多更多的絞起無數的紅絲。這紅絲，牽扯到眼角那兒，堆起一疙瘩白膿一樣的眼屎。臉，灰條條的，泛着一層蛋青般的白，灰。他又連續的打一個呵欠。掙扎起來……

「奶奶個×那是誰……活見鬼呵！」

他正坐在坑沿，把左腿牢牢的，蹬在一條柳木板凳頂上。下勁的，往腳腿上，打一

條灰襠褲裹腿，——忽然，他想起昨夜的，夢也似的迷迷糊糊的事情來……手，停在迎面骨上。抬起鬆鬆的烏窠樣的頭髮。凝思。一會搔了一下，便有些零零星星的白沫，從頭髮根下落出來。

站起身，摸摸拋在桌角上的上身，濕糊糊的，給露水弄的。像從水盆裏撈上來的布條子。珍重的，找着口袋，摸……一隻烟斗。那是一隻夜間從那倒在荒草原上的男人的袋中掏來的，檳榔木烟斗。

一寸長的小鏡子裏，照出臉上多添了一條紅赤赤的傷疤，那是昨個夜裏走回來時——門口，飄搖着白紙的鐵絲燈籠，燈上搖着幾個紅字。淺淺的光暈下，一個站崗的，沙沙踩着腳走路。混不進去。怎樣說呢？自己，自己……他，透向後面去，爬上一棵彎腰的樹，悄悄去跳牆。星光是模模糊糊的，他瞧不見牆頭的荊棘。撲……的一下，刺在嘴巴子上。血流出來……

旅長，還躺在被窠裏抽西口土。牆外一片草坪上，却哄哄過來，那聲音從牆頂

的草上溜過來，煩聒着人耳鼓。

「扎槍數……一！」

嘩……槍托把砰的，碰在胳膊肘上的聲音，整齊劃一。

「轉步提槍數……二！」

「……」

這是一連暫時歸騎兵旅節制的新兵。——兵多半是跟紅鬍子^①牽老百姓家的小黃牛一樣，被招兵的小旗子，從鄉間硬拉了來，他們……多半是農人，有家有妻子……往往在刺槍疲倦的時候，也會幻想起手中的一桿七斤半^②，是在綠糊糊田

①「四口七」即指口外所產的鴉片煙。

②「紅鬍子」是一般人們對於土匪的隱語。

③「七斤半」即是步槍，因為舊式的大槍，重量多是七斤半，所以軍隊裏都這樣叫起來了。

地裏把着的犁頭來……可是背後，有一隻會提醒他們的臭腳板。當那沈甸甸的腳貼在屁股上，他們聽見：

「鬼孫……想個啥呢！」

他們已經沒有淚。淚早在夜間的破毛氈上，給蟲子喝了。

郭斌整理一下扔在桌上的紅藍鉛筆，畫着記號的，詳細地翻極典，參謀業務叢書……以及香烟屁股。跟着，坐在木條凳子上，巧妙的，搥碎烟蒂頭塞在烟斗裏。

小伙仗進來掃了一遍地……癡癡的，瞧着他把嘴縮起來，往外吐烟。烟，全變成一個圈，一個圈，飄在空中，好半天不散開。

「郭參謀……昨兒夜裏一聲槍，你聽見嗎……這兩天……」

「唔……唔一聲槍……還怎麼呢？」

郭斌笑了。笑中帶着狡滑，機警……小伙仗也笑了，傻頭傻腦的笑了。

「一早，旅長就派值星官去查了……說就在附近！」

「查嗎？……哽，沒回來。」

小傢伙出去了。門無情的搖着撥開雲頭的太陽光。牆外，兵們還刺着槍。除了槍把聲漸漸散慢之外，加上一陣牛般的喘噓……不停。郭斌閉上眼，啣着檳榔木烟斗玄想……夜，槍聲，這與他有什麼關係。槍，不是他放的……輕快的，從掛在牆上的木盒子套裏，摸出槍，退去子彈，扭好保險機……草原，是的，草原有着枯乾的麥秸泥味的風，霧水，這全對他笑。西台村地邊上的一棵樹，還有……那個女人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的女人……

——那傢伙，這會是小寡婦了！

忻快。他嘖嘖的在大腿上連連拍了兩下子，震得塵灰從馬褲的兩翅上往下抖。窗洞外——這會，一陣踐踏着的，雜亂的馬蹄聲，踢着浮土，嘖拉，嘖拉……門口有人喊「敬禮！」郭斌放下烟斗，烟，青色的，還一線線的往上升。他拉開歪斜的木板門，邁出去……陽光，從簷上的草頂射下，晃着眼。

互相敬了個禮——值星官是三官廟裏的李星旺。

刺馬針在油亮的黑馬靴後跟上，丁丁的響着，閃着白光。向上房走去。背着十字袋掛着盆子砲的隨從兵們，來來往往的，在台塔前走……地面荒瘠的，只蹣剩下稀稀落落的幾根黃草梗。對面牆外頭，一棵探手過來的針葉樹，沙沙的響。天水一樣流着，沒有皺紋沒有影子。

郭斌聽見裏面噙噙咕咕說話。不時，旅長嚙嚙的又嚼着牙烟槍嘴子響。

溜馬的騎兵，從門口外橫着過去了之後。李星旺挾着灰布軟胎帽走出來。臉，微微有些紅……

「怎麼樣……你沒白跑？」

「唔，郭參謀……吶，吶，是的，沒白跑，在那片草原上，一個死屍……年青人，左臂的皮膚燒烙得胡了是呵！他一定提着紙燈籠的，我知道……不，我想……是謀殺吧？近旁有一堆草塌下去，似乎有人在那兒趴着過……」

「哦，哦……趴着過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兩下分了手，因為旅部的大門口，老號兵，又開始紅粗着頸頸，鼓了腮幫，吹起吃飯號了……李星旺拈一下帽簷，忽忽的一按馬鞍跳上去。幾個揹着馬槍的弟兄，也噔噔……跳上馬，走出去……門口，他們一伏腰板，一鬆綱繩；一行烟影裹着馬上的人，達達的急馳開了……

正午，郭斌得寫報告，怎樣寫呢！關於那夜間的一聲槍響……還是馬虎點吧！一面，他伸手去摸那小烟斗。

草原上的風，刮過這面來。他，惘……

斜垂下來的陽光再也不是他的眼了。

西台村上的農人，多半躺在門台上，擺着肥頭肥腦的蒲扇，噫……噫……，蚊子，像河面上的水蛭一樣多。噉他們赤臂上分泌出來的汗液。那汗，微微帶一點牛羊的膻味。吃着羊呀，牛呀，這兒的人，從小夥子一直變成老頭，一天天，永遠啃着骨頭……有的，叮上一口，兩口，立刻腫起一個紅疤，癢，癢……

「×他娘……噠，噠……」

有的急躁着蹦起屁骨來。村外，一面是草原，一面是莊稼地。莊稼根下，旱蛤蟆，也啞叭着嗓子叫喚。

黃昏，很快的往下沉。悶熱，窒息也往下沉。

離村口百十步的小巷口，一條獼猴頭黃狗，說着嚶語……捲伏在牆腳底。柳葉條子，就狗尾巴一般活動，擺呀擺的。一會平起來，一會又落下，蟲蝕的葉子，便一溜，一溜，打着盤旋，落向下面井口去了。這會矮牆頂上，飄出來女人的低泣，孩子的微嘶。

……

星光，照不清院中的荒草。由聲音上去揣測，是荒涼悲沉！

小窗上，吝嗇的吐出一塊四方的黃影來，哆，哆……死命的微抖。一若人們在嚇怕時，跳抖着的血脈。光，投向院中，艱辛的，兀立在茫茫夜下的丁香樹枝上。葉子，刷刷的拍着風，拍着人的心！

「寶寶睡……吧……你爹，嗎……你爹……」

一陣風，從草原上來，是裹着死者的哀悲的訴語嗎？簾笠的掃着土壘子牆版。

牆頭上，不必要的半黃草，在稀微的星光下搖擺，笑！

地邊上，倚着樹身蹲在茸茸的草葉頂……郭斌，瞧着一粒粒星，彈出來。有時，候的一隻拖着長尾巴的賊星，在遠空上，閃一條藍湛湛的長帶子。星全映着眼，似乎搖搖的要落下來。他微閉着眼皮。聽村中的騷動聲漸次平下去。

消磨了半袋子烟葉。嘴唇，咬着烟斗嘴麻辣辣的。

嘩，嘩……

女人們，臨睡前，照例拿着燈燭去看羊圈的木柵門……提醒了羊，擺着鬚，在
禿，禿……燈影下叫。

蟲聲，從背後的草原上，很煩雜的，攻擊着這守夜人的耳鼓。螢火呢？提了小小的
燈籠，像貪心的，在尋覓一根容易棲止下的草梗。飄忽忽的從頭頂上，不聲不響的，吹
過去。

——是時候了！

粗大手掌，自動的摸了一下盒子槍露在外頭的把子……把烟斗塞進口袋。
他，膽子斗一般大，只要有槍在身邊，便會笑，槍是他的生命。正如同這裏的女人，
貪婪的愛着每一隻羊，每一隻小黃牛……一樣。夜，是霧樣的，濃濃的下垂着。捉摸不
住一點邊際。他呢？却很忻快的，踢一下脚，沒人黑夜去，讓夜雨似的淹沒着，吞蝕着。
門台上的蒲葉扇，間歇了。剩下的是無主的駢聲，搔癢聲……

費力的搜尋着記憶中的一口井，一棵落着葉的柳樹……

黑暗裏他摸索着那柴門。門是稀鬆的拖着，經了腳的蹣跚，悄悄的，張開了一種乾草味，從黃灰色的小麥稻屯上，飄散出來。土屋的輪廓是隱約的，黑……只一把鋤，嘴，鏟，躺在地面上……那上有過誰的手澤呢？白天，王二姑，她會落了兩點淚在那白的鋤刀上。

她，這會正從夢中思索：

——眼着八月尾到了。沒有了男人，誰去拿把鏟刀，幫自己呢！

——白天的那軍爺……把幾個騎馬的兵士，留在村頭上，他自己跑到屋門口來，借杯水喝的那人他年青……在那厚厚的，緋紅嘴唇上，充滿着青春的笑意的人兒，是多麼可愛呵……發亮的長筒馬鞋上，叮叮的刺馬針，頭皮的敲着人的心。他年青，是呵……自己的男人比他笨，然而……

兩股思想絞着她，始終沉不下去的心。田地裏綠得發黑的莊稼，三四天沒回來

的男人……他死了，是的，可是那夜，他爲什麼那樣瘋狂似的要出去呢，他有情人吧？……白天的那個人，扭着她手笑的那個孩子，她，有些想把他當情人一般去思索了。這地方的女人，是熱情，自由……跟荒漠的草原一樣的……

靜悄悄的，只有孩子的微息催眠着。

一點聲音，低低的發在院中。是草葉在人脚步下折下去又跳起來的微響，這使她的脈搏，微微緊湊了一下。並沒有延長。草原上生長出來的女人，是略微有些過愁，……傾起腦袋。她無疑的，知道那是一個人。

——是那年青的小夥子？

把眼睛湊上窗洞。一條黑影，正來推木板門。星光——似乎落着的眼淚，使整個村莊沉睡了！

天呵！是怎樣的一個強人！我的男人呢？……

屋中，手電燈微藍的光亮，倏的閃一下，又落下去了……

「你是誰？……我……我不要你……滾你的蛋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去……去……滾你的蛋！」

「嘿……你要命！聽這……」

乒乓的一陣。似乎是郭斌從盒子裏掏出槍來，木盒碰着皮帶環的聲音。槍——

是罪惡進行的工具。牠是染了世界上所有的污點的傢伙。槍！

男人，殘暴。粗獷的，狼一般的笑。

沉默，一點殘酷的細聲，在夜腳下延展……

夜以一種遲緩的脚步沉落，露水珠，在草葉上滾，滾……

草原上刮來的風聲裏，雜着遠遠……的，馬的蹄子響。漸漸向這面近來。天空，是塗了一層濃濃的黑水一樣，陰暗，憂鬱。離星子近的地方，便顯出一圈圈海藍。跟着星的映眼搖頭。天河，有些掉了角，從那發白的一條上，似乎有多少小船在競渡……也

許是撕碎的雲片，迅速的擲投，……

門台上的莊稼漢，拖了扇子，全擠進矮屋門去了。

另一面，田地上的莊稼，在露水的灌溉下，叭叭……的，生長着，像有人在拔。汗蛤蟆間歇下去，蟲聲，却不停的從豆葉下吹出來。那面，草原上，也是不停的吟呀，泣呀！

郭斌看着眼前登着的女人的乳頭。那是一堆沒有靈魂的肉……她的靈魂在草原上。

深夜，使他很急灼。摸着枕上，別人流着的一攤淚漬，濕糊糊。他又笑着自己的勝利了。——這會有輕微的馬蹄響，在村外地邊上。軍人的耳朵，是要比狗耳朵還尖，纔行。一下他爬起來，披上衣服，輕輕的溜下地。回頭看看……那女人，似乎還憂鬱的埋在可怕的顫慄裏……

——敵人，一定！

顫着盒子槍的手，堅穩的挺了一下，揉揉眼睛，走出去。

一陣陰暗的涼風，撲進袖口。他打了一個寒噤……村落沉於死默中。馬聲漸漸
近來。

——也許就有人在牆根下？

電閃一樣的思路，沒有頭緒的，在身上，腦子上急動。蹣跚着腳走近柴門，湊上耳朵
去，沒有，沒有，只是背後起了孩子平常的痞啞的嘶聲，攙在媽媽的哼聲下……推開
柴門。柴棘的枝條，劃了一下臉皮，熱辣辣的……惘倦，疲乏，絞着他。他好像馱了七斤
半大槍，水囊，飯包，行了半個月軍的兵士一樣，慵懶，無力。

馬，白色的，從巷口出現時，他已經臥伏在路旁的一塊大石後。槍，在手上。手，放在
右臉邊。頭側着。左眼，瞎了一般閉着。——一會，兩眼又牛蛋子樣瞪起來看……

——一個人，唔……一個人？

從黑暗，他分辨得清，那人是穿着馬鞋，輕快的走……馬，在背後。從鬚鬚上，落
着白的噴氣。

一種爆炸彈的輕碎的轟開，在郭斌的頭頂上。

——呵，可是他……

混合了妒意的，艱辛的一句話，在他心上浮動浮動……星光下，悠悠的，邁着步走來的，是他的朋友——是同他一齊到西台村來躲雨的李星旺。臉，在微暗的黑夜下，不會看清……可是，那走路的搖擺，寬寬的，有力的肩膀的聳動。平日被他看熟了的一切姿態全使他這時確定的認出來。一點點憤怒，從心上慢慢漲大，一直到每條澎湃着的血管上。他想跳出去給他一槍……完他的蛋吧！可是，可是他沒動……他知道李星旺是小水牯一般壯。射擊，比線牽的還準確。他沒動……

一直等李星旺吹了一下口哨，低低的，把馬也拉進柴門去。

院裏，飄出來女人的輕微的笑聲……

「×他娘的龜孫……叫你們一塊完蛋，哼……」

西台村像一隻被人遺棄的老牛，昏沈沈蜷伏在草原邊上……狡滑的笑，使他

的急灼的嘴唇，顫抖，微張，心在癢癢的，起着不十分平凡的激動，披了一身，從草葉上沾來的露水……

他彳亍的，很可憐的，垂了頭，走着來時的路線。

七

近正午的太陽停在屋頂上。守衛人的脚步，沙沙的，像在夢中一樣。

灰黯的牆壁，對他竊笑。桌上；紅皮的書，鉛筆……全跳起來，向他竊笑。壁上，被長長的皮帶拖着的盒子槍，似乎立起來抖，像受了侮辱似的……他，整天整夜，陷於稀泥窠中。他想拔出一隻腳來，可是稀泥窠也向他竊笑。

在紅格子的報告紙上，他寫下：

『……因為整個前線計劃之推進，兩方形式，漸陷於緊張中，兵力之分派，相當

重要。騎兵旅旅長張，以駐在地接柳草原，似甚空虛，難防。故今晨，特派騎兵第四連，全連由連長李星旺負責……」

郭斌的頭漲起來，近於昏潰，——一隻手，輕輕按了一下額角，嘴唇，咬得是漸漸白起來。

「……移往西台村駐受，成爲犄角之勢，以收彼此遙應之效……」
報告給興盛旺來的人拿走了。

一頓小米飯以後。晌午的號聲，很慵懶的，在空間沒有多大的耽擱，便消散了。……遠處，人家的公鷄，站在高高的土牆頂，或是樹枝上，叫喊，一落，一接……郭斌如同一個熱症的病患者。腦子多少有些是近於迷糊。這種迷糊，是使他從枕上透出來極輕細的嚶語……他睡着。

——自己失敗了，一身露水是白費了！

想着李星旺的騎兵，當一清早，天上的浮雲還沒給太陽掃淨的那會，從草原上，

正往這面，吹着微微讓人窒息的臭霧。騎兵，達……的，等候在旅部的門口了。人是屏着氣息，沉默，馬呢？咬着腳底下不很豐富的草，不耐煩的，一會仰起頸頸，嘶了一下。經了張旅長的訓話。像一攔風，馬蹄上滾着滔滔的灰烟影往草原上馳去……

——他去了，他帶了自己的慾望和幸福！

郭斌那會，看着漸漸消逝的小黑點子，默默的，叨唸咒語一樣點着頭。——西台村有一個女人。她有着風情的一雙大眼睛。那眼睛，使所有的人瘋狂，忘掉死……夜，草原上一聲槍，槍是輕脆的……

那夜的槍，是誰放的，他開始平白了。

一點不平勻的憂鬱浸蝕着他。睡眠，也變成那樣不安定。

班長黑旋風，托了一下脊背上的小馬槍。馬尾巴，是直線的，平起來的。草，在蹄子下，一窠風，倒塌……

這一行是十個人。疲乏，慵懶……剛從前線的一個卡口上，換下崗來。站了長長時間的腿，全木漲漲的，蹬在腳鐐子上面。微微向前踉起來。

「要幹，不幹……奶奶的身子都呆乏哪！」

「哼！跑到西台村又幾天了！」

「嘿！三天了……嘿！你知道連長上王家……！」

「狗生的年頭……只許頭兒弄×，小兵的×就應該自己喝掉！」

馬鞭在手腕上，一根小髮辮般的，給風吹得搖擺起來。身子，是遂了馬背，水波一樣，一高一矮顛簸着。馬，一氣跑下坡頭來。在坡腳上，是一片陰森森，晦暗的，散發松脂味的大樹林。鳥躲在深處叫。一絲一絲風，從赤松的頂梢上，帶下來天籟的細語，松脂香，便從迎面風頭上洒着。天，是醉薰薰的。

太陽直線的拋下來，身上汗蒸發起來黏黏的。

嘩，嘩……頭一個雞蛋一翻左腿，從馬背上跳下來，馬的鬃鬚上，穿着稀稀的幾點涎沫珠。

黑旋風勸着紅花班的蒙古馬，打盤旋。一面，仰頭往前面看……

從樹梢上看過去，瞧得見一片黃色。那是草原。往這面，有一條紅藍的旗子，在颯颯吹着風。

「我們……」

「嘩，忙個鬼孫呀……連他個大圈圈……從林子裏穿過去完啦！」

人們全下了馬了。各自牽着背後的馬，走進樹林去。立刻一陣涼風撲下來。馬輕快的擺着長臉，頸頭上的鬃毛，全撲拉，撲拉……跳着。人的脚步盪着樹根下的青草，蚱蜢，使流星般扯開兩隻粉紅的小翅膀，一彈長腿，突的飛開……針葉，密扎扎的篩着天空上傲慢的太陽，變成一點一點的細光，洒在人的，馬的……脊背上。槍呢……

準星尖●在一閃一閃的笑……

低下頭，一人裹腿上，沾了一堆野蒺藜，狗巴節●一樣，抓牢不動。小草，怪可憐的倒下，任憑馬的踐踩，以及大的嘴巴的啃嚼。可是，風，微緩的颳斗一樣的一拂，便又挺起腰活潑了。

走過林子，斜下的太陽，照紅了眼前刷刷響着的莊稼葉子，搖搖。

傻公鷄哈巴着，滋了牙的破幫子鞋……從口袋裏掏呀掏……摸了半截皺皺的烟頭出來，按在嘴唇上。一面湊到馬肚底，又……的，劃了根火柴，烟，青色的，便順着馬肚從馬背上飄散出來了……

黑旋風有梁山李逵那樣一隻臉子，濃濃的眉毛，死鷄般，蟠伏在黑鍋底樣的大

●「準星尖」是槍口上面瞄準器的尖端。

●「狗巴節」伏在狗身上吸血吃的一種蟲子。

臉上眼瞪起來活像個小孩子的拳頭，鬍鬚茸茸荒草似的，從不十分緊的灰帽沿上露出——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？鐵桶似的硬漢子，他給砲烟迷過眼，他沒死。到現在，左腿骨上，還藏着一枚子彈胎，使他走路變成一跛一跛的了。

瞪了抽烟的人一眼，笑着，上嘴唇一直聳到鼻尖頂上。

「哈哈……那兒檢個雞巴烟屁股……」

「唔……你犯癮我先讓給你一口！」

弟兄們，全是跌在災難中的人，全都互相和藹，親善，……一行影子，這會就倒在田埂上。

……

西台村的人們，全下窠雞一樣，亂糟糟，咽不下一口飯去，……眼瞧着八月底到了。夜間，踩地邊的人回來，聽着蟲子，混蛤蟆，打成團的蚊子，……蚊子嘴，也開了花。他們眯着眼睛，眼巴巴等候一場好好的收割，莊稼在夜腳下，永遠拍着清涼的風。

那天早飯後，突然一幫馬隊開了來。

黃的馬鬃弄得滿處都是，門台上孩子們骯髒的小臉上……人們背着臉落下淚。偶然，他們聽見前兩天磨得雪亮的大鐮刀，掛在污穢的上牆上。像牢獄中的囚犯，猛然看見親人一樣，落下淚。肥大的老母雞呢？被一隻隻殘暴的手抓去了，剩下零亂的雞毛，雞骨頭……

莊稼不准秋，是命令！跑的使得槍斃，也是命令！

命令的繩索拴牢了人們的頸子，只有離村頭百十步遠的那小巷子還平靜。

那棵柳樹下，獍狗頭黃狗早沒影了。換上一個揹着槍的兵。

旗子飄飄……

連部在王家的隔牆。連長的笑聲，却只管從隔牆頭的丁香樹梢上落下來，往往攙雜了孩子啼啞的嘶聲，女人含着眼淚的笑聲……一切，全像是沒頭的夢幻，微微的，迷惑着王二姑的腦子。有時，她從那年青人的臂上，望着夜的窗口，流下大大的一

顆淚來……

李星旺陷在黏人的膠水裏。

黃昏，烟一般的往下沉落。鐵蛋啣了短烟袋桿，蹲在人家的土簷下，瞧小孩子們摸瞎魚玩……李星旺打着呵欠走出來。眼皮是惺忪的。兩個圓圓的肩膀頭，裹在灰斜紋布軍衣下聳動……

「馬……喔，馬飲了嗎？張排長呢……誰值星？吳排長……」

一邊說，馬刺了零丁零，敲着石板地踱步。馬牌槍在一隻小小的黑皮囊裏像一條尾巴，拖在右腿股上頭。一頓一頓……院裏，一棵小小的胡蘆樹，把石綠的肥葉，招展着涼風……牆外，不耐煩的，響着守衛人沙沙的脚步。

值星官，去旅部報告。兩盞馬燈，射着光芒，很迅速的向草原上飄去。

草原上，像有多少人吵噪，奔走……草蟲，不住嗓子的，一直想叫到天明……

月亮，起初是從東面地平線上爬出來。照見半個天，晴朗的，裏面有多少隻蝙蝠在飛……有時，牠們便把豆皮似的翅膀，搗得夜星全不耐煩的，眯一下眼。一會，樹林上，明亮起來。照見一棵蠻粗的大樹根下，兩個人，提着灰布帽沿，抱着槍……打盹。離他們五步外，一個人，很模糊，似乎是在一塊龜形的大石塊上，槍，微微的，碰在石上響。背後，約在樹林尾巴上，三匹馬啃着青草根。

前線是平靜的，沒一些聲響，擾動。

西台村死了一般，靠着草原溫暖的胳膊酣睡。只有樹影子，鬼樣挪移……

巷口上，一盞鐵絲燈籠，飄在柳樹枝上，下面，不清楚的，守衛人抖着槍桿……隔不遠，黑暗的影子下，也一樣有人走着，踱着……村口上，更多的人，刺蝟似的，蜷在一團。讓涼泔泔的露水，刷着單衣，風搔起衣縫，皮就蘇蘇的起着粟粒……

人家的土柵圈裏，啾啾……的飄着羊叫，還有馬，也打起響鼻來。

露天的人們，咒了一陣抱着娘兒們睡覺的連長以後，啾着唾沫，漸漸也沉睡着。一任草葉上的風，硬硬的拍着。黃河水，在遠方不停止的，洶洶的怨語着。

這會，一條狗一樣的黑影，正趴着從距離這一堆沉睡的軀殼約莫二十碼的草上，爬過去。一點聲音沒有。也許是草原上的風，太大，連蟲聲，都有時便刮得不知那兒去了。影子，似乎是蹣跚的，不時停一下，似乎看看有沒有人發現自己。一會，便立刻又傾下膀子，一溜，一溜……

門台上，死狗般的兵士，把鼾聲忽然輕脆起來，忽然又模糊下去。

那影子，很艱辛的從這堆人旁邊爬過去……每當剛一移動，便有一個人從夢中伸一下腿，或是哼一聲……影子，就條的又倒下去。這樣，露水從葉尖上凝成大顆，落下來，也會使牠停歇……

在土台下，清清冷冷沒一個人。牠——影子，從月光中立了起來。是一個人，瘦長

的個子，在水銀一般的月色下，攪了兩下。手裏是一隻短短的黑傢伙，很模糊，不過人們可以看見他兩隻正燃燒的眼睛……眼，是一個怎樣的人呢？遠處幾聲狗叫，影子微微一顫，沒入牆根。

沿着土壕往東，到了巷口，是清清楚楚，看得見一盞紙燈，昏昏的，照着一個人，在下面來回動。

那影子，又轉回來，走進一條橫在兩棵樹下的荊條籬柵去了。那裏有一堆堆小丘般凸着的垃圾堆。白天，孩子，羊，過路的老鴉……全在那兒排洩肚中的渣子的所，以一股臭味，鄉間特有的土味，混合着流動……從那兒，經過一片土礫，草叢，直到王家的後牆外面。

一刻後，月亮衝着浮雲，很稀依的，一個人影，從那羊齒般朽壞了的牆頂上，爬過去。

夜是濃的。星光，像落着的雨點，

西台村南面，——頭道卡口上，四個弟兄，臥在脊壤的土阪上。兩旁，全是搖擺着不停的莊稼。那擺着的影子，零亂的，落在他們身上。向前是個路口，……那路是一直從村子裏往吉爾召去的，……寂寞的臥着，一會便朦朧過去。忘了這兒是前線，睡眠開始把握着這四個人的生命了！

浮雲有時便勇敢的摸着月亮的臉。就在那陣裏……

四個人合作了俘虜了。等到睜開睡眼，明晃晃的，狹長的槍刺，已經頑皮的放在臉前，……天，是晴朗朗的，一條藍色。低下頭，手被鉗子夾着似的，麻蘇蘇……

一隊人，腳上，全是軟軟的草底鞋從路上走過去，……那四個人呢？豬一樣給兩個人看着扔在莊稼根下了。

露水，一點不停歇的落。

樹林裏的三個人，也從夢中驚醒，可是槍呢？……一個人，是陌生的，水帖一樣，在他們肩膀上，威嚇的踢着。那人是一身黑衣服，臉上似乎長滿了絡腮的鬍鬚。腰間

……槍，插在袋裏一半，那一半便攢在手掌心，……驚醒的人，想起馬來。馬却只管躲在樹樑下，兀然不動，似乎是睡着了。

一行人，悄悄的又偷摸去了。

……
王家的窗洞上，哆嗦的燈光，是很明亮。不像從前那樣暗晦的模糊了。約莫在半夜，孩子哭了一陣，……以後便又沉落下來。燈火從玻璃罩下，窺視着坑上睡着的人——枕上，女人的臉，是緊貼着那鼻子尖上，微微有幾粒紅珠子傢伙的臉，臉上，全露出一絲笑，蛇一樣隨了鼻翅擺動，……枕下，一把槍從那兒露出來，在那短短的黑把上，刻着一個馬的頭頸。那槍，閃着一點燈光。

外面微微悉屑一陣，一會又寂默了。

燈火在往下縮小，吐着綠的微焰，……一個可怕的黑手，從掩着的門上，慢慢的伸進來。門滋……的一響，那人一踮脚，早蹣的，跳到坑沿前，一手按着了李星旺的腕

子。驚醒的人，是呆呆的荒亂的。還摸槍，——槍却眼巴巴給突來的人另一隻手抓去。那人的牙是咬着，嚙，嚙……響。燈光一拂，李星旺睜着眼……

「喔，喔……你郭斌好……」

眼上吐着火焰，猛力的掙扎了一下，兩人便從坑沿上滾倒在地面。撕打……

嘍……一股崩潰的紅光。

一陣呻吟，手顫抖的，向天空抓了兩下……又一股血，涔涔的流滿了整個的胸脯。臉……裸着的腿，無力的蹬了兩下，便一切歸於終結的不動彈了。

郭斌猶笑着搓着澀滿熱血的手掌，兩眼凸出，一種殘忍的獸性磨難着他，他轉過腰，瞪了一下嚇得昏過去，哆嗦在一團的王二姑，微微的掀了一下嘴唇。臃腫的影子，便向那邊移動去……鬼叫一般，噢……的一下嘎聲，尖尖的，從女人的喉嚨上突出。女人，手緊緊抓着自己的頭髮……

嘍……

一下槍聲，條的從屋頂上掠過來。郭斌嘆一下把燈吹滅了。

黑暗中，女人喘急的喊了一下，昏過去。他呢？伏下腰一隻手裏攢一桿槍，踢開門，跳到院當中。荒蕪的草，絆着腳。剛剛站住，一顆子彈，又從頭頂上掠過，落在隔牆的院子裏。他回過頭，背後，一抹黑烟裹着火花，突的衝天去，一兩丈高……火，舌頭一樣，舐着天空，顫抖，顫抖。這火花，讓整個村子，全顫抖起來……

「殺呀……殺……殺……」

人聲，在村口上喊起來。孩子，老人……從甜夢中醒來，哭呀！喊呀！立刻弄成一團糟。

隔牆是吳排長的聲音嚷：

「弟兄們……敵人來偷營了……弟兄們……」

聲音異常悲慘的裹在一切聲響下面跟着槍彈從村外，就雨一樣的落下來，……火，黑烟濃濃的迷着人眼。樹樑，發狂了一般，在火光中搖抖，葉子，全像要飛開這

裏，郭斌掖好了一隻帶着血水的刀。又從後牆頂上跳出去，大叉步沿着垃圾堆，往草原那面瘋狂的跑。槍彈從頭上飛過去，不停的……

土台邊上，他看見黑旋風一眼歪着一條火蛇一樣，輕機關槍，拍拍……從他的手指上放射出去，槍半弧形的急急轉……

鐵蛋，傻公雞，臥在草裏，放着馬槍。

噠，噠，噠……

啪，啪，啪……

火影撲着地。人們瞧得見火光中一個黑人影，一個黑人影，跑，跑……一歪，便跌倒地面下了。

馬在狂奔，往荒漠的草原上……

槍，漸漸稀落下去，從黃楊木台來的騎兵，風一樣，已經把敵人打退了。

東面雲層在急急的變動着。起先是濃濃的灰色上，剝開幾條裂痕，跟着，滿天的雲塊，便野馬一樣，急急浮動開去。漸漸露出青蒼蒼的灰白。在那灰白上面，晃着一條條紅的，血似的影子……那是太陽，爬上地平線來。一會，又爬過樹林的頂梢，雲便愈淡，太陽就慢慢的把一片金光洒下來……

西台村溶解成一片黑，燒剩下的牆腳，可憐的立在那兒，餘烟，從那上面，烏烏的發散。樹，焦頭爛額的，擺着烙傷的樹身，不大靈活的，拍不起一點風……靠東頭幾家沒有燃着。整個村莊裏的人，密扎扎都擠在那兒。孩子的，老女人的哭聲。男人們披着破布片，搓手，頓腳。沙沙的聲音，迴旋，迴旋……

地上，躺着些屍體，有些是赤裸裸的，露着白的肉，血到處凝着……一股臭味，噁心的籠罩了草原的邊上。

羊，咩，咩……的，盡力往遠處跑。

遠處，槍聲偶然的啾，啾……響兩下。

草原上，草漸漸黃了梢，刷刷相互的磨蹭在一齊，煩噪，聒人……正是草子老了的時分，風殘暴的在上面搏擊，踐踩，一直到草不耐煩的咒罵起來，嚙，嚙……野鳥很少，他們是往遠方和暖的地方去了。剩下的，只是漸漸老僵了的草蟲，嚙，嚙的，在草根下抖着翅。過了八月的草原上，慢慢更荒涼起來……

一片草上，躺着一個人，初上的太陽，把光吻了他的臉頰。

頭髮是鬢亂得烏窠一樣掩着下面的臉——臉，像一片從柏樹上剝下來的白皮，浮着青色。眉，濃濃的，眼，瞪着。艱難的，白齒癯瘦的，露在嘴唇外面……

兩隻手，全攢着手槍牢牢的一彎，緩緩的從胸脯上，嘴角上流……染紅了一片草，漸漸變成紫。

風，從上面滾過去嘻笑，怒罵……似乎忘了這辛苦了幾天幾夜，弄了好幾身露

水的人，也毫無聲息死在草原上了。軟軟的，像一隻從座山鷗●嘴爪下搶出來的垂斃的小牛犊子。一塊肉，沒有了靈魂的一塊肉……

草原永遠是曠寂的……

不知從那兒來了幾隻小鷹雛，貪婪的，趴在死人的臉上啄。一會，因為搶一顆眼珠吧！便吱，吱……摔在一堆，打起來。有的掙開翅膀，飛上天空，落下一片片啄掉的翅毛。

●「座山鷗」是鷗中的最大者，產於外蒙古一帶，甚猛，有力，往往能攫食牛馬。

草紙廠

—

五月，桃花開了。

沿着五龍溪彎彎曲曲的兩岸上。火一樣，桃花從破爛的籬柵上燒出來，照紅了平溢的水流。水上常常有一陣野茴香味的春風，像含了多量的乳糖，微微刮過去。一夜細雨洗出湛藍的山，澆濕了的草莢，也朝着剛露面的太陽笑。

卜通……卜通，卜通……

老桿子把兩條結實的腿，浸在淺水中。水皮上，映着他黝灰的半截上身，緩緩的邊動。

面前從水中突出一根柳木椅子，椅上繫了一根黃的長竹竿，有酒杯口那樣粗。他，機械的不時撐了那竹竿，使勁的往水裏來回搗。便有一股混濁的微呈黃泥色的水，從他站脚的那塊泊口上流出來。慢慢和上流的大流水混合滾下去……

這段水，靠岸築了好幾個泊圈，用淺淺的河泥圍着。像死遠蓬一樣，水上，也露出無數根同樣的椅子來。

三月裏來什麼花兒嘍！

滿山紅撲撲……

呵，桃花杏花兒開！

……

順口哼着十分生澀的小曲。從竿子上濺起來許多許多黃泥星，飛蟲一樣，嘶嘶

的點在他從捲着褲管下露出來的裸腿上。

背後岸上一陣脚步響。

「老桿子！頭兒說了，讓你多搗幾下……」

「奶奶的，吃這碗飯真不是人！」

他，氣憤憤的丟下那條竹竿，竿便一溜，把粗些的尾巴，留在樁上的繩扣裏。一面掀起印着一圈圈汗漬的衣裳角，在額頂上擦汗水。

說話的人，轉過馬家那片籬笆障了。一邊走，一邊搖着肩膀上的擔……

老桿子叉着腰，兩隻赤腳帶着水，濕漉漉的站在一堆石塊上。臉上，微微泛着紅暈，一直插進耳邊骯髒的鬚髭去。

「老二……昨兒個晚晌……哈哈……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他倆笑着。笑得老桿子頭頂上盤着的小辮，都似乎想跳起，一條黑蛇似的一蹿，

一躑，紛紛掉下很多白的碎沫來。

老二嘶咚的扔下擔子，倒了一堆乾草屑在地面上，草發散着一股潮濕的臭味，很快的壓在風腳下了。他却空着兩手，沿着黑土的泥岸，走向緊吻着河水的淺灘來。

「頭兒罵了半夜，真有你的！」

「那婆娘呢……」

「唔，你還問她……嘿，你撒泡尿照照！」

老樺子扭了頭，下勁的啐了一口膿痰，泡泡，落在水皮上，——竿子，靜靜的柱在清冽的水裏。便有很多剛滋生出來的蝌蚪蟲，像無數的小黑點，圍着竿子不停的擺尾巴。水皮一動，便都很快的一溜，沒影子了。

汗像油水珠一樣，一滴，一滴……沿着多毛的大腿上流下來，混合在水泥星一塊。

卜通……卜通……

他順手搗了幾下，便把那竹竿拽出水來。下頭拴牢的那個稀麻布大袋子，稀泥
梁……不停的，從沉重的底端上，往下流黃湯。兩隻粗糙的手掌，攢乾了布袋。跟着就
解開口，傾倒出一堆馬糞似的黃渣子。在荆條筐的擔子上。

「奶奶的……打聽，打聽，五龍溪上，那一家撈起紙來哪！哼，反正水浸不着那狗
生的腿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咒怨——是苦工的常情！

老二沒言語，肚子裏却笑了。轉過身，他挑起擔子，又大叉步飛一般的走了。

剩下老桿子，濕糊糊的河風，玩弄着他肩膀上，撕碎了的破布片子。他抬起頭來，
瞧着西而遠遠的山尖——山，多給山桃花染紅了，一片，一片，塗了血似的好看。

他嘍嘍笑了。

五龍溪像一條龍，從谷口，把窠住的急湍，拚命的洩出來。奔放著，一直繞了金城縣西半面的草原，流……

牠，灌溉出兩岸黑油肥沃的田地。向西，一片綠，一直展開到山根的柏樹林下。向東，地却零零碎碎的了。多半是夾在農人們小泥土棚舍之間——棚舍，鴿子房一樣，啣接着，排擠着，顯得那樣可憐的，歪斜着連續到圍箱裏去。

冬天，由乾枯的勾藤，掩覆着的籬棚背後，每一個小窗洞裏，常常聽得見丈夫撻打娘兒們的號洶聲，狗的吠聲，雞子的咯咯聲……他們在艱辛的過度着晦暗的日子，男人，每次感到生活上的一種灰色的煩惱，便去酒酒咒罵……

「娘兒們，還有孩子，你們要吃……呸，先啃掉我們的骨頭吧……」

娘兒們，便在忍耐着，咬着牙，盼望着整個風季快過去。一天，她們瞧見溪岸上，火

一般的桃花，便都欣快的，跳到屋門後，給農夫們整理鋤耙。

從下頭場雨，每天早上太陽還躲在稀薄的浮雲背後，西岸上，便聽得見他們嘯嘯……的招呼聲了。

從那塊棚舍往北——

一棵龍爪槐覆蓋着的破廟裏，却淹留着另外一羣孤苦的靈魂。他們同農人們隔絕着，彷彿是兩個世紀的人。毫不侵犯。各自把自己的汗水，一點也不放鬆的灌在自己的工作上。不過，廟裏的那一羣看來更可憐。他們赤貧，沒有家，沒有土地，以及那破爛的籬棚……永遠是骯髒的，和叫化子差不多。衣袖上，一冬天，磨破了不知道多少破洞。鞋，也露出大姆指，磨得紅赤赤的……

沒人管，這一幫從外鄉漂流了來的孤身漢。

這條溪水，被十幾家造草紙的廠子利用着。像這樣的苦工，在每一家齷齪的矮屋頂下，都尋得出來很多，很多。他們一樣出賣着勞力，出賣着靈魂……

低低的呻吟着，這羣流浪的脚色！

「猪鬃！猪鬃！」

農人家的娘兒們，還正眼也懶得瞧他們這一羣骯髒鬼。

他們生活着，做着紙。——原料是麥稈，草梗，上石磨磨碎了，再去淺水中撈，撈去灰塵，剩餘的那些渣子，他們就會憑着巧妙的手法，做出那種質料非常粗糙的草紙來。——這種紙，每年產量很驚人。除了一部份淤留在城裏的紙店那兒叫蟲子蝕蛀着，以外，全給小販的擔子運下山去。

他們混的只是兩頓飽飯。工錢，稀罕得合沒有一樣。東家吮着他們的血，老板壓榨着他們……他們外鄉人啊！

老桿子從去年便常常從那廟門上出入了。

前兩天。

晌午的太陽，晒得人脊背有點刺癢。

李頭兒悶悶的，從矮小的屋門口爬出來。兩眼抵不住那直射下來的光綫，便眯成兩條細縫。臉，深紅，像一枚熟螃蟹殼，彷彿只找得出一個蒜頭鼻子，其餘都紅做一團。

「奶奶的，出來了……」

坐在石塔前，一塊零亂的斷磚頭上，老樺子輕蔑的罵着，把胳膊悄悄拐了一下。旁邊的黑七，黑七猛然睜開閉着的眼睛，太陽一晃，連着打了兩個噴嚏。太陽，却爬上兩人敞着的破夾襖，灑在溶了一層鐵汁似的黑胸脯上，晃出一點白的暗影來，蟲子似的隨了胸脯，一高一低的蠕動。

旁邊，一塊掘開的長土池子，裏面滿是一冬天積雪所溶化成的水。浮面起了一

層綠沫，水，零辭着，卜，卜……一堆堆小泡沫，真珠一樣擠在一齊，在水皮上，給風吹碎了。風，刮過土池，刮上他們的鼻子，欣快的一條狗一樣，他們尖起鼻頭，緊緊嗅着那股濕土氣味。

池旁，一堆黃的垃圾，攙合了草梗，麥稈堆得高突過了屋簷。一棵半死的老石榴樹，也從那兒斜斜的探着手臂，枝子，網一般下垂着，底下，一盤石磨咕，咕……響着。

這聲音催破了午天的寂寞。

老桿子燈球一樣的兩隻眼，一條線的注視在那垂枝下。不時的，那兒，兩隻驢子黑的脚蹠轉過去……又兩隻……

「唔……」

後面，他瞧見兩隻穿了皂布尖鞋的女人的小脚，一拐，一拐……破西瓜皮似的，踩着地面。一直沒埋了腳跟的黃草屑，悉索，悉索，——踩着老桿子的心，他覺得心上被蹂躪着了。

——兩隻眼，勾人的眼呵，女人，鬼東西！

他陷於一種稀泥窠般的沉思中間，捉糊的，眼前憶起一張臉，他却連想到溪岸山，紅霞似的桃花。還有五月籬欄上突刺出來的野櫻花。呵，呵。這是三月，醉人的三月天，他有點迷惘，像酒浸了他的腦子，浸了他過身的筋脈。

呼……

一塊碎磚頭從耳邊飛過去，箭一樣。嚇得他轉過頭去，他瞧見黑七的臉上，聳着一塊腴皂似的白鼻頭，在振動。

卜通——嘩……

磚，打在水皮上，潑的，濺起尺八長的一條水花。一條把賴子伸向草堆上細細嗅聞着的花狗，嚇得夾着條尾巴跑出去了。

「哈，哈……」

黑七扯開破羅嗓子笑，驚得剛歇在樹杈上的那隻吱喳叫着的山喜鵲，扯開翅

勝跌得樹枝微微一顫撲的飛開了。

「挨刀子的……濺了人一身嘍！」

石榴樹下，老板娘低低的咒罵着。南來的風，却正好刮進他倆的耳朵裏去。老桿子瞪了同伴一眼，跣起來。那個嘍的啐了口唾沫，聳聳肩膀頭，沒有言語一聲。

老桿子摸着胳膊彎上新發現的一個破洞，走出去。門前展開一片青青的菜畦，有兩個包了花布的娘兒們在裏面灌水，一絲絲髮鬢從布包下擠出來，在微風中抖抖……。一拐脚，沿着那條狹徑，走過馬家的籬笆障子，便是溪岸。籬上，勾藤又吐出綠油油的葉子了。

一眼看不盡的桃花，一棵桃花，彷彿是一張女人的臉。

「這邊來，這邊來……老桿子！」

他正想着，聽見這愜熟的嗓子。抬頭去找，却是李福兒在岸脚下兩棵合抱的小樹下頭蹲着。這會，站起來向他招着手。

老桿子的腿到有些踟躕了。

——難道老板知道咱們的心事了？婆娘那鬼東西，近來，爲什麼時常只向咱們笑，遞眼神……是的，昨兒個晚上，老二不是說：咱們在夜間睡夢裏，還喊那婆娘過嗎……哼！真不知道是什麼鬼迷住那婆娘，長了那一雙索要人命的眼……

咬一咬嘴唇，唇上深深的露出一排白痕來。一步步走過去，他自己也開始嘲笑自己的心殼太空虛了。

樹影稀疏的，遮了兩人的頭頂。

談了幾句閑話，老板漸漸把話風轉了彎子，老桿子是油透了的，他早明白了，老板肚子裏裝的是那一塊鬼胎了……可是，裝獸，他不往上找。

「老桿子，今年暖的早呵！」

老桿子肚子裏在發笑——頭兒爲了什麼說這話，老板娘爲了什麼，一個人跑到石榴樹下，去磨草梗，麥稈……他全都明白。他更明白，頭兒是一隻餓狗，他是時時

刻刻在想法子，怎樣來壓榨這一羣，吸這一羣人的血。想法子讓這羣流浪漢，早流一天汗，他好早抓到一天利益……老板，是這一羣人的對頭。按理，站在自己的腳跟上，老桿子應該反抗，然而，被另一個念頭牽扯着，他轉了念頭……

那桃花，唔……女人的臉，嘴，那些眩眼的紅色，叫他失去了從來鐵一般的性根。
「喔，喔，是的，可是……」

他把兩隻眼，溜向腳下的水波上。

「不會，不會……你看桃花都開哪！」

李頭兒唯恐老桿子說出來，水涼，冰腿。橘紅的臉皮，更緊張起來，眼，鼻子，便皺成一團了。他站起來，像一隻狼，想攫住了眼前的一塊肉。他肥大的手掌，拍了老桿子骯髒的肩膀一下，一股汗臭味，却跟着手掌拍出來，觸着鼻子尖，他覺得有些嘔心，想吐，但是掙扎着了。

「我……我想早些開工，你幫我，老桿子！」

急促的，從他嘴唇上彈出來，使他感到氣喘。

「老板！五龍溪上，那家不是打頭雷纔開了，你老……」

「不，不……」

李頭兒搔着兩隻肥手，無語的低下頭去，像頭很沉重似的。太陽穴上一根青筋突骨着，彷彿一隻蚯蚓爬，爬……

老桿子暗暗笑了一下，他知道……

「暖，要說可是真夠暖了！」

他一邊搔着給風吹落額頭上的頭髮，自己搗着什麼鬼似的，却偷偷瞟了紅漲臉皮的那傢伙一眼。這時，山尖上，刮下來一陣涼潑潑的山風，吹來遠遠噙噙的吐牛聲。

李頭兒給風一吹，抬起頭來，望了一眼綠淇淇的溪水。聽見老桿子轉回來的話，就又笑着，湊近了一點，也顧不得那薰人頭眩的氣息。在老桿子身上，病菌般散布

着了。還有那兩節粗糙的手腕子，裂着白紋，和松樹皮一樣。他還不停的搔着頭髮，一陣陣白沫，便飄落了兩人的肩膀頂上全是。

「不能白用了你，我給東家說……你好，唔，你好……」

悄悄的，一面把兩隻耗子眼，迅速的，往四面溜了一圈。老桿子搶着說：

「你費心，老板……我想這樣……」

往下，聲音就細得聽不見了。然而確是說着，那顫動的紫豬肝似的嘴唇，笑的眼，微微聳動着的眉毛，全在說着。

沉默，溪岸上，除了唧唧的小鳥，躲在高樹枝上，連一個人影也沒有。太陽像暖水壺中傾倒出來的熱水，一直淹沒了他兩人的脚面。桃花投在脚跟的水皮上，流着一條紅影，微微逐了漪漣的波紋，盪盪開去。

泪，泪……嗒……

下邊，不遠的一塊凸出水面的青石台上來了兩個娘兒們，擦着清冽的溪水，掬

洗衣服。老桿子使了一個眼神，說得起勁的李頭兒，便像一口氣喘不上來，哽着了。抬起眼來瞧了瞧，又把兩片嘴湊上人家耳朵眼上。

「哈哈，有你的，就那樣辦，就那樣……」

老桿子低頭瞧瞧，太陽影已經從腳跟下往東面歪了一塊，就分開了手哪！

「那天下雨……記着！」

走開了的李頭兒，嬉皮笑臉的，回過頭來嘆……老桿子却匆促的搖着手，他聽見馬家籬笆障子後，嘩嘩……的，有人走來了。那邊一瞧就一溜煙跑轉過一條鋪滿綠草土崗上的黃楊木林子去。他放下一顆心，裝着閒躍躍的樣子，倒剪了兩手，卻沒提防，哎……的一聲，肩膀上的綫，又綻了一條縫子。

太陽偏西了，藏躲在老桿子衣縫裏的虱子，又都翹起尾巴，往回鑽，他兩隻手便不停的抓着。

轉過籬笆障子，却是老二提着稀爛褲腰從一個麥稭圈中擠出來，麥稭零落的

擦着他的臉，弄出條條白印。一露頭就聽見從金澄澄的一抹斜陽中，蹣跚着，拐有兩隻鮎魚脚的老桿子了。

「誰呵？請你酒嗎？」

老桿子瞧着那年輕人的長大的影子，心上突突的跳了，像一隻野貓給窺在那兒。知道老二聽錯了，纔舒坦的吐了口怨氣。

「唔，沒有，沒有……林老標子說着玩呢！」
輕輕的遮掩過去了。

老二，跟他並排的，從那條夾在兩邊菜畦間，一條土長蟲似的小徑上，走回去。

四

春雨，落起來，一絲絲的，蜘蛛絲一樣，落起來。

傍晚的灰影，煙似的，從矮窄的屋簷上，很快的壓下來，浸透了黃昏的片片。人們的肚子，都咕咕的叫起來。

「銀腦袋囉！……囉！……」

老桿子從那一堆黑影裏，伸了一個懶腰，尖着嗓子瞎嚷。
——雨，下得真湊巧。他和老板的鬼主意，更好拿出來幹了。

那一堆，在黑兀兀的矮屋裏，真不容易一眼便看出來。狗一樣靠着四腳的牆根下，睡着的全是。挨地皮鋪的葦蓆，早給摩蹭成土色了；……黑暗中，只剩下人們的眼睛在滾，滾，在那微亮的光芒中，含着多少流浪漢不顧一切的神氣，含着多少在另一種人蹂躪下，激動起來，火一般的神氣；……那些眼，正在那裏吻合，接近；……

外頭，無邊的絲雨，霧一樣，濛濛的，鋪在空間。

從那兩個拳頭大小的窗洞上，瞧得見雨絲裏掠着翅膀的燕子，很自得的飛過去，又飛回來，他們的煩惱的心，也跟了這春天活潑起來，像雨脚下，在五龍溪上漲着

的水。

地獄！——冷淡，慘酷，吵嚷叫，充滿這一塊地。

這一幫從外鄉流浪來的人，有的是在一陣兵荒馬亂之下奔逃出來，有的是窮
酒，……給淘汰出來，不管怎樣，他們沒有家，他們記着的，只是這世紀一張災難的
臉。在東家的手下，過着流汗的日子，正如同農人們爲了食慾，而用少量的豆腐渣，去
餵養了一圈豬一樣。

整個冬天三月，他們總是閒着的，因爲溪水中，沖流着微泛青藍色的冰塊，碰擊，
粉碎……

春天一來，他們就該開始忙了，開始的日子，不知道是那個多嘴的人給留下的，
以打頭雷爲準。於是一到落雨天，幾家草紙廠子的頭兒，全都得傾起耳朵，仔細聽上
一夜，兩夜……

頭兒的背後，還有東家，東家多半是肥團團的富翁，他們只會躲在城裏面，發散

着臭味的巷子中。

淅……淅……

土池上的水，給雨點打得發響。

「餵腦袋囉……囉……」

老桿子又拿出唱梆子腔的那份嘎嗓子，高喊……衝破了黑暗裏漸漸凝固的寂寞。冷不防，旁邊來了一拳，碰在他堅硬的，挺着的胸脯上，嘎啾一下，打得他眼前冒火星。

「那個狗娘養的？」

黑影中，大家咯咯的笑起來，都瞧着他摔了頭頂，蛇一般的來回盤轉。

正鬧着，一條女人的尖嗓子，在雨中喊：

「吃飯囉，吃飯囉……」

一窠蜂擠出去，一人澆了一身細雨點，摔了幾個磚頭大的硬饅回來，嘴唇的嚼咀聲，一陣陣在暗中響着。

飯後，有的人便倒在蓆上，放出鼾聲來，有的人便圍了一圈說笑話。

豬一般的日子，又給消磨了一天。

夜深了的那會，老二從夢中睜開眼，聽見一陣悉索悉索的聲音，一條黑人影，正悄悄的，蹣手蹣腳從別人的頭上邁過去。他很驚異，欠起身來瞪着，那人一直蹣到小窗眼前，把臉湊上去。

外面，雨刷刷……的響在那棵樹葉上。

一條露水閃，倏的一亮，照見了爬在窗眼上那個臉。

——敢情是老樺子。

他嘆喏一下笑了。

雨落了一夜，五龍溪的河水漲有二尺。

早上，鷄叫了第三遍，一羣孤苦的靈魂還沈溺在甜美的夢中。老樺子却打了個呵欠醒過來。

他覺得臉上有點發燒，想起昨天和李頭兒商量好的話樣——他知道，那是剝削着自己同伴的血和肉的，中間也有着自已的血肉……他能甘心那樣伸手去剝自己的皮嗎！爲了那顆臉，桃花似的，勾人的眼……他想摸到那婆娘。

「唔，唔！」

像從迷夢中提醒了自己，他微笑的，點着鬍鬚的腦袋。

小窗上悄悄爬着雨後初上的日光。

他想起夜間在那裏，聽了半天，只是刷刷的雨，沒響一聲雷。瞧着雨後蔚藍的響

晴天，平日該是多麼欣快，然而這會，這會心上像懸着一隻吊桶，七上八下，不大安穩；向四下掃了一眼，沒人醒來，等到眼光再停在有着三根鐵柵的窗洞口上，那裏却露出半個橘紅的臉，滾着兩隻狡猾的眼珠，朝他點頭擠眉毛，他會意的笑了一下。那臉同眼又滾沒了。

「呵哈……嚇……」

黑七一蹣跚打着呵欠，把老二也吵醒了，老二一睜眼，瞧見老樺子坐在那裏，心裏就想笑……

「好大雨，黑小子！你聽見沒有，打頭雷了……三聲……」

老樺子嘴巴有點顫抖。

「嚇！打頭雷了！」

「……」

黑七揉着很角兩淮白的狼采，帶着鼻喘鼻涕的底音。望着的人，那估麼一下坐

起來。

「頭雷！」

「……」

這時，太陽光條的一黑，從矮小的門口上，塞來一條黑人影，臃腫，顫抖，投在地上。——老板，一隻手在摸着嘴巴上的絡腮鬍，走進來。

四圍懶狗一般的，全挨了他一腳尖，嚇得爬起來，呆呆瞧着。他却遲緩的，而且很沉重，一個字就像一顆鐵彈，從他的嘴上壓到別人的心上。

「伙計！年也過了，節也過了，咱們預備動手吧，是不……昨夜，昨夜雷……三下！」

末尾，兩眼完全移得老桿子的臉上，伺候着什麼似的。老二一張笑的鬼臉却直在老桿子眼角搗亂，他只好低低的垂下頭去。

沉默，鐵一樣的沉默，在災難人頭頂上飛，飛……

老板輕快的轉過腳跟向門口走，臨到門限上，又忽的翻過身來。

「好，好，明天，就是明天，我們動手！」

——只有老二心裏明白，老板和老桿子之間，弄的什麼玄虛。

人們，都想儘量的享受着這最後閒暇的一天。

牆頭上，遠遠的山尖，給雨沖洗了一夜，藍湛湛的，插在晴遠的空中。地面稀鬆的泥土上，透出一種極模糊的黯綠色，似乎是一夜間生長出來的青苔，一片，一片。農夫家的鷄，咕，咕……的，從門口溜進來，伸了尖喙在那兒啄着稀泥漿。

吃完早飯，李頭兒揩把臉，從矮屋中爬出來。

「囉……囉……」

牆外起了一陣娘兒們叫豬的尖嗓子，裹在微風中，吹開來。

樹身後，露出兩個骯髒而寬大的背影，悄悄的，把頭伸在長滿綠葉芽的樹枝裏，囁咕什麼……聽見老板走來的脚步声，纔瞥了一眼，走開了。

老板匆忙的，拐着兩腳——瞧他頭頂上，頂了鼻煙色的破捲沿毡帽，一定是進

城去了。

「吓……」

「還有那漢奸，咱們怎樣……」

老二低低說了一句，同着黑七，揚了兩隻黑炭條似的手，呵，呵着走出門去了。池面，像一片鏡子，春風吹不起一點波紋來。

人們，閒散的，在溪岸上散着步。

一個老人，從上流沿着溪岸趕來了一羣白羊，他嘴上的鬍鬚是灰白的，臉皺着像一枚胡桃殼，那麼不舒坦。一面把鞭子下勁的平空揪得唵，唵……哨子般響亮。羊走到一片草場上，那兒有好幾排樺樹交織着，遮了太陽，太陽從葉子縫滑下去，金點一般散布在草莢上。

羊嚼着草，老人蹲在樹根下打盹。

傍晚，天又陰斂了起來，兩星星的風，觸着人面孔，誰都知道，又要下雨了。

老二忽然的發現了，剛纔還蹲在一棵桃花樹下，哼着誰也聽不懂的家鄉的秧歌的老桿子，不知啥時沒影了。

他也低着頭沉思的，沿了那爬滿了小草芽的狹路往回走……

極其細微的說笑聲，從草堆後送出來。

「唔……呵呵……」

老桿子的啞吧嗓子，另外一陣更低弱的女人的咯，咯，笑聲。

——呵，老桿子這小子，原來爲了這個呵！

他想着要湊上兩步去瞧瞧，却覺得背脊上一隻手掌沉甸甸的壓下來，他吃驚的回過頭去，捉着的是一張充血的臉膛，由紅轉變成醬紫，在太陽穴上，更繃得鐵青，滋着兩排牙，從那肥厚的嘴唇上，如同狗牙伸長出來。那人向他搖了搖手，身子本來胖得一簍油，這會，氣更粗一點，熱突突撲在老二的臉上。他知道一場風波要掀開了，自己使一挪身子，閃開那條路，心裏却吃吃笑了。

草堆後，一陣錯雜的腳步響，亂蓬蓬的。

「唔……跑了，跑了！」

嘆……

老板，水牛般的軀體跳了過去，老板娘鬍鬚了的髮髻，早攢在他鐵般巨掌裏了，她却死命的，扯着那虛掩的毛藍布的衣服往後躲，掙扎着……兩個人的聲響吵得啄着草梗的田雀，都嘆，嘆……飛往兩岸的綠田影中去。

老板，抓着呻吟的女人，鑽進草屋去後，一種粗野的咒罵聲，不停的，海濤一樣震撼着窗紙，微微的響。

老板子心跳着……

拐過彎子，迎面差些頂在誰的身上，抬起頭來，却是那時時刻刻把個搗鬼的臉，現在自己眼前的傢伙，一棵結實的小樹一樣，站在蓬亂的草屑上，臉微微仰着，鼻子旁，刻了一條笑紋，不動。

老桿子沾滿穢污的臉，也條的變得紫茄子一樣了。這種污辱，咬緊牙，他恨那翻了臉皮的李頭兒，他是……

「歌……歌……」

他醒悟過來了——這是老板的一個圈套，是那婆娘和老板弄好的鬼主意

——真是馱子，自己真是馱子呵！

「……」

「老桿子！真有兩手，哈哈……」

老桿子挺一挺腰覺得疲倦，一面抓着老二兩手，低低說：

「老二，請你……你不要嚷……嚷！」

聲音，就和哀乞着屠手的小綿羊似的。

這時，天漸漸壓下來了，天上飄着灰影，白影，棉絮似的擠滿，流着的暮色中。一星

雨，涼潑潑，打在兩人的鼻、子頭上。

六

卜通……卜通，卜通通……

老樺子聽了一會山頂，聽着老二脚步走遠了，模糊下去，又裝滿葦布袋，懶懶的，提起竹竿搗了兩下子。

水皮上，一圈圈盪碎的波紋，彷彿露出一張螃蟹殼形的扁臉，他恨不能蹀他兩脚，便下勁的提起竿子，照那塊地方猛的搗去。

嘩……

一條尺把的浪花，沖上來，潑的又散下去，散做無數的白水星，落在水上。

「他媽的×，倒霉時節鬼吹燈，奶奶的，水也跟老子弄鬼呵！」

看着倒影河沿上桃花的紅漬，低下頭去，在腦子上尋覓一條路……他想着怎樣去報復，怎樣把自己對於同伴的黑心改換過來，對那壓榨自己，欺騙自己的惡狗！從這念頭的萌芽，一點黑影在那兒漲大……

傍晚，吃了一頓小米飯。

人，那羣被旁人看作野狗的流浪漢們，都悄悄的溜到破廟背後那棵紫丁香樹下。

那兒，雪花似的花瓣，不時的落下來，鋪在肩膀頭上，寂寞的香氣便飄散開來，繞着人的鼻子，淡淡的撲進去。

從五龍溪上，吹過一陣陣混合了水絲的濕風，沖散了花香，落在一顆顆骯髒的，長滿長髮的禿頭上。從那裏，透過了香的棗枝，石得見北面的城牆，牆頂上，一簇簇荊條，小棗柯，搖搖擺擺。

很多隻老鷹，一邊吹着口哨，把鐵膀撲刺刺……劃在空中，團團的，在上面圍着轉。天，快黑了，牠們是餓了？還是尋着放出來的雛鷹呢？

齊了——人，密扎扎的，站了個半圓圈。

「同伴們！我先得向你們認罪，那傢伙……狗娘養的。他們引誘了我，騙了……」
首先，揮着拳頭在半空劃個圈，發言的是老桿子，他在懺悔……向着天，向着合自己站在一條綫上的骯髒鬼。

興奮，激昂，人們的話，像西風腳下的乾葉，沙。

老二，黑七，不時沈重的加上一句：

「我們都是窮人，我們不能給他們作豬作狗！」

「老桿子，你要不覺悟的話，哼！我們也一脚踢出你去……那會你是一個漢奸哪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一個個悄靜的跌回去那會，西北角上，一顆閃着淡藍光芒的星子，跳上來。

七

人與人的鬥爭，在那兒產生，崩潰……

早上，滿天的星斗，剛白蘇蘇的向天上隱去，天，飄流着一種灰青色，樹頂，屋頂……都還模糊在暗曖的黑中。院中一陣悉屑悉屑的脚步響，老板娘挽着零散的頭髮，去挑那做紙的暖房裏的爐火了。

灰暗，一層層剝落着。

一直到太陽紅紅的照上石榴樹尖，對面的黑屋子裏還沒一點動靜。

「嚇，嚇……睡死了哪嗎，這幫懶狗！」

李頭兒爬出來，自言自語的兩眼盯在那小黑窗洞上。

「喂！頭晒屁背。好起嘞……」

他扯着山鷄般嘎噪子，他想把這聲音去嚇醒那堆給他欺騙着的獸鬼。

一點回音都沒有，靜悄悄的，只有風掛在樹葉上，微搨的聲音。

一脚邁進那充滿怨氣的門，他的腔子，就涼了半截，那一個個黑塔似的漢子，都坐在牆腳下，眼滾着，滾着……一種極其兇惡的光芒，落在他的眼眶裏，就火一樣炙着。

想退出去，來不及了。只好硬着頭皮，一步拉了半寸的，湊上兩腳，嚙嚙的換了口氣。

「兄弟……是的，多睡會，好好……起來……」

一陣粗野的聲音壓下去。

「噍！不要再騙我們了……」

「奶奶的……拿我們當豬羶，我們沒用嘴啃你的骨頭呵！」

「甯羔子×的……通通……」

突然，這一羣瘋狗似的漢子，包圍了他，汗臭味濃重的散布着，喊，噢……一種不平凡的音律，從這兒旋起了。

「諸位，安靜一點……」

老樺子伸長頸頸。

「……李頭兒，你不要把我們這幫人當獸子看呵！騙了我，你騙不了我們大家呵，哦，哦……你在五龍溪上，不是一年半年了，你打聽，打聽，那一家開了工，是河水浸不住你那狗腿……」

「不用廢話，讓他嚐嚐拳頭再說……」

另一個人的粗嗓子。

外面，旋風一樣，捲進一個人影來。老板娘擺着兩隻涼船似的腳，嘩着滾進來，一

頭撲在那羣人身上去……

「喂，喂……兄弟，不必……」

李頭兒的臉變成七色了，聽着女人的嗥叫，別人的吐罵，刀子一樣，戳着他的腸子……對面的人多，鐵一般的胳膊勾連在一齊，鐵一般的嗓子，拚出一股聲音來——這聲音中，充滿了反抗的熱情，震撼着矮小的屋頂，從那小窗洞上透出去，一直震盪了，漲了三尺桃花汜的五龍溪。

「豬猡反了，豬猡反了！」

這羣漂泊流浪的人，伸出鐵的手，去扯下他們的枷鎖了。

晌午——

老桿子，黑七，老二，從城裏把肥圓圓的東家從一座木榻上抓了來，那榻上有着鴉片煙的濃霧罩着，霧，包裹了那隻矮小的閃着金花的太谷煙燈，如同夜天上，一點杏茫黃色的星子。東家，不忍離開那塊滢瀾的天地，隨着眼：

「沒什麼，沒什麼……」

經不了三個人捏着他肥胖的胳膊，拖了來。

縮作一團，擠在人們有着濃重汗臭的臂彎下，很可憐，像一隻叩頭蟲，委縮着，只是點頭答應……這時，人家的脚一動，他就該狗一樣，給踢倒下去了。

「是，是……對的，不要他，他爲什麼要早開工呢！這我不同意，我們全是人……唔，唔，我們全是人，你去吧……呵，李頭兒，滾你的蛋吧！」

煙癮上來了，連珠的從喉嚨上彈出多少呵欠來，帶着雨點般的眼淚，也撲刺撲刺……落下來。

「好好……工錢一倍！」

「好好……誰？老桿子當頭兒，我也願意，只是……不，只要你們願意！」

「……」

暴風雨，漸漸平息下來了。

破廟頂上，照着斜陽。

農夫們，抹着額角上的淤汗，站在小木板橋上。瞧着兩岸爛紅了的桃花。

嘩阿嘩，嘩阿嘩，

水裏的魚兒慢慢多，

嘩阿嘩，

.....

泊中，撈紙人，一邊把竹竿欣快的搗下去，卜通卜通……却給這歌聲，洪亮的，壓

落下去了，這歌聲，一直不停的吹向上流去……

「這幫鬼，真成……你瞧他們自己抓回了自由和生命哪……我們，哼……」

緩緩，醉人春風，吹拂着那一夥翻過身子來的漢子。

笑着，腳下的五龍溪也笑着。

冰 天

—

從山頭上吹過來的北風，鐵片一般，削着蹲伏在驢背上的行人，一陣緊似一陣了。

臘月的天，短得和狗尾巴一樣，又是太陽將要落下去的暮天裏，那灰色起伏的山峯後，煇起一層染了血似的紅雲，這更催快了蠕蠕動在山道上的，一行黑影。馬疲倦的嘶喊，衝破了響在凍土上的一片車輪聲，皮鞭子劈拍的擊在空中，腳伙們的哄喝，在這時是覺得非常細微而暗啞了。人和車的輪廓模糊在一起，只有條線在微微的向前伸展……伸展。一股暗的灰影，也從東面漸次往這面漲了來。荒大的草原，被

寂靜籠罩着。

這樣行旅，是沒有頭的，一天只是運輸的車輛和背了槍枝的人，像潮水般往前亂湧過去，從早到晚，是不會有休止和隔斷發生，就有時有一兩個人，離開隊伍，但他們總會立刻趕上來，混在一起，模糊的湧去了。

一匹老馬，拉着那輛堆滿地圖箱子的破大車，遲遲落在後面，王強袖着手，坐在轅上看着一片一片的熱氣，在馬的鼻孔上撲着……

「土蛤蟆井還有五里路……天又黑了。」

他自言自語的垂着頭，夜，暗暗沒在軍衣上，像潑了一瓢涼水——一顆大星在遠遠的出現，咕，咕……輪聲中，那沉重的壓着的想頭，又浮悠……浮悠的盪動了。

一個秋天，正是有點要黑下來的黃昏裏，悄悄的離開白楊木下的一堆黃土。看了一眼，走出兩步，又回過頭看了一眼……腳那樣虛茫茫的邁到地邊上。兩串眼淚，像水一樣淌下來。一步，一步，遠近的村舍，一點點黃花，彈破了家家的窗紙了。媽死

了，還誰管……想起伯伯，更像一股火燒在腔子裏。他是紳士家裏祖宗遺留下的田地，全讓他一手吞沒了。媽病了，沒一個錢買點丸藥吃……就那樣不行了。」

當了兵，又很快的過了三年。「給媽媽報仇。」媽媽一生受盡了人家的欺負。時時刻刻紀念着，就像粘在心葉上。

「媽媽臨終，枯干的嘴角上，溜出來那句話「強……兒，我不行……行了，自己……找飯去吧……唉……」一條啞然的嘆息，結束了老人家的壽命。媽媽眼睛閉上了，自己槌着木板，號啕大哭。她的眼，也不像平時那樣帶着慈愛的光睜開了。直到昏迷過去，又清醒回來。天垂垂欲暮，微風正吹出屋簷下一隻隻蒼末虎，飛，飛……把破棉被捲了。老人枯瘦的身子，走出門口去，提了鐵鍬，想起媽媽平日說話的樣子，哭起來，一直到坡下的地角上，啞了嗓子，沒人管。窮人的死，真不如一隻狗！

「走出莊上的時候，遠遠望着伯伯的房子，咬着牙，向幽冥中媽媽的靈魂，立誓給媽報仇——營中，升了中士，升了上士，全沒有忘過，只想抽一個月空，帶了槍跑回

去，可是現在往西北開拔，越走越遠了……」

車十分顛簸。他呆呆的想了半天，又下勁的，把乾樹枝子在馬背上抽了一下。

前面一點微微的騷擾……黑暗把整個的天野全浸沒了。他伸起頭來看不見前面團長駝轎上的兩盞保險燈，但覺得車輪遲緩下來。馬像要睡着了似的疲倦，一步一歪。

旅人的疲倦沉落下來了。一點微黃的燈影，在店家的大門上，照着橫七豎八的影子，散亂在地面上頭。馬，騾子，拖了個呵欠的灰衣人……槍枝上環子微響，雖然一切全動着，一切全衝到疲倦的手掌裏來了——王強拽了綱繩，隨了狂流一樣的脚步，擠進去。院子裏，一股馬糞味來回的迴盪着，屋子的小窗洞上，微微投出兩點鬼眼一樣的火亮，腳底下，餵牲口的黃草埋沒到腳面上，黑影裏好幾點風燈隨了副官的背影，插進人叢中又穿了出來。車卸下了，老馬被腳伏拉進後面草棚子。他的眼皮，更是沒有勁來支撐了，想走進屋裏找個地方先歇一歇——可是屋裏，滿坑滿谷，一片

灰暗，蠕蠕的動着，活像蟲子。

半牙冷月從東面爬上來，山和山的頭頂，聯接成一條彎曲曲的線，界着上面青天，下面黑地。門外沒有一棵樹，只是尺來高的枯草瑟瑟細語——路中，幾個人影搖晃着，是躲避的人背了槍走過去。「今天該三連放哨……」他想着向後面架了一片帳棚那兒走，遠遠看見紙燈寫着「第一連」三個紅字，飄盪在木竿子上。

帳棚外面，是一片模糊的黑影；裏面稀薄的黃光下，人全裹了破了面的皮大衣，坐着吃涼饅。

「老王……來吧，你壓車，夜裏不攪勤務了。」

他鼻孔中間着涼饅的氣味，餓像一隻小手在肚上抓着。便在篋籠裏檢了一個大嚼，嚥了水壺中的一口水，含糊的問。

「真的嗎——」

「是，張排長說的……鬧着了，哥們。」

飯後，菜色的臉，一團團微動着，幾十隻眼睛，全叫疲倦給拴在一條線上扯着了。他解下身上的軍用毯，擠在地面上，外面，呼，呼……呼，呼……呼……好像起了大風了。狗在遠處狺狺的叫着……夜，還是三月裏的死水一樣寂靜。燈頭被誰捻小了，好像油要涸。棚口，守衛人的脚步踏着沙子……屑索，屑索……的響，過來——過去。鼾聲在一個角落上放出來。

「媽媽」的影子在眼前一閃，不過困頓的牽扯，他立刻昏昏的睡去了。

二

次晨，五點鐘左右，起床號清清冷冷的，不知從那一方向吹過來。

睜開眼睛，只瞧見一片灰白，天和倒羈人的臉子一樣沉着……一股冷氣暗侵進帳棚來。嘴的四週，一團白的冰凌，凍在皮衣的領子上頭，這是一夜吐氣的凝結，一

切全是浸在冰凍中。只剩嘴唇裏微微有點熱，可是溜出外面，便也立刻和涼水一樣了。

「寒外苦寒……再走兩天，不知還要怎樣冷呢！」

王強對於前途暗暗下疑慮的念頭了，現在纔走了一天，將來一片雪地冰天，又如何活下去——外面，風是不刮了。只剩下一點尾巴，一陣，一陣，拂得野草微微呼嘯起來。他披上大衣，坐在地毯上，往腿上打一雙灰線的裹腿。夢是半夜，給曉風在一剎間吹跑了。可是，眼睛是朦朧的，手脚是慵懶的……醒來的人，全假在一大堆裏，是早寒的逼迫，是長途的跋涉，在短短一宵中不足休養，一條呵欠在人與人的心上貫穿着。

爬起來，走到帳棚口外。

天作醬黃色，風在草上面打滾，草全向南倒下去。忽然，旋風從遠遠的鑽出來，捲起一個大圓圈向天上旋去，立刻，碎石飛揚，沙子隨了風勢，向一邊掩沒來了——昨

夜大風的剩餘，是蓋倒了地面枯草的土漠，一片黃布拉到天邊上去。

守衛的人，像凍硬了的木頭一樣，一歪一斜，在土上踏了幾片深深的腳印，頭縮在衣領裏，槍冷得在寬闊的脊背上顫抖。

遠處——團部的宿店那兒，連一個人影子也找不出來。全是人，全怕冷，誰又願意硬頂着這冷勁兒，便去跑沙道。他退了回來，想倒在人的堆丘間，暖，暖，暖，人却說，他帶進一股冷氣來，推他，不願讓他躺在旁邊。班長一面催人起床……一片更大的嘶聲，從下面透出來。

終於，裹了毯子坐下，靜。他又凝眸在燒乾了油的提燈上，從玻璃凸面的暗影上，反映起來片片幻影。

太行山下的故鄉，這時雖然也有大風，成天成夜的亂刮着，可是，總不會這樣的苦寒。小時的冬天，天天在那矮小的屋子裏，升他一灶硬煤，火苗便熊熊的衝上來，和媽媽炒半鍋蠶豆吃，媽媽的嘴上，還會流出許多許多的笑話，來消磨長夜，那時的

心上，充滿了溫存和慈愛。現在，依然是冬天，可是在荒涼的野外了。他想到家，想到媽媽……再進一步想到「報仇——」

雖說他是個大兵，一樣有一顆鐵的心，不過，他的眼淚又轉上眼圍來了。

口渴得很，長縮的手，摸出放在毯邊的水壺來，手中掂着，牠是特別的比往日沉重。想打開蓋，蓋又凍上了，呵了半天暖氣才弄開，可是，水已經凝成了一整塊的冰，無從倒出來了。他頹然的放下去，頭遲遲的垂下——一層黑影，在眼前一閃……又一閃。

「老王——你又傷心嗎？」

班長是一個多情感的人，直心直語。他們在一塊相處了兩三個年頭。現在，他升了班長，就保了王強作副班長，所以互相全很明白。

「唔……這天變的真快，你看水壺簡直凍成一塊鐵了，我想……我想，我們怎樣活……」

「呵，你說天嗎……等到再走兩天，更得冷了。昨天，三連裏一個壓車的弟兄，從前線回來，說喝水全得鑿冰，吃……吃什麼，小米飯都凍成一團……怎樣活，你說怎樣活！」

號聲又悠揚的送來，一條尖銳的聲音，拖得長長的，高高的。

「集合……集合……」

人全陡然跳起來，一面讓着，把毯子綑在肩膀上，提了槍亂蓬蓬的向外跑。王強也裹在一起跑出來——風，沒有了，太陽像一抹紅粉從東面的地平綫上，深深淺淺的塗來。幾團白雲和野馬一樣，迅速的向遠遠的青天上跑。灰色的人影，蠕蠕動在平遠的草原上，這兒也一堆，那兒也一堆，——號兵是站在店家的大門外，號嘴上，一條綢子飄飄的刮。

像有一根綫牽扯着，他一直往那裏跑去，東東西西，全有人的脚印，弄了一個個深坑。

副官的背影，又穿插在院子裏的人和牲口之間，指揮着，哄喝着……馬的嘶聲壓下去，車輪的轉動聲又繼着響起來。一行車子搖搖擺擺出了大門。一排一排，站在空地上頭，待命出發——太陽光照得鐵軸上放出片片光亮來，天氣也暖和得多了。王強在箱子縫間，抽出一根樹枝子，看看老馬的鬃鬚上，一點點水珠沾着。

又是一頓地皮色的涼饅——帳棚全拆掉了，剩下地面，光光的幾片沒有沙土的空地。

團長馱轎上的鈴鐺，清晰的悠響起來，「噹哪……噹哪……」出發號衝破了早寒，四處的黑影全慢慢動了起來。他跨上車轎，袖起兩手，老馬緊啣着前面的車尾巴，邁動粗糙的腿，車身微微震了一下，便開始……咕咕……的往前進，還是那麼一行黑影伸展……伸展着。」

前面車上，是一個大鬍子的老兵，——在他的臉上，好像只有一個鼻子和兩隻暗紅色的眼睛，其餘，全模糊在黑蒼蒼的鬚鬚裏了。他常常低下頭，去向懷裏摸出一

個小葫蘆，湊到嘴唇上，喝兩口，——嘯一口氣。

「你是一連的——來，喝一口，」醉鬼轉過身子，一陣酒味撲了過來，薰得人頭昏腦漲。

回頭看看昨天宿營的地方，心中有點悽然。路的來處，幾點黑蝶似的遠山，更顯得查小了。他低下頭去沉思——山的那面有大道，大道可以一直折轉到自己家鄉去，這面只是草，只是狂風冷冰的荒原。

三

上午還很平靜，下午就有點鐵片風。大鬍子醉得爛泥一般，睡在車箱上。

大道的土，仍然是凍得鐵片似的，時時有兩塊突出地面的石頭，把車輪給墊了起來。兩邊遙遠的連綿山影，也漸漸消沒，除了偶然在頭上橫過幾塊野雲，在地上弄

一片黑影外，太陽老直瞪瞪的瞧着一行人這樣趨進。

「大余台……今天有房子住了」像一種傳染病，從這人的嘴上，溜到那人的嘴上去。

王強步走了一會……

道倒是越走越寬，可是兩邊平野上的枯草漸漸稀少了。一片沙子裹着石頭，遮到遠遠的地平線上去。太陽一壓山的時候，發出一片灰赭色的餘光，和死豬血一樣，塗抹着。四處一望，說不上的荒涼，往心腔上抹，雖然人是這麼多，還有驢子，馬……然而那全和木頭一樣，不會帶一點安慰羈旅人的意味。風緊了，比昨天來得更快。

「天呵，這是多麼荒涼的地方，簡直是一步步走向墳墓去了！你想，昨天那麼大的大風，假如一個人，一定得叫風給凍死，還吹跑了。可是他們說，還沒到真冷的地方呢，今夜……頂多明夜，我看怎麼過，世界上真是一天比一天殘酷了。」

忽然有一塊冰，觸到身上似的，抬起頭來，太陽趕下西天了。月亮可沒上來，上來

的是幾塊烏雲。

「平遠的草原，人們爲什麼把牠拋棄了，沒人來經營呢？假如，有一家家的房舍接連住擠滿來，有街，有舖店，有火……人多了，天就不會這樣狠得要凍死了人吧，哼

……假如更有一條鐵路……」

……天黑了以後，趕上五里地，扎營在大余台。

大余台的矮城像古老的石頭，木然立在夜的黑暗裏。隊伍從門洞下擠進去，兩扇大門，被風雨吹得活像兩個飽歷風霜的老人危倚着。街上的灰土是被攪起來，成了一團灰影，看不清五步外的人，不用說兩邊的屋舍了。燈，只稀少的幾點點黃，疏落的點在遠處，如同在五月早上的濃霧裏。看天上搖搖欲落的夜星似的——號聲在那兒吹，還有人在那兒喊叫，以及驛馬劇然的長鳴，亂糟糟的弄成一團。

那荒城冷靜的躺在寨上，好像修道院的老人一樣，今天，忽然這麼一行衝了進來，使牠驚訝得呆呆的視着。

有了安適的房子住，雖然天氣冷些，吃完了涼饅，可搶到了一碗熱湯喝。——王強躺在土坑上，心裏像被什麼塞得滿滿的，很不好受。屋是被這丈八寬的土坑給佔去了一大半，在那地的當中，又有一棵彎曲的細木棍子，支在駝了腰的屋樑上。頂棚是黑鬱鬱的，看不見什麼，只在一個角落上，叫小油燈的黃焰給照出一片交織的草梗來。燈捻是幾根粗線，從黑鐵的細壺口上吐出，冒着半尺來長的黑烟，突突的搖得滿屋的影子亂動，亂跳，好像一片樹影，被微風搖曳着，發出十分顫抖的樣子來。

渺茫的有些聲響，可是他睡着了。屋中一陣陣燒火的焦味，迴盪着，刺得土坑上的人常常從夢中很微細的咳嗽着。

睜開眼時，覺得頭皮下在那麼微微的疼痛，嘴更乾得要命，好像心裏正燃着一把火，從嗓子那兒直向上燒。壁上的一點燈花黯淡的燃着，照不見的黑角落，全顯得十分的悽慘。身旁，一個挨一個，全把呼呼的鼾聲雷一般節奏的發出來。一串禿頭排列着臉上。是各有各的姿態，和顏色，瞪眼，咧嘴，皺眉……紅，黃，紫，腫……

「夜間看旁人的睡臉是最害怕的……」

王強不期而然，想起小時媽媽常說的這幾句話，心上有些癢癢，頭在加緊的旋轉着，沈得彷彿壓在一個大車輪下。

他一度坐起來，但一會以後，終於是又躺下了。現在，正把一隻臂肘十分吃力的支持起半起的身子，這樣向上掙扎，身上蓋的大衣溜到坑上，發着一種討厭的氣息，似乎是汗的臭味，又一刻被枯草味壓下去，儘來回迴盪，在這樣的空氣裏，他覺得呼吸很費勁。鼻孔上，好似叫兩團木綿給堵着，周身也在一分一分的漲大，以及藏滿了火的心腔，這時簡直全是不可以想像了。

裂着縫的木板窗上，許是掉了一個扣着的釘子，被冷風一下一下，刮得搭搭……的微響。

他慢慢溜下坑沿，腳軟綿的，沒有多大勁。摸着了在壁上掛着的暖水壺，倒了一個鉛鐵壺子，就一口氣，那樣咕嚕咕嚕喝下去了。麥稈的土牆上，他的影子，被燈照得

大到幾乎塞滿了半間屋子，還哆，哆……的微顫着，似乎一個不安定的夢影，那麼虛茫茫的。

他披了大衣，伴着自己孤單的影子，半坐着，從手中的茶盃上，冒出來的熱氣裏，兩隻眼，有些濕得模糊下去了，一切東西的輪廓全依次消滅，只剩下曲曲彎彎的無數條粗線，在四週旋轉，交織……和着一潭死水般的深夜裏，木窗上，發出來的唯一的聲響，雖然微細得簡直叫人都有點難以捉摸，可是在這顆隱了一塊傷疤的心上，已經像是一隻鐵鎚子，一下下的叩着了。一個數年愁憤所鍛鍊出來的黑點，也悄然的，慢遲遲的漲大起來，像一片烏雲低低的壓下。

在左邊，一個沉重的身體的轉側聲，一條沉重的咳嗽，衝破嘶聲織成的那片靜默。

「……王，怎麼不睡？」

「……」 爬下去倒了碗水，坐在王強面前的坑沿上。

「有些不好，頭又痛，又……渴得發火。」

……一陣風撲到窗上，班長放下水碗，踱到窗前，爬在張裂的縫子上向外看，外面一片白茫茫，壓在黑夜下。

「下雪了——」

「唉——你說，真不能活下去了，不用說凍……」

「老王，不是我說你，總得少發點愁，我們當兵，一天受累，夜裏再不睡覺，思索，那可真不用活了……給老太太報仇，往後有的是日子，我們這一去，將來熬個連長營長，兄弟，我幫你……我們一齊。」

沉默……班長像唯恐一耽擱，睡魔就跑了似的，趕忙擠向人堆裏，倒下去。這時寂靜的黑影裏，有兩點兩點的眼淚墜下來，在半空中閃一下珠子般的亮光，一落到布上，就點了一片黑漬，沒有了。

風，還一個勁兒虎虎的狂刮着，白漫漫的雪，掩沒了一片平遠的荒漠，一直拖到四下裏。深灰得潑了黑水似的天際，遠方，幾棵樹像在白紙上劃了幾筆淡墨條，疏落的點在茫茫的白影上，一齊在一陣風的吹拂下，十分艱苦的，折下腰去了。這時，雪也就趁勢在低空裏橫飛，一團，一團……

馬凍得發抖，把四隻硬木似的粗腿一拔一拔，帶着下面片片的黑泥沙。車輪沒在雪中，慢遲遲的轉移，就和沒有動一樣，可捲起許多雪和泥，濕了腳上的鞋子。

這纔出了城門，走到也不過就有二三里路，鐵黑的牆，便消失在那深厚的白霧下了，只是模模糊糊的一條灰帶橫壓着。王強倒在圍箱上，把身子緊縮在破羊皮大衣裏，捲成一個團，抖抖的哆嗦得牙齒也嘖嘖……微響，腦袋從夜間一直就這樣，和塞進一大塊朽壞的軟木一樣，擠得頭皮都有些漲大了，一點微痛，像一隻甲蟲，一面

蝕着，一面爬，來回的有時還狠狠的用鐵嘴咬了一口。他緊咬着牙，只任那車顛簸的震盪，一歪，一斜。

雪片皎皎的落下來，墜在衣上，再叫風一洩，很快的凍上了。

他暗暗掉着眼淚，一看眼淚溜到嘴巴上，也凝成幾條冰凌了——這真是把整個的生命像擲一片碎石往污水溝裏一樣。這樣嚴冷的日子，一步步向如此冰窖般的地方走來，連草也沒有一根，不用說水。就偶而經過一簇兩簇的蒙古包，也和荒冢一樣，讓雪蓋了一層，寂靜的坐着，彷彿裏面的人全給凍死了，然而偏有一股子燒炙羊肉的香味撲過來，鬥得人都抬起頭來瞧，頭上的雪，立刻就撲喇掉一大堆下來。果然看見在包的一角上正有幾片細細的炊煙，似有似無，那麼淺灰色的，袅袅的繞。

王強爲了防止腿壓得麻木了，便掙扎着欠起身子，可是風趁這一轉動，就從衣縫上撲進一下，使他猛然打了個寒慄……讓泥漿給染成半黑色的馬，這會到好像很起勁，頭上，身上，汗氣冒出半尺來高。雪遠遠的沾上就化了，化成一滴滴水和汗

珠混在一起，串串落到雪地上。望前看，是彎彎曲曲擠了一道窄窄的黑影，像一條蛇，消失在極遠方。這時，除了這唯一的一條，以外全是白——白得眩人眼睛。

一陣風，一陣雪……

天氣將近傍午，一陣暴風攪着雪花壓下來，又直衝上去，人全彎了腰，伏下去，騾子歪在冰塊上，車像被一根綫繫在半空，左右亂幌起來。大鬍子，像一塊麵包皮，在車劇烈的一擺時，擲到遠遠的雪裏，連哼一聲也沒聽見，就被又一陣壓下來的雪給葬埋了。

「天呵——」

王強的頭，在痛得發漲，這會像骨過去一樣，只把兩隻手緊緊攢着箱子上的粗繩，和風雪掙扎，如一隻在風暴中的小船。他知道這時頂好是跳下車去，伏在車箱下，然而這病和凍，已經使腿成了木柴棒子了。

馬亂蹬着四條腿，車在風裏緊搖，又一團黑烏鴉似的東西，飛一般拋下去了。

晌午，風住了，灰雲水一般流着，漸漸淡一層，薄一層，終於一點微紅的太陽影兒出來。

運行了一站，在日頭還沒落下的時候，看見一簇蒙古包，疏疏落落的擺得老遠，煙也捲一片晚炊的香味，掠過頭上消散了。馱轎上，才定了定神的團長，正把手上夾着的「大哈德門」拚命一口一口吸了嚥下去。後面走過來的小鬍子團附，爬在轎轅上，很神氣的說了幾句話，就看他轉過身子，對號兵弄了個暗號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立刻，一陣停止號，隨了冷風吹入個個人的耳朵來。

忽然，遠遠的雪地上，無數的小黑點蠕蠕亂動，還有嗚嗚的螺角聲，十分淒冽的，像半夜裏的狼嘯一樣響起來。

近了，漸漸看清楚，是幾十個人影，往這兒跑。白皮板的襖子，全被吃飯時沾了油的手給抹得黑亮黑亮的了。一枝槍握在右手，橫在腰間的黃帶上，還有一把明晃晃

割牛肉的尖刀子，叫太陽一晃，一亮一亮的擺動。——這邊弟兄也全紅了眼，把槍托平了。右手的食指扳着那彎彎的扳機上。

揚了揚手，那邊全站着了，一對對黑溜溜的眼珠，死瞪得牛子一般大手中的槍磨得索索的響。

那個出發前找來的一個作鄉導的上人，迎頭走上去，嘖嘖咕咕說了半天，那面才退下去了。響着一陣亂蓬蓬的，搭帳篷，牽車子，人的嚷吵聲，馬的嘶喊聲……弄成一片了，處處是無點亂穿插着……

一刻後，一條帳棚，圍繞在蒙古包的左右，太陽化成一團溶合的紅影子，沒在西方的地平線上，把地面的積雪上又洒了淺淺一層紅霜。但是很迅速的，像被手扯下一張紙似的，只一片淺灰，東面的澹紫陰影，立刻慢慢壓下來。

班長躺在地毯上，圍了皮大衣，嚼着涼饅——他忽然想起王強，他始終也沒有露面呵！

「老王，怎麼沒回來嗎？」

「是呀……老王呢！」

「沒看見，哼……不是那陣大風……」

得來的，是模模糊糊一邊大嚼一邊說話的聲音，他黯然的沉思起來了——王強，一張灰色的長臉上，畫了兩條濃眉，眼睛是那麽沉默，像含蓄着一泓深水的^①小潭，說話時，也非常低啞，沉重，終日只一邊嘆氣，一邊想心事，他是一個被家族裏剝削出來的流浪漢子，然而他有一顆鐵鑄出來的心，不怕風雨的襲擊，只是拴在一根鐵鍊子上……嘴上，常溜出那句話，「他娘……報仇是大事」可是現在，哼，也許是……保險燈亮了，然而只是一點暗綠色吧了，照到人的臉上，全是一條子，埋在亂蓬蓬的長頭髮下。

終日一塊形影相隨的弟兄，一天忽然看不見了，他感覺得怪孤單單的，就站起來，低着頭走出外去。

黑影，受衛的兵士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走過來，踱過去，踏着腳底下的淤冰。又兩個人影，從那面並排的漸漸走攏來。夜已濃重的垂下來了，分不清楚影子和人，只在經過時，擲下一句話來，就很快的過去了。

「大鬍子凍死哪……團部裏說，還有好幾輛車沒了人，也不都是那連的……」
「」

黑暗像把一切全融化了，自己的手晃在眼前，也看不清楚。一陣號聲，悠悠揚揚的，順風吹過耳邊，他頹然的走回來，倒在人堆裏。

一天，兩天，……還是一條黑線，裹了馬的嘶叫，皮鞭子，車輪聲……對風雪搏擊着，慢慢的伸展下去。

原书空白页

病

六月黃昏，整天的疲乏，一齊鬆弛下來了。

門外，兩顆擎天的槐樹，搖擺着頭頂，似乎有意給院裏的老總們一點一瞬間的快意，……風，遲緩的，老人脚步般，從頭上吹過去，這時，展在眼前的一片榮畦漸漸黑沉了。

吳世駿倒剪了兩手，靠在老得有些粗糙的樹身上，眺望着遠遠的天空上，一顆顆跳出來的星。

寂寞，煩燥，……

今天，他走背運，攏着六至八的崗。

往西瞧——山像更黑一層的雲影，塗抹在近於模糊的夜的暗影上，髣髴在自
然的劃了一條彎曲線，下面是山，上面便是天空……那杏遠的天，這時正是一種深
紫和探藍調合了的，並不很勻整，近山頂處，便更紫一點，那是夕陽落下後的餘光，暗
着山尖，淤留着。

河岸上黑鬱鬱的，是槭樹？是柳樹？……只在很遠的地方，有一點火亮，一
閃，一閃，像一盞燈，也許是一點鬼火，不過黃昏的黑暗，究竟太濃了，浸着的火亮，有時
便失去了所在，如同故意遮掩一下似的。

他想——假設是燈，提燈的人，這時，大概正走在一顆大樹後面。是那一顆呢？
——這條路，他是多麼熟諳的。

一會……就像早晨的，雄雞的啼叫，老號兵的嘴巴上的號聲，震破這剛才沉默
下去的夜了。

跟着從門裏邊衝出一陣粗野的軍歌聲，突高突低的如同兩天河上的蛙鳴。

吳世駿突然的轉過身，托起槍來，很輕快的放在肩膀上了。他知道下崗的時間眼看着就到了。這聲音不正是點完名時的照例一場亂喊嗎？他於是在樹下邁起大步來……轉身時，一個腳跟着地，一個腳尖一擰，斜在地面上長長的影子，便跟着一顫。

油紙燈籠的光線，太黯淡了。照着白木牌子上「××軍軍官××隊」的幾個黑字，扁扁的像笑着的嘴巴。

吳世駿是不怕黑夜的，可是這會却像有一點什麼較沉重的東西壓在胸口上，他想吐一口氣，或是咳一口痰，甚至照老習慣彎起中指敲敲額角了。

嚓，嚓……脚步的雜亂聲，在夜的底層，很模糊的拖長過去。

門裏一個矮個子走出來。瞧了瞧暗淡的燈影，一面揉着晃花了的眼睛，嘟囔着：「奶奶的……又該着我輪夜班了！」

「夜間不好，……有婆娘來和你親乖乖……」

吳世駿遞過槍去。親摯的拍了那人的肩膀一下，便很靈巧的跳開去了……

「別扯淡了……老吳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黑暗中，一點聲音沒有了。剩下的是這個人沙沙……的脚步響，像蠶在桑樹上不停的啃着破葉。風還不時撥弄着樹，樹便和久歷風霜的老人一般，倚在牆頂上顫抖。天上的星星是出滿了。頭上，偏北一點的是獵戶星，遼遠的南方，一上一下的是水平星，全映着眼，似乎是橙黃色，又有點發綠。守衛人咳嗽着，空空的牆壁，就起了一陣很悠長的回響。又走了兩步，仰起頭來瞧着滿天的星斗……

那一點火光，這會可近了，轉過下操場去的上橋。

火光帶了一團微黃的光暈，照見了下面挪移着的噓噓噴噴的兩隻腳。還照出一片濃瀟的樹影，這時……正向河岸一排瘦長的樹下走近了。

樹梢上，有兩隻栖宿的老鴉，呵呵的叫了兩聲，拍着翅膀，向另外一個樹頂撲去，露水打濕的葉子，也索索的顫了一下。提燈的人，似乎遲疑了一下。纔又向前走去了，……除了噤噤的脚步，一切又歸於靜寂。只河水迂緩的激着波心的石塊，像螃蟹嘴上吐着的沫子那樣無力。

院中的石階上，兵士們鬆散的搖着蒲扇。想起白天的三趟操，全都覺得這時間，是過分的舒適了。

每一扇小門口裏，吐露出很灰暗的燈線，三兩個人影，在那兒幢幢的閃動，濃重的黃米酒味捲出來，使一部分人迷醉了，便都打了個呵欠，伸了伸兩隻粗糙的手臂，好像不大舒適。吳世駿呢？仰望着天心，……天心隱約的纔露出天河的劃界，界着兩半個天，許多小的星星，模糊在一堆。

很悶，空氣似乎壓着他的呼吸。本來這種寂寞，是夠沉悶的了。他又曲着手指，敲了半響頭皮。黑暗間，瞧不見他的帶眉，是不是緊皺着，眼，是不是凝注着，不過，很明顯

的在思索。

「這幾天信息不大穩，聽說崗頭那一連，有些那個！」

想起白天在那空櫛的會客室裏，來看他的朋友，故意壓低了嗓子告訴他的這
個消息——好幾次，想拋掉牠，不再去詳細的思索了。靠不住……軍部裏的人們的
嘴全有點沒頭腦。譬如那回說發餉吧！結果，那有一個銅子。三個月了……欠薪，兵士
們腳上的襪子全破了。可是終於忘不下，那個消息，像一片夢沾在膜膜上。崗頭……
爲什麼說的單是這個地點……劍青不是在那兒當排長嗎？在那山巖上，一團窠窠
似的營房裏。

夜的羽翼向下壓着。

大門口有人說話，僅僅是招呼了一下；很快地有一個提着美孚保險燈的勤務
兵走過來。

微微帶些綠色的燈光，條的把這四方的磚鋪院子照亮了，最先看清楚的是

北面，雕塑着小佛像的朽壞的牆壁。從前這裏是一個廟宇，不錯，往上瞧，屋脊上還很高的聳着玻璃頂子。

兵士們揉了揉昏花的眼睛，勤務兵耗子似的弓着腰，走上了樓梯，光便又斂沒了。

——已經是夜間，大隊部裏還有什麼消息送來呢！

吳世駿很疑慮的走進號房。老號兵握着閃了金光的號，坐在一個小土台桌前打盹，等待着吹熄燈號的時刻。桌上的小石油燈，吐着長長的黑焰。玻璃罩上掛滿了泥土，照得人的臉也似乎臃腫了。這時，破風門的外面，突然的又明亮起來。吳世駿就伸出頭去，朝那勤務兵點了幾下手。

勤務兵常常喝他的酒。看出是他的影子，就很輕巧的捻下燈捻，放在地面上，走過來。

「吳副官，有啥事……」

「呵！坐下，坐下……老趙！你告訴我，有什麼消息？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兩眼緊盯着那勤務兵的削瘦的臉頰。從他那堅定的眼光中，閃出一點火焰來。

屋裏很沉寂。老號兵不耐煩的搖了搖頭，踱出去。

「您不知道崗頭的一連人嘩變了……」

吳世駿聳着的寬闊的肩膀頭，微微的抖了兩下，臉映着黑黃的燈光，有點發紅，匆迫的截住對方的話頭：

「什麼？……說……」

「……崗頭一連人，傍晚時候嘩變了……變了，（說話人用沉濁的嗓音喊，聲音震得棚頂上灰塵也有些顫動了。吳世駿的臉也更紅起來。）他們往山下拉。您知道……只要過了山口，他們還不是就逍遙自在了嗎？聽說整打了半個鐘頭……那邊潰散了，捕獲了幾十個……還有那楊副官……」

「劍青……」

聲音是急迫和短促的。

「就是他！真可惜，那漂亮的小夥子！」

「……」

眼前憧憬出一個人的臉盤來——有着尖尖的下巴，鼻上，點了幾點紅酒泡——無疑的，那是劍青。他是多麼孩子氣的人呵，說話時總愛先咳嗽一聲。永遠像很快樂的過着任何艱辛的日子。他們倆感情很好——去年這時，每天收了操便到河岸沙灘上去散步。那正是太陽蹲在西方山頂上的時候，微黃而發紅的光，從一排排瘦長的杉樹上掠過來，照得兩個人的影子，長長的匍匐在勻平的沙灘上，他倆交談着……劍青有時便談些吳世駿從沒聽見過的故事，譬如說猴子是人的祖宗咧！窮苦人們的生活，還不如豬，豬被出賣了的是肉體，窮苦人呢？賣了血汗，還要賣了靈魂……就這樣，一天一天，吳世駿也深深了解自己的生命，以及弟兄們的生命來了。

他也會向另外一個人傳教一般訴說着：

「朋友！只要我們努力，終有翻身的日子呵！」

秋涼了，劍青從這養老院——因為隊裏是沒有畢業的日期的，一批人聚積在一起，祇等候着，哪一個地方出缺調去，往往有一住五六年的，所以大家都說是養老院——調到崗頭去服務了。從此，吳世駿再走向河岸上去，永久也尋覓不住從前留下的一雙雙脚印了。

這一瞬間的回想，使他感覺到迷惘疲乏。

「聽說已竟……已竟解來了，也許就在明天……說不定，嘎……」

勤務兵遲緩的瞧着吳世駿突然改變了顏色的臉，驚訝的推開風門走了。木板還在噉呀噉呀的響，脚步聲不一會，就響出大門去了。

吳世駿倏的清醒過來了，髮髯剛纔做了一場惡夢。他，三兩步奔出去……夜間的山風，如同從山麓嘴巴上吹出來的冷氣，慢慢有些涼了。他立在石階上。樹葉噉噉

嗒嗒的低語着。只有下面守衛人沙沙的脚步聲還清楚。他眺望着那一下一上，漸漸沒入濃厚的夜裏去的好像一點火燄的提燈。

他的心在燃燒着。憂鬱，一層層的伸展上來，隨着風，他想流一點眼淚。那樣也許會輕鬆一下目前沉重的凝固吧！可是，他又終於擒着了，在眼睫毛下沒潤着。

吳世駿是一個鋼鐵漢子，他沒落過眼淚。

這是一個怎樣的惡耗，殘酷的抓去了他的伴侶——也就是點起他心上的燈火的人呢！他陷於深沉的思索中了。這時候只有計劃怎樣去應付那對他衝過來的長長的憂鬱，假如劍青在一起，遇見什麼疑難的事情，會在他那裏得到一些意見與勉勵，可是現在呢？他不知道向誰去訴說了！

憂鬱更像蜘蛛尾巴上一條不斷的絲，向他有些迷惘的腦子上毫不停止的纏束來。望着那漸漸消滅了的燈光，他簡直想咒罵了。

守衛人驚訝的瞧着。暗淡的燈光，是照不清他眼角上的濕潤的！

熄燈號，在背後狂吹起來……

吳世駿有點恨這深夜，——他知道，應該去軍法處會他一面。他知道劍青一定還有一句最後的話來告訴自己……那是多麼重要的。不過這是夜間。

拖着脚步走進院子，糊窗紙上的燈光，漸漸縮小下去。

懶懶的人影，一條條消沒了。庭院中，便開始吐露出一點荒涼的冥寂來。這種冥寂，是沒影的，然而又很鞏固，沒有一個人衝得開去。便全都屈服的沉入夢鄉，一個個小窗口上，就不時有鼾聲拌了喃喃的囁語送出來。那也許是白日間所受的壓榨的宣洩吧！慢慢的溶化在一起，而近乎是一條明息了。

拋下的只是河岸上汨汨……水的激語，摧着黑壓壓的樹林，沉醉過去。

四週，鐵桶一般的冷酷，無情……

夜，蹲伏在蝕落了青灰片的石板牆壁上，在那一抹從窗格孔上爬進來的稀薄的星光中間，牆壁上的污漬，黑，臭蟲的竹葉形塗着的血，一點點，全像瞪着的怪眼睛。在那橫幅僅僅容納下六個拳頭的地方上，吳世駿不時的翻着身……一會，不耐煩的搔起頭皮來，沙沙的響。

風，煩燥的吹着窗紙。

雖然是夏天，可是一到夜色塗滿的時候，從西面突立着的山巔上，便有涼泔泔的風，像從蓄冰器裏吹出來，或是從陰陰的石窟中吹出來的似的，颳着，吹得屋後針葉樹上栖宿着的鷹雛，都不安的抖起翅膀來。

擠滿十個人的土坑上，沒一點鬱熱的氣息。

呼嚕……呼嚕……

鼾聲從枕頭上，不勻整的，突粗突細的漲落着，偶爾有咯咯的，細囁着蛤蚧壳似

的牙子磨擦聲響起來——吳世駿聽着這平日沒詳細聽過的聲音，睡不着。

如同喝了過量的汾酒，吸了太多的煙葉，睡眠永遠很遙遠的……離他太遙遠了。

哼……身旁的班長——那肥胖得和豬差不多的傢伙。突然，模糊的哼了一聲，翻過身，一條赤裸着的胳膊，不客氣的撞了吳世駿鼻頭一下。這時，他倆成了面對面了，一股熱氣，從對面的厚嘴唇上滑出來，噴在他臉上。

「豬……豬……這傢伙！」

吳世駿悄悄咒罵了一聲，轉過身去，把脊背朝了那人。可仍然合不上眼，眼前浮現的是另一張灰條條的臉……旋轉，挪移，髒髒那臉一刻刻漲大起來——帶了一種值得羨慕的蒼白，充斥在這夜的愚蠢的黑影裏。

他爲什麼那樣說呢？……劍青……

「噲！小夥子……！」

劍青那時把鼻翅故意弄得噓，噓的響。

「……擦一擦你那眼淚吧！趕快是小孩子嗎……我們留牠夜裏給餓瘋了的蚤子喝去吧！噓……噓……」

由這臉，吳世駿突然回想到他倆見面的談話。

那是一個落着樹葉的秋天的早晨，山谷裏面，涼的多半早些吧！飄呀，飄呀，滿天飛着病了的黃葉子，——像一條條小魚，胸着胸脯，游在水裏。

明快得鏡子一樣，天上沒一絲表現得呆板的浮雲。

那時——吳世駿剛剛給一種什麼力量從鄉間拖出來，鄉間正浮盪着牛糞馬糞混合的臭味……可是在破柵欄裏，連一隻瘦得不像樣的羊都沒有了——總之，是鄉下人們，纏着肚皮，餓得連樹皮都愛惜起來的日子裏，他頭也沒回的逃出來，開始流浪……

「是天爺……是命運……」

把無盡的怨心，全推究在「天爺」「命運」……身上去。

一鄉一市，這樣流浪着，就在那秋涼的天氣裏，他跑到這山谷裏來了，——這荒涼的山城，處處突露着不幸，——街上泥濘的人，——全瘦豬般躡着腳跑……這景象給了他一種很深的懷疑，可是他却住下來了。

小客棧裏遇見一個老鄉——那傢伙，後來給槍崩了。

「到那兒去吧？是豬……也有糟糠吃呀！」

「哦，哦……」

就那樣——兩個月後，正是吳世駿賣掉了一雙單梁鞋，弄過那頓飯的次日，命運來尋覓他了，他開始裝了個想笑的面孔，低着嘴臉去當豬了。

豬，豬……吳世駿感到這全是肚子的問題？

爲了肚子不耐煩的吵鬧，牽攪……他在飄泊的旅途上，已竟好幾次，屈服在自
己年輕人的好強的心理前面了，——路上，因爲餓挨過娘兒們的唾沫，孩子的罵，還

有……還有那狗，猶猶的，憑你裝得怎樣像，牠也會一下便窺出你的弱點——是臉上變了顏色？是肩膀尖，打着顫？牠狂叫……咬……

小車輪子噉，噉，在山頭路上響；裹了黑布包的男人和女人的腦袋，從驢屁股下露出來。

早晨，是非常輕快的早晨……

吳世駿的心裏却癱瘓的，髮髯聚集了多少螞蟻的腿腳，一瞬間的停歇也沒有，急灼的搔着——這是欣快，還是痛苦，這在他很難說……另外，多少還有一些羞澀。他究竟是十九歲的人，他很憂鬱着糟糠的滋味……

蒼蠅，在頭上嗡嗡着，馬溺味，從黃昏的泥濘裏顫動。

噫，噫……從西面，遙遠遙遠的山尖上，吹過了蓬亂的白楊樹，桃樹，風，狂歡的緩一陣緊一陣的刮起來，那會他先走過一片菜畦，隔着爬覆了牽牛藤的籬笆，瞧見朝陽，閃着金花，銀花的，活潑潑的烏龍河來。

第一眼認識了的，是門口，兩顆擎天的老槐樹。

「××軍軍官××隊。」

樹底下，一片空場，從頑固的地皮下，稀稀落落，長出幾片短草來，全黃乾了梢，……一堆人，組成一團散漫的灰影子，來回的嚷着吵着。

唧唧唧……

亂黑抗着大團壑……

誰這樣唱着，大伙哄的笑起來了。

這使吳世駿有些驚訝——東面陽光斜角度的拋下來，拉長了他的黑影子。

他的鼻子，第一次，接觸到這團灰影的氣味，——是從那灰土布軍衣上，發散出來的，這種氣味，只有一回，在一間矮矮的馬房裏嗅到過，但那也沒有這樣濃厚。

吃了一頓小米飯，吳世駿的心纔漸漸安定下來。

打打……笛……

一會，突然一陣號聲，人便一窺風集聚在一塊，瘋狂似的跑出去，兩個鐘頭後，一人披了一身濕漉漉的汗，疲乏的一步步走回來。太陽已竟微微偏西，一個個髒髒都囚犯一樣，把身子拋在坑上。

一切新的影象，全芒草般刺着眼。

三天頭上，由司務長（他是個個子很高，臉却呆板得和那套軍衣不大相稱的傢伙）手上，接過一套顏色灰中帶藍的軍衣。那會笑和哭交織在他眼圈上。

「生蔥……生蔥……」

這樣軍衣，在隊裏，似乎是一種侮辱，因為舊隊員身上穿的，都是清一色的是灰色，只有新來的——入伍生，纔有穿這特別的衣服的命運，旁的人，對於這被命運擺弄着的人，沒有憐憫，同情，而這樣輕蔑的喊着笑……

吳世駿低下頭，瞧見那麵粉袋改製的軍衣，還有一個圓的紅商標沒被藍色掩
遮下，突露在外面。一顆淚珠，從他暗黑的臉膛上滾下……

就那時候，劍青像一頭頑皮的小黃牛跳出來，那樣嚷，惹得人更輕狂的跳起來，
他呢？吳世駿却在他眼睫毛下瞧見一點同情的，藍的微芒。以後，劍青便常常的趁吳
世駿苦悶時出現。

一回——是三月，烏龍河上開滿桃花，他倆，坐在軟鬆鬆泥巴地上，談起來……

「……老吳——我們生死都是不足顧惜的，你知道，在我們身邊，不是有更多
更多的了，像臭蟲一般，毫無聲響的，給人弄掉嗎……是呵，死是偶然的，何況……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可是我們是例外嗎？沒有錢，沒有勢力……老吳你看我們一樣是人，你覺得
我們軍官隊的傢伙比營裏的弟兄強嗎？比東門外的掘煤伙強嗎……只有豬，哼！
他的兩眼，在那兒睜大，突出一股燃燒似的光芒來。『豬……我們被人餵養，我們還

任人屠殺，有時我們還替我們的仇人，去殺好人，好朋友，不——我們連豬都不如，
……都不如！

「怎麼？劍青……劍青！」

劍青攢着拳頭，兩隻眼珠望滿血絲，膨脹着，突着……過了好一會，纔平息下來，
吐了口氣……

「老楊……我們忍耐些吧！這也許是……是命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每當吳世駿吞吞吐吐提出命運的時候，劍青就怪可笑的，把鼻子翹弄得噁噁的響。有時，就站起來，擺了擺兩隻手臂，噫嚅走掉了。

「王二六是哈東西，……狗養的！」

這是他們背地裏，罵隊長的名字，——二加六是怎樣個數目，大家大概全明白吧？——隊長是個數一數二的大滑頭，在他那哆嗦着，肉臉蛋上，一刻笑得太和藹，太

慈善，可是，一刻又鐵板一般冷冰冰拔起來，雖然對弟兄們又冷酷，又嚴厲……現在，隊裏頭却正流動着一種謠言，說他在夜裏給老婆跪過一整夜……談這話時，大家只有嘖嘖暗笑。

誰侮辱過隊長？

楊劍青——只有楊劍青。

那回，天上刮着翻轉雲頭的大風，黃昏，煙一樣迅速的從風腳上流下來，迷漫着……

烏龍河飽鬱的，在圍牆西面騷擾着。

「你是什麼東西……憑你去告訴奶奶個餅的。」

突然，——這聲音，從第八班的破木樞窗上衝出來，立刻吳世駿分辨出是劍青的嘎嗓子來，粗粗的，微微有些沙音……鐵一般尖銳，刺着耳鼓，穿過空中橫刷着的風。一會從他們班上，一跛一跛地走出一個小白臉來。

「這兔兒羔子……碰了一鼻頭灰，你瞧！」

肥胖的班長，也是和劍青要好的，就忙忙推了吳世駿一把，高聲的說，故意讓從窗跟前溜過去的小白臉，逼真的聽得每一個字。

「他還哭呢……哈哈……」

「告你的爹說去！告你的爹說去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黃昏，很快的下壓着，把院中心的一顆小胡椒樹塗抹上一層醬紫，黑……

劍青給勤務兵叫上樓去。一會，班長集合了。

樓窗上，哆，哆，顫着紅火球。

……嚷着，吵着，一會是隊長，一會是劍青的粗聲，顫着，小白臉低低的啜泣聲，這使院當中擠滿的，屏着氣息的人的臉上，一會緊張，一會弛鬆。

突然隊長吼起來，夾着拍桌子的劈拍響。

「哈哈……你是理屈詞窮……」這是劍青的話聲「哼隊長也是人，你不講中國理嗎？……是好漢子，不必跟弟兄們橫……」

隊長氣得跳起來，震得樓板咚咚的亂響，一面連聲嚷：

「打，打……」

窗紙上的紅火球，也拚命的跳躍。

立刻，一陣急促的木棍聲音，傳播出來，——下面，每一個人動搖着的臉，在門口閃出的黯淡光線裏，發紅發白。——班長數數目的聲音，也流泉一樣汨汨響着，樓板，噤呀噤的咬着牙。

……三……四……五，六，七……五十……

風從山頭上刮來，多少楊樹葉子，敲着人頭髮。

一會，劍青給兩人架下來，腿一跛一跛的走不動，聽見吳世駿灰條條臉上，掛着幾點淚珠……他笑了，從黑暗中露出一排白牙齒：

「朋友！沒什麼……這比給老婆跪班強得多！」

一面打着哈哈……

在那樓上燈火的一閃裏，立在扶梯頂上的隊長，臉氣得發青……同時，肩膀頭在急急的抽搐。

劍青是個硬漢子。劍青永遠是活潑潑的。

像抽不完的蜘蛛絲，一切回憶，密密地纏在吳世駿腦子上。未來呢？未來是無底的深洞，黑濘濘的……

風在山頂上，樹葉上，河上，哀訴着。

夜深了。漸漸移過了重心，鼾聲也慢慢平穩下去。

吳世駿揉了揉瞪得發酸的眼眶，仰起頭，從上半截窗子，糊着的冷布上看出，——像從監獄的鐵窗上望着一樣，只是一條黑糊糊的天……風微微一動，從胡椒樹頂飄忽忽滾過一隻螢火蟲去。

他很鬱悶，終於也模糊下了。因為已竟決定了明天……。

三

次日的早晨。

起牀號帶着羞澀的聲調；很柔軟地吹在微透白色的窗紙上。

吳世駿向值星官去掛病號，——像失掉了靈魂一樣，從一些忙着出操的人面前走過去，他燃不起心裏將要熄滅的火焰，只是他鬱的暗影，過分的憧憬着。他一個海上的水手一樣，眼看着風暴，很緊急的向面前颳來了。

劉青的消息，這會在隊裏還沒散佈開。

已竟走到門前。他懷着不十分留戀的心，臉上流着灰色。

屋裏是靜悄悄的，只一盞石油燈從窗上還投出一點萎縮的光，像就要熄滅下

去似的。他的寬大的肩膀，倚在那粗糙的石砌壁上。從背影的粗線條上，表示着無限的力。蹣了一下脚。他終於壓低嗓子，喊了一聲：

「報告——」

拍的一聲，像扔一件東西在桌上。然後，吳世駿聽到了一聲熟諳的喉音。推開門，走進去。

空闊的屋子裏，小隊長的影子，很臃腫的投在朽壞了的牆角裏。一切粗木的什具，全吐着一股酵霉的潮濕味。桌上有一本紅皮的操典。按着那小本的，是一隻不十分相稱的，粗大的手掌。在燈下更顯得出上面的毫毛——該是多麼暴燥的一個人。訴說了自己的病——雖然在良心上，他還清醒的認為這是說謊。可是他已經真的病了。

出操號叫着高亢的音調，一陣煩雜，繼着一陣寂寥。

天空像含了多量酵母。太陽剛衝開一層雲霧，便開始在頭頂上飄盪着炎熱了。

岸邊的柳樹上，蟬聲嘶嘶的一直吹進院子來。吳世駿躺在那顆細小的胡椒樹底下，聽着一片脚步，漸漸的遠去。如同卸下一件重負，他艱辛的，微凸了胸部一下，吐了口氣。便急忙的戴上灰布軍帽，抓起一條黑皮帶束在腰間，急忙的走出清冷的大門，——門口，依然有着守衛人不耐煩的脚步，沙沙的在響。

幾個小伙伏躲在號房裏談笑。

用一種急行軍的步法，覺得一顆大的汗珠從鼻尖上落下來，他早走進城了。

店舖的木櫃台上，伙計搖着芭蕉葉，疲倦的等候着顧客們的降臨。街路是太狹了，兩旁還有着污水溝，所以行人路上，多少有點擠。擺着地攤的小買賣人，蹲在店舖支起來的布棚下。隨着緩緩的風，風總是帶了一些恹意，他們偶然啞聲的叫賣一下，三兩個鄉下人將要停下脚步，但經不起對面的人的推動，便又掉頭走開了。

突然——行路人都從前面踉蹌地擠過來，吳世駿也站住了。很着急他思索着怎樣立刻跑到軍法處，向那裏的副官們說些，怎樣的好話好達到進去瞧瞧劍青。

——那誠摯的朋友一面的機會。他早已想過，這點希望是很難。因為他們很可以對他說「不許見」這還不是命令嗎！然而，只有那樣的希望着。所謂「希望」也僅僅是瞧一瞧那嘴巴上永遠掛着笑痕的人。見面時，劍青也許會攢着他的手腕，說句最後的勝利的話……那堅強的聲音……

小城市的路，永遠浮着朽爛的泥土味。有時還混合了馬糞馬溺的臭味。經了人們的腳蹠，乾燥的灰屑，便揚起來，蒙蔽了人的眼睛。吳世駿極力的想往前走。可是前頭的人只有往後退，嚷吵着，不知誰的腳蹠上來，像潮水一樣流。他推着。他想尋找一條道，已經不容易了。只好暫時退下一步，躲進一家店舖的門裏去。

人在漸漸的靜止下來，兩個雄糾糾，騎在馬背上的兵，走過去。他們全攢着短短的皮鞭，往躲避不及的人頭上撻。一面在空中劈拍……激動起來。

走過去的兵很多，有的背了小馬槍，有的背了大砍刀，紅綢的飄帶，隨着風，微微搖在人頭頂上。很靜肅。塞滿了這麼多人的街上，立刻掃蕩着一股壓人喘息的威嚴，

——只有一般嘴快的嚼着耳朵，低低的猜疑着，這樣的事是不常有的，……他們很敏捷的投着不安的眼光。

太陽在人們的頭頂上笑着。六月的天空時時飄過一陣野草的氣息。

吳世駿從衣袋中掏出一塊手巾，擦了擦從帽沿上流下來的汗水。他很疲乏的把帽子掀下來，當作扇子搖。可是從一層層的人身上，那裏吹得過來一點風。感覺到一陣暴燥，他不耐煩了，又想走出去，……一隻肥大的手，却抓着他的胳膊使他驚訝的回過頭去，……那帶了一個俗氣的商人的面孔，某一部分，抽動了一下，似乎是笑着，低聲說：

「副官；不知道嗎？……今天有大差事，你老也過不去！」

一面好意的遞過一柄扇子來，吳世駿點了點頭——是崗頭那案子嗎？為什麼這樣快——他有些焦急，因為他希望瞧一瞧劍青的念頭，在漸漸被什麼證實着，漸漸真的成了泡影了。

想衝出去。然而，意識抓着他的衝動，使他失望。

那買賣人，拍了他的肩膀一下。「嘿！這——強盜過來了……你瞧，那也就是二十歲的……」

「真可憐，那個孩子！」

人們全低下頭悄悄的說。吳世駿的眼睛上，瀉滿了淚水，他的心上的火焰，使眼淚也有些沸熾了。

一輛大騾車上，圍滿了提著盒子槍的兵士們。從駱膊縫間，他尋找到一張諳熟的臉……那是劍青。被繩子網成一團，活像一隻豬，無力的臃腫的，不大相稱的，挾在十幾個人的粗的胳膊下。可是他的眼，仍然冒着火星。使吳世駿更深深的痛苦的是劍青嘴角上的一絲磨滅不掉的笑痕，和平時一樣，和坐在沙灘上和他說話時一樣，帶着一種青春的力。

緩緩的過去了，後面還跟着馬隊……

一切影像，在吳世駿凸起的眼瞳仁上，模糊，濃澀，陰暗……的漲大着，撕碎着，像從酣睡中被人在頭頂潑了一瓢冷水。他粗大的手掌，推着那堅硬的木板牆壁。他有些不相信，那便是自己的朋友——活潑潑的人！

——他的結局太殘酷了，天啊！

吳世駿近乎瘋狂似的，扔下那輕飄飄的扇子，踉蹌的擠出門去。哄……人又潮水般湧進去。有些要爆裂的眼睛上，清析的……一點也沒模糊。瞧得見插在誰的脊背上的白紙招子，——他覺得招子在簌簌抖。明顯的一搖一幌，和一條白雲一樣，不穩定的，在這深遠得有些靛藍的高空下……向遠處挪移去。

一任着兩隻腳的行進，心上虛茫茫的不懂得充滿了一些什麼破綿絮一樣。

詛咒生活……什麼，簡直豬……

出了南門，腳下的泥污，叫腳都有些遲緩了。

街更窄了。人們擠得身上汗液全黏起來。但是，還彷彿花朵上的蜜蜂，嗡嗡的來

回擁擠着……這突如其來的騷擾，使這古老的街道有點不相符合。店鋪的破板門，敲着肚子上裂了的縫子。牠們詭密的報着不經意的眼光，向着這羣密紫紫的行人。眼前，有一股叉道，往西便是吳世駿的歸途。這時候他心上正盤算着一切急劇的思索。

……這是多麼殘酷！不過劍青太孩子氣。也許他是給旁人誣害了的。這條命像一隻小螞蟻，已經失去挽留最後一口喘息的「希望」了。是幻想？他想到這時候如果有一匹快馬，從後面飛馳而來，上面顛着，傳達命令的兵士，一邊跑，一邊揚着皮鞭……這，因為把犯人名字弄差了，而要處決的並不是揚劍青。那樣劍青的生命被赦了……吳世駿幾乎笑出來。可是，當他回過頭去瞧見的只是一片黑人影時，突然血液腺膨漲起了，頭旋轉着，他很想栽倒到泥污裏……一會掙扎着了。如同販羊人往屠戶那裏送隻羊。他跟在人堆尾後，並沒敢去想那燎眼的血……

路拐向大操場……車遠了。汗迅速的往下落，他擠着，却一步也擠不過去。

碎……

吳世駿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牙骨咬得發酸那是一聲熟諳的槍聲嗎？……太陽笑着，天空笑着，人們頭頂上，回旋着輕微的喊聲，漸漸潰散下去。

吳世駿瘋狂的，往那遠處跑……

從他身邊掠過，騎在馬上的兵，胳膊肘，緊夾了槍把，很急的，向原來的泥途上奔馳去。遺在後面的是泥星，濺在躲避不開的行人身上。吳世駿絕望的，看着那漸漸遠去了的背影——他們是屠夫，他們是把殺人當兒戲的魔鬼。有時，他們又被別人來殺戮……他開始覺到這兵的生活真是一種豬狗不如的生活！

跑過去——人，稀落得多了。

劍青的屍體，橫在血泊裏，有一條胳膊還微微抽搐着，旁而微凹的地面上，血凝成一片，紫黯黑……這使吳世駿脚步有些顛簸……他沒忍再去瞧那栽在泥濘中的蓬鬆的頭。那孩子氣的嘴角上，還有沒有掛着一絲永久的笑呢。

嘆……像什麼刺進心葉，痛，麻木。

人。慢慢走開了些。

吳世駿瞧見幾個人。拖來一領破蓆頭子，蓋在屍體上面。朋友相好了一場，他想拿出些錢來，叫他們葬埋的時候，多拍兩鐵土。等到摸進空空口袋中去的手指，一無所獲的時候，纔想起三個月沒發餉了。

忍着淚，離開那裏。

瞧着自己拉得長長的影子，一步步走回去。每一棵樹頂梢上，蟬沙沙的，啞着嗓子緊喊……

拐過了一塊遮着籬笆的菜園，那籬笆上，爬滿了有着肥葉的扁豆。讓風拍着，微微的搖。路旁的一顆老楸樹下面，石塊上，坐着打盹的老頭子。小孩兒們在軟草地上玩耍，也很懶似的，不起勁。吳世駿那粗重脚步，很煩雜——足見他心上正起着一種怎樣綜錯着的思索——一面，他唏噓着，一面邁了不大自然的脚步，咚，咚……嚇得

沾了兩手污泥的孩子們，都回過頭來。

蟬聲連在一齊，這是六月天空上飄盪的曲奏……

濕溼的樹下，發酵了般，吹散着濕草味。太陽是炎熱的，風是炎熱的，吳世駿的心頭也是炎熱的，他幾次想暈倒下去了。

走到大門前，靜悄悄的晌午，一點聲音沒有。守衛人撐着槍，在那遮着日光的綠影下，似乎睡着了。

小伙伙們在號房裏儉着擺老虎棋。

一直衝了進去，鬼影子樣，沒一個注意到他的腳步聲。只從牆頭上探首過來的樹杈裏，幾隻山鳥嘍嘍……的，向隔岸的穀田裏飛去了。一會……四下裏有遼遠的鷄聲叫過去。

下操回來的兵士們，都攢着一把蒲扇，睡下了。磚砌桌面上，爬滿了蒼蠅。他剛把帽子從頭頂上脫下來，往那邊扔去，便噲的一聲都飛跑了。很疲乏，他也倒在鋪了灰

線氈的土坑上。這一歇息下來，一片兩片的影子，又向腦膜上伸展開了。他伸了伸兩隻寬闊的胳膊，便睡下了。

夢中，一陣號聲，一陣隔牆送過來的咕咕的石磨聲。

傍晚。他一個人懶惰的在沙灘上散了一回步，隊上的人們全說着：

「吳世駿病了——」